

西域傳第六十六上

師古曰自烏孫國已後分為下卷補注徐松曰史記大宛傳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

者古音國讀如城廣雅釋詁域國也後書烏桓傳有東域西南夷傳有南域此城郭國界中國之西故曰西域太初三年貳師誅宛王漢始通西域在史記後史公但作大宛傳班分大宛傳為張騫李廣利傳又採錄舊文益以城郭諸國剏為西域傳

漢書九十六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西域呂孝武時始通

補注徐松曰海內東經國在流沙外者大夏月支之國逸周書王會解載伊尹獻令正北

大夏莎車是西域建國助乎夏殷張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 本三十六國

補注齊召南曰荀紀列三十六國名目王應麟謂傳既言三十六國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則烏孫不與矣又康居大月氏安息

率祇就屬都護者計之也徐松曰此本其初言之匈奴傳樓蘭烏

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為匈奴其時蓋已有三十六國歸匈奴者樓蘭之外惟二十六國也荀紀載西域三十六國媼羌沮

沫精絕戎盧渠勒皮山烏耗西夜蒲犁依耐無雷捐毒桃槐休循
疏勒尉頭烏貪卑陵渠類谷隋立師單桓蒲類西沮彌劫狐胡山
車師凡二十七國小國也小者七百戶大者千戶扞彌于闐難兜
莎車温宿龜茲尉犁危須焉者九國次大國小者千餘戶大者六
七千戶今案荀說國名與漢書異卑陵即卑陸渠類谷即卑陸國
所治之番渠類谷誤數為國此傳所載國五十二附見之國如條
支奄蔡犁靛天篤不與焉傳言三十六國在烏孫之南則烏孫不
在數中又言宣帝時破姑師分以爲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則
孝武時有姑師國而無車師前後國即山北六國車師都尉國車
師後城長國烏貪訾離亦建國元帝時罽賓烏弋山離安息大月
支康居五國不屬都護捷枝輪臺皆漢所滅小金附國漢不禁車
師之伐不屬漢可知皆所不數蓋三十六國者媯羌國樓蘭國且
末國小宛國精絕國戎盧國扞彌國渠勒國于闐國皮山國烏耗
國西夜國于合國蒲犁國依耐國無雷國難兜國大宛國桃槐國
休循國捐毒國莎車國疏勒國尉頭國姑墨國温宿國龜茲國尉
犁國危須國焉耆國姑師國墨山國劫國狐胡國渠犁國烏壘國
也王氏不數難兜以爲屬屬其後稍分至五十餘師古曰司馬彪
賓傳明言屬都護知其說非其後稍分至五十餘師古曰司馬彪
哀平有五十五國也補注徐松曰分者如姑師分爲車師及山北
六國車師分爲前後國車師後國又分爲烏貪訾離國且彌國分
爲東西蒲類分爲蒲類後國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補注徐松
卑陸分爲卑陸後國之類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補注徐松
匈奴東境有河西四郡南境至南山下張騫傳並南山欲從羌中
歸爲匈奴所得是也故三十六國在其右部西其後漢置四郡取

姑師樓蘭則三十六國在匈奴之南矣三十六國今回疆地匈奴
右部今外喀爾喀部落及科布多城塔爾巴哈台城地烏孫國在
西域北山之陽先謙曰後書西域

傳云其東北與匈奴烏孫相接

之南東出金城與漢南山接北山在車師之北即唐志所謂西州

交河縣北柳谷金沙嶺等是以今地理證之西藏部阿里屬之達

克喇城東北三百里有岡底斯里即古崑崙崙崙氏謂之阿耨達

其山分四幹向北者曰僧格喀巴布譯言獅子口當和闐正南僧

格喀巴布分二支一支東趨為張騫傳及此傳所稱南山以在西

域之南也一支過和闐西北趨千六百餘里發為齊齊克山又折

喀什塔什嶺又西為和什庫珠克嶺而北折為吉布察克山又折

而東為阿喇古山復東為喀克善山環千八百餘里統名蔥嶺蔥

嶺又東趨為天山過回疆北至巴里坤東北而止是為西域之北

山蓋西域三面皆山惟東面缺西域南面大山今葉爾羌南之密

爾岱山英額齊盤山庫克雅爾山和闐南之哈朗歸山克勒底雅

山是北面大山今烏什北之貢古魯克山阿克蘇北之木素爾嶺

庫車之汗騰格爾山哈喇沙爾北之博羅圖山察罕通格山裕

勒都斯山吐魯番北之博克達山巴里坤南之庫舍圖嶺是

中

央有河

補注徐松曰即塔里木

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

補注徐松

曰今回疆輿地以鳥道法計之南北兩山間千二百餘里西

自和什庫珠克嶺東至黨河五千餘里漢書據步測言也

東則

接漢 補注徐松曰此據置敦煌 阨曰玉門陽關 孟康曰陽關皆在 敦煌西界師古曰

隄塞也補注徐松曰敦煌郡有敦煌縣龍勒縣今之敦煌縣治以

北為漢敦煌縣地縣治以南為漢龍勒縣地地理志云龍勒縣有

玉門陽關後魏改龍勒為壽昌正義引括地志云陽關在壽昌縣

西六里玉門關在縣西北百十八里是二關皆在今敦煌縣治之

西南肅州志云敦煌縣西南一百五十餘里有廢陽關是也玉門

關唐時移於晉昌縣元和志玉門關在晉昌縣東二十步晉昌與

瓜州同治在今安西州城西南故高居誨使于闐記云肅州渡金

河百里出天門關又西百里出玉門關又西至瓜州沙州又西渡

都鄉河出陽關先謙西則限曰蔥嶺師古曰西河舊事云蔥嶺其

曰官本注陽作二是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

補注徐松曰今伊犁西南境善塔斯嶺即蔥嶺之一山山上悉生野蔥

屬焉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補注徐松曰葉爾羌和闐境南諸

經青海甘州涼州蘭州南又東經渭水之南為武功太乙諸山又

東至西安府長安縣南五十里為終南山言西域南山至此而終

也金城郡昭帝始元六年其河有兩原一出蔥嶺山補注先謙曰

置今甘肅蘭州府西界後書云一出

蔥嶺東流水經河水下云崑崙墟在西北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

其東北陬又從蔥嶺出而東北流即此傳所云一出蔥嶺山也酈

注分見各國下一自捐毒國列敘入西海之水也一東流自捐毒

國列敘而下有蔥嶺南河蔥嶺北河之異南為葉爾羌河長二千

一百餘里北為喀什噶爾河長二千七百餘里合為一河班以為

一原蓋考之未詳蔥嶺河又東合于闐河長千一百里又東合阿

一原蓋考之未詳蔥嶺河又東合于闐河長千一百里又東合阿

克蘇河長九百餘里酈注所謂北河枝水也一出于闐師古曰闐

音徒賢反又音徒見反補注先謙曰水經河水下云于闐在南山

其一源出于闐國南山北流與蔥嶺所出河合者也于闐在南山

下齊城南五百八十里先謙曰徐氏西域水道記云西域記謂之

雪山記中有雪山有大雪山蓋僧格喀巴布山河水注謂

之仇摩置漢書特言南山以別蔥嶺通鑑胡注南山在于闐之南

馬氏文獻通考言于闐都蔥嶺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補注先謙

北二百餘里誤以蔥嶺為南山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日詳見于

闐國下其合流在噶東注蒲昌海補注徐松曰和闐河與蔥嶺南

巴克阿克集之地是為塔里木河又東克勒底雅河自南來會又東至庫車城東南

有庫車河自北來會又東至哈喇沙爾城西南有博斯騰淖爾水

自東北來會又東至哈喇沙爾城東南入於羅布淖爾即蒲昌

海一名鹽澤者也

補注先謙曰河水注河水又東注於勃澤即經

龍城地廣千里皆為鹽而剛堅行人所經畜產皆布羶臥之掘發

其下大鹽方如巨枕以次相累類霧起雲浮寡見星日少禽多鬼

西接鄯善東連三沙為海之北隘矣故蒲昌亦有鹽澤之稱也史

記正義引括地志云蒲昌海一名勃澤一名鹽澤一名輔日海一

名牢蘭亦名臨海在沙州西南說文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補注

王念孫曰戴震水地記云玉門關在故壽昌縣西百一十八里陽

關在縣西六里壽昌本漢龍勒縣地今安西府西百五十里有壽

昌城鹽澤去玉門千三百餘里前後書皆脫去千字念孫案郭璞

西山經注及爾雅音義引漢書釋文釋水皆無千字蓋後人據漢書

刪之也漢紀孝武紀作去陽關三千餘里即千三百餘里之誤河

水注作東去玉門陽關一千三百里以二書考之則漢書原有千

字明矣徐松曰玉門陽關在今色爾騰海之東羅布淖爾在今吐

魯番城西南白色爾騰海西北至羅布淖爾相去千餘里不得云

三百餘里明廣表三百里師古曰表長也音茂補注王念孫曰三

傳寫奪千字廣表三百里本師古曰表長也音茂補注王念孫曰三

知其確數大約在三四百里之間也河水注無四字亦後人據漢

書刪之御覽地部三十七引水經注作廣輪四百里又脫去三字

然據此知水經注原有四字也漢紀作廣長三四百里西山經注

及通典州郡四竝作廣表三四百里郭璞爾雅音義引漢書作廣

輪三四百里禹貢正義及史記大宛傳正義爾雅釋水疏竝引作

廣表三四百里則今本脫去四字明矣徐松曰今測淖爾東西二

百餘里北有圓池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補注徐松曰郭璞山海

三南有方橢池四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經注云其水停冬夏不

增減水經注其水澱滍冬夏不減初學記引此傳作其水停冬夏

不減文選李善注引倉頡篇曰亭定也又曰停與亭同古字通說

文有亭字皆曰為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云補注徐松

無停滍字皆曰為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云補注徐松

爾水潛於地下東南行千五百餘里至今敦煌縣西南六百餘里

之巴顏哈喇山麓伏流始出山麓有巨石高數丈山崖土壁皆黃

赤色蒙古語謂石為齊老謂北極星為噶達素謂黃金為阿勒坦
山麓之石遠望如北極星故蒙古名其地曰阿勒坦噶達素齊老
伏流自壁上天池湧出數為百道皆黃金色東南流為阿勒坦河
又東北流三百里入鄂敦塔拉中其泉數百泓即元史所謂火敦
腦兒譯言星宿海者也又東南流百三十里瀦為札凌淖爾又出
淖爾東南流折而南五十里瀦為鄂凌淖爾又自淖爾東北出東
流五十里折而東南百四十里又南流二百六十里折而東南三
百里又東北二百四十里經阿木奈瑪勒占木遜山南麓即大積
石山漢書地理志金城郡河關縣積石山在西南羌中今在西甯
府西南邊外五百三十餘里即禹貢導河之地自古言河源者多
不了獨此傳綜括詳盡蓋孟堅迎北單于親至私渠海定遠道長
西域本其家乘以為國史故所言地形與今若合符節惟謂重源
出於積石仍因山海經之訛而後儒異議有指河州之小積石為
禹貢之積石轉以班所言積石為妄又謂載張騫窮河源事乃意
度之非實見蒲昌海與積石通流繆悠之論不足依據唐辨機西
域記云阿那婆答多池北面頗賦師子曰流出徙多河繞池一市
入東北海或曰潛流地下出積石山即徙多河
之流為中國之河源云蓋初唐人猶祖班說也

域有兩道

補注徐松曰隋書裴矩傳自敦煌至於西海凡為三道
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布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

至拂菻國達於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茲疏勒度蔥嶺又徑
鐵汗蘇對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於西
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波喝槃陀度蔥嶺又經護密吐火羅
挹怛帆延漕國至北婆羅門達於西海與此兩道異者漢時兩道

皆在天山南山北為匈奴故無道也隋既有山南之兩道又增山
北一道漢隋之南道今不置驛漢之北道隋之中道今謂之南道
往回疆者由之隋之北道今亦謂之北道往烏魯木齊伊犁者由
之後魏書西域傳又言出西域本有二道後更為四出自玉門渡
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為一道自玉門渡流沙北行二千二百
里至車師為一道從莎車西行二百里至蔥嶺蔥嶺西一千三百
里至伽倍為一道自莎車西南五百里蔥嶺西南一千三百里至
波路為一道案至鄯善至車師特入西域者經行之處漢書所不
數其餘二道皆經莎車即漢之南道是言四出者實惟一道而已
兩道分自敦煌李廣利傳起敦煌西為人多道上國不能食分為
數軍從**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循師古曰波河
南道從**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循師古曰波河
上扇反傍音步浪反波音彼義反此下皆同也補注徐松曰南山
北者密爾岱山英額齊盤山庫克雅爾山及和闐諸山之北張騫
傳並南山謂此也始皇本紀並勃海以東正義並白浪反並傍皆
傍之假借字波義亦近傍後書班超傳注波傍也音誠段玉裁以
波為陂之假借字李廣利傳從沂河山顏注沂逆流而上則此云
循河者亦沿沂之意河水東注西行者沂塔里木河葉爾羌河之
南岸以達葉爾羌境後漢紀作渡則謂渡蔥嶺南河義亦通先謙
曰後書兩波字皆作陂段說是也章懷引史記曰陂山通道李光
廷漢西域圖考云敦煌以北海為鄯善當漢衝出西域者胥由此自
鄯善而西由且末精絕扞彌至于賓又西北至莎車所謂傍南山
波河行此南道也其出陽關不經鄯善西自姑末小宛南道西踰
戎盧至渠勒又南道之南所謂僻南不當孔道者也

南道西踰

蔥嶺則出大月氏安息

師古曰氏音支補注先謙曰由莎車而西為罽賓為高附更西南為烏弋山

離為安息是為蔥嶺西南諸國

自車師前王廷

補注王先慎曰匈奴傳作王庭

庭廷通用本傳下文

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

補注徐松曰隨北山

者烏什阿克蘇庫車哈喇沙爾諸境之北山路出山之南也波河西行至疏勒者沿塔里木河北岸過阿克蘇則沿烏蘭烏蘇河以

至今喀什噶爾境案蔥嶺南北二河至阿克蘇合為塔里木河以注蒲昌海故此傳於山有傍南北山之別於河則但曰波河不

分南北明西域中央止一大河先謙曰西域圖考云自鄯善而北至伊吾為今哈密地自此而西由狐胡至車師前王廷經山國危

須尉犁烏墨渠犁焉耆龜茲姑墨温宿尉頭至疏勒所謂隨北山波河行此北道也其自伊吾而北至蒲類又西為車師後庭經卑

陸單桓烏貪訾離至烏孫又北通郁立師卑陸後國劫國則北道之北亦不當孔道也至疏勒之西為捐毒休循已入蔥嶺于賓之

西自皮山西夜子合以至烏耗又皆蔥嶺之國為通西南諸國之孔道

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宛康

居奄蔡焉耆

補注王念孫曰景祐本無焉字是也焉字絕句焉下者字則後人妄加之也大宛康居奄蔡皆在蔥嶺之

西自都護治所西至大宛四千三百一里至康居五千五百五十

里又自康居西北至奄蔡可二千三百一里至康居五千五百五十里居奄蔡也若焉耆則在蔥嶺之東且在都護治所之東北四百

里陟規豈得云西踰蔥嶺出焉耆乎漢紀孝武紀後漢書西域傳

通典邊防七馬下皆有耆字此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耳通鑑漢

紀無耆字與景祐本同則北宋本尚未誤也故知諸書內耆字皆

後人所加先謙曰由疏勒而西為大宛在大月氏北亦蔥嶺西國

也其北為康居為奄蔡又極西北為條支是為蔥嶺西北諸國又

極西為大秦陳湯傳云從南道踰嶺後稍逾而北耳西域諸國大率土著

宛是大宛亦可從南道踰嶺後稍逾而北耳西域諸國大率土著

師古曰言著土地而有常居不隨畜牧移徙也著音直略反補注

徐松曰大率者不盡之詞以有休循捐毒諸塞種故不盡為土著

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烏孫異俗故皆役屬匈奴師古曰服屬於匈奴為其所役使也

補注徐松曰有城郭故謂之城郭國今天山南回部皆有城郭田畜同漢時西域國天山北蒙古部落事游牧同漢時匈奴烏孫俗

匈奴西邊日逐王補注徐松曰匈奴傳狐鹿姑單于始以左賢王子先賢揮為日逐王蓋置在太始時西邊者匈奴

奴右部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補注沈欽韓曰僮僕都尉蓋主簡

界西域在二十四長之列二十四長又各置相都尉通鑑胡注

匈奴蓋以僮僕視西域也禮記樂記注領猶治理也常居焉耆

危須尉黎間賦稅諸國取富給焉師古曰給足也補注徐松曰三

僮僕都尉治之自周衰戎狄錯居涇渭之北師古曰涇水北今慶陽府延安府鄜

州地渭水北今鞏昌府平涼府邠州及秦始皇攘卻戎狄築長城

地在周時為西戎白翟義渠所居

界中國師古曰為中國之竟界也補注**然西不過臨洮**師古曰洮音

徐松曰地理志隴西郡有臨洮縣故城在今臨洮府西南二百一

十里始皇紀西至臨洮羌中正義引括地志臨洮即今洮州在京

西千五百五十里從臨洮西南**漢興至于孝武事征四夷**補注徐

芳州扶松府以西並古諸羌地**為事**廣威德而張騫始開西域之迹補注先謙

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師古曰屠音除補注先謙**遂空其**

地補注徐松曰史記大宛傳渾邪王率其民降**始築令居呂西**師

漢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初置**徐松曰

日令音鈴補注宋祁曰集韻令音連云令居縣名在金城郡

徐松曰令連雙聲字匈奴傳漢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後稍**

酒泉郡補注徐松曰地理志酒泉郡武帝太初元年開匈奴

傳漢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今肅州地**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

昆邪王地武帝太初元年開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

四年開敦煌郡武帝後元元年分酒泉置案武威今涼州府張掖

今甘州府敦煌縣**列四郡據兩關焉**補注徐松曰陽關在南玉門在

今肅州敦煌縣**言出陽關自近者始曰媼羌媼羌在南道也武帝時圍車師出玉**

門迎軍元始中車師後王國開新道通玉門李廣利傳伐大宛天

言出陽關自近者始曰媼羌媼羌在南道也武帝時圍車師出玉

門迎軍元始中車師後王國開新道通玉門李廣利傳伐大宛天

子使使遮玉門車師大宛在北道也而去胡來王亦守玉
關傳又言自玉門陽關出南道歷鄯善是兩關仍得相通

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補注徐松曰貳師破大宛在太初三年至

天漢二年渠黎六國使使來獻是因伐宛而震懼李廣利傳漢使

西域者益得職顏說非也此言漢使入西域諸國不敢輕忽為得

其職耳得職者不失其職也王念孫云胡解職字亦未了職非職

事之職職猶所也言自大宛王以殺漢使見誅西域諸國皆不敢

輕忽漢使故漢之使西域者皆得其所也哀十六年左傳克則為

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史記五子胥傳作固其職也是職與所同

義景紀令亡罪者失職武紀有冤失職使者以聞宣紀其加賜鰥

寡孤獨高年帛毋令失職管子明法解篇孤寡老弱不失其職失

職皆謂失所也故得其所亦謂之得職趙廣漢傳廣漢為京兆尹

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師古注得職各得其常所也是其證王傳朱虛侯章

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

補注徐松曰今

羅布淖爾有二道一由哈喇淖爾北一由哈喇淖爾南皆經羅布

淖爾南至塔里木河之南岸巴罕噶順凡千八百餘里地皆沙漠

亭謂如下傳至校尉府脅諸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補注

曰此據昭帝時言之李廣利傳注輪臺國名渠犂武紀臣瓚注西

分出輪臺故置使者校尉領護師古曰統領保護營田之事也補

尉此秩尊加使者以別之亦稱使者史記置使者護田積粟是也

鄭吉以後改爲都護遂無使者校尉之名而其副猶稱副校尉後

謂此使者校尉也通鑑注引此注營田作屯田曰給使外國者古師

曰收其所種五穀以供之補注徐松曰據傳有樓蘭負水僮糧送

迎漢使又曰驢畜負糧須諸國稟食又曰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

人馬驢橐駝食又曰漢使至非以幣物不得食皆漢使因糧外國

之證所以省齎糧之勞費得積穀以威西國也使外國者通考引

作外國使者或西域貢獻之至宣帝時遣衛司馬補注徐松曰元

使漢以此爲廩給義亦通紀注衛司馬即

衛尉八屯之衛司馬鄭使護鄯善呂西數國補注徐松曰吉傳使

吉傳以待郎遷衛司馬護鄯善以西南道

及破姑師未盡殄師古曰雖破其國未能滅之補注錢大昕曰集

神爵二年秋分曰爲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補注徐松曰山天

注徐松曰西域屯田之官皆爲校

注徐松曰西域屯田之官皆爲校

注徐松曰西域屯田之官皆爲校

注徐松曰西域屯田之官皆爲校

注徐松曰西域屯田之官皆爲校

注徐松曰西域屯田之官皆爲校

注徐松曰西域屯田之官皆爲校

注徐松曰西域屯田之官皆爲校

注徐松曰西域屯田之官皆爲校

注徐松曰西域屯田之官皆爲校

注徐松曰西域屯田之官皆爲校

注徐松曰西域屯田之官皆爲校

注徐松曰西域屯田之官皆爲校

注徐松曰西域屯田之官皆爲校

奴遂衰西域分爲五十五國而西域時漢獨護南道未能盡并北

遂弱此亦眾建而小其力之義也補注徐松曰史記樂毅傳索隱護謂總領

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補注徐松曰史記樂毅傳索隱護謂總領

犁胡次等入漢請和親其後日逐王畔單于將眾來降護鄯善呂西使者鄭

吉迎之既至漢封日逐王爲歸德侯吉爲安遠侯補注先謙

神爵三年也補注齊召南曰案宣紀是神爵二年乃因使吉并護北

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師古曰都猶總也僮僕都尉

由此罷補注先謙曰胡注日逐王既降西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

補注徐松曰是時匈奴內於是徙屯田於北胥鞬師古曰胥鞬

亂五單于爭立是益弱於是徙屯田於北胥鞬師古曰胥鞬

先餘反鞬音居言反補注徐松曰下言披莎車是地近莎車故水

經注以爲自輪臺徙莎車第通檢漢書絕不見莎車屯田之事且

遠於烏壘千餘里非都護與田官相近之意疑莎車爲車師之訛

徙田北胥鞬即下傳別田車師特水經注已然是酈氏所見漢書

已同披莎車之地師古曰披分也補注徐松曰左傳屯田校尉始

今本披莎車之地披其地以塞夷庚杜注披猶分也屯田校尉始

屬都護補注徐松曰即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師古曰督視

下傳三校尉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師古曰督視

也補注徐松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師古曰督視

曰兼護北道故動靜補注徐松曰二有變呂聞可安輯安輯之可

擊擊之師古曰輯與集同補注都護治烏壘城補注宋祁曰烏壘

白曰伊州伊吾郡漢伊吾盧地宣帝時鄭吉為西域都護治烏壘

城即此齊召南曰案本傳言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

而車師國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八百七里龜茲國東至都護治所

三百五十里則烏壘尚在車師西南與龜茲相近非伊州伊吾地

在車師之東者也伊吾地即今哈密城後漢永平中始置宜禾都

尉在前漢未聞其名宋說非也徐松曰今庫車城屬策特爾軍臺

及其東車爾楚軍臺皆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補注

地監本有孫字蓋因烏孫致誤徐松曰

曰舉陽關以該玉門河與渠犁田官相近土地肥饒補注徐松曰

水注引作玉門陽關茲東川東濱敦薨溢出之河南濱塔里木大河於西域為中故都

特言北道國

動靜補注徐松曰二

有變呂聞可安輯安輯之可

擊擊之

師古曰輯與集同補注

都護治烏壘城

補注宋祁曰烏壘

白曰伊州伊吾郡漢伊吾盧地宣帝時鄭吉為西域都護治烏壘

城即此齊召南曰案本傳言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

而車師國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八百七里龜茲國東至都護治所

三百五十里則烏壘尚在車師西南與龜茲相近非伊州伊吾地

在車師之東者也伊吾地即今哈密城後漢永平中始置宜禾都

尉在前漢未聞其名宋說非也徐松曰今庫車城屬策特爾軍臺

及其東車爾楚軍臺皆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補注

地監本有孫字蓋因烏孫致誤徐松曰

曰舉陽關以該玉門河與渠犁田官相近土地肥饒補注徐松曰

水注引作玉門陽關茲東川東濱敦薨溢出之河南濱塔里木大河於西域為中故都

護治焉

補注徐松曰吉傳

至元帝時復置戊己校尉

補注徐松曰

校尉元帝初元元年置有丞司馬各一人候五人秩比六百石後

書西域傳序元帝置戊己二校尉據傳序言校尉有二人據表言

尉已校尉者獨烏孫傳有己校吳仁傑謂特兵有戊校己校之分

以校兵為名顏於表下注云有戊校尉已校尉亦誤至戊己之名
 顏說有二義一說戊己校尉鎮安西域無常治處猶甲乙等各
 方位而戊與己四季寄王故以名官一說戊己位在中央今所置
 校尉處三十六國之中胡三省以為車師不當三十六國之中顏
 前說為是吳又引馬融傳注謂戊己居中為中堅二校之說取其
 居屯田之中又引王彥賓說戊己土也屯田以耕土為事故取為
 名案諸說皆非校尉屯田車師亦非無常治者顏前說亦不為得
 唯漢官儀厭勝之說為近蓋屯田校尉所以攘匈奴而安西域西
 域在西為金匈奴在北為水戊己校尉以制匈奴而護西域其特名曰
 傳云日上戊己元帝置戊己校尉以制匈奴而護西域其特名曰
 戊己者用匈奴所上者以屯田車師前王庭補注徐松曰後王庭
 制之亦即厭勝之義也屯田車師前王庭近匈奴故不可田考
 漢時屯田常在渠犂昭帝時分置輪臺宣帝時別田車師皆不久
 即罷至元帝時屯田車師前王庭方罷渠犂之屯故陳湯傳言發
 車師戊己校尉屯是時匈奴東蒲類王茲力支將人眾千七百餘
 田吏士不言渠犂

人降都護補注徐松曰匈奴傳擊匈奴蒲類王也茲力支不見功臣
 表蓋未侯周壽昌曰率眾降蓋無不侯者他匈奴降侯者可證特
 封侯不見表者亦有如趙充國傳封若零弟澤為帥眾王離雷且
 種二人為侯陽雕為言兵侯匈奴傳匈奴民題除渠堂亡降漢言
 狀漢以為言兵鹿奚盧侯烏孫國傳元始中封卑爰寔為歸義侯
 表皆未見史表云御史大夫陽陵侯岑邁而侯表無之辰
 太子傳女尚平輿侯嗣子平輿侯姓名表中俱無考也

都護分

車師後王之西為烏貪訾離地言處之補注徐松曰蒲類王舊在車師後國東今移於西蓋

界烏孫都護得兼護之自宣元後單于稱藩臣西域服從其土地山川王侯

戶數道里遠近翔實矣師古曰翔與詳同假借用耳補注徐松曰漢吳仲山碑出入敖詳亦借詳為翔出

陽關自近者始補注徐松曰傳紘諸國以南道始北道終自鄯善至烏弋山離南道也以次而西南其道經蔥嶺東

南以至嶺之西南由烏弋山離轉北而東至蔥嶺西得安息四國

東入蔥嶺經嶺中休循捐毒二國莎車傍蔥嶺西山之東不當烏

弋山離道故下蔥嶺經其國自南道北行至北道得疏勒以次東

北至焉耆焉耆之北即天山車師地於此終焉先謙曰官本出陽

關提行不連上文曰媼羌孟康曰媼音兒師古曰音而遮反補注先謙曰御覽引說文羌西媼羌戎牧羊人從人牧羊韋

元成傳云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媼羌裂匈奴之右臂羌種繁多

單舉媼言知當時為諸羌首帥或單言媼趙充國傳云媼月氏論

衡云方今哀牢鄯善媼降附歸德也西域圖考云媼羌當在陽關之西小宛之東今淪為戈壁媼羌國王號去胡

來王師古曰言去離胡戎來附漢也補注先謙去陽關千八百里

補注宋祁曰越本八作六徐松曰傳言去陽關者十四媼羌為最

長安六千三百里

補注徐松曰傳特於媯羌樓蘭兩國標去陽關去長安知陽關之去長安四千五百里

辟

在西南不當孔道

師古曰辟讀曰僻孔道者穿山險而為道猶言言穴徑耳補注王念孫曰顏說甚迂孔道猶言

大道謂其國僻在西南不當大道也老子道經孔德之容河上公注孔大也太元羨次五曰孔道夷如蹊路微如孔字亦作空張騫

傳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是也說文孔通也故大道亦謂之通道今俗語猶云通衢大道矣徐松曰趙充國傳狼何小月氏種在陽

關西南蓋與媯羌雜處者戶四百五十口千七百五十勝兵者五百人

補注徐松曰勝

音升胡注勝任也勝兵者謂能操五兵而戰也西與且末接

師古音惟罽賓安息烏弋山離三國不言戶口兵數

音子餘反補注徐松曰傳或言接或言通或言至案于闐言北與姑墨接而姑墨言南至闐龜茲言西與姑墨接而姑墨言東通

龜茲是因地為文非有異義先謙曰後書西羌傳南接蜀漢徼外蠻夷西北鄯善車師諸國

隨畜逐水草不田

作補注徐松曰後書西羌傳所居無常仰鄯善且末穀

師古曰賴依隨水草少五穀以產牧為業

仰音牛向反補注徐松曰鄯善亦山有鐵自作兵

師古曰御覽引作有弓矛服刀

仰穀旁國此蓋由鄯善以資且末山有鐵自作兵有弓矛服刀

劍劉德曰服刀拍髀也師古曰拍音貊髀音俛又音陞補注沈欽韓曰釋名短刀曰拍髀帶時拍髀旁也徐松曰御覽引作

補注徐松曰媯羌

劍汪校本弓下無矛字

西北至鄯善乃當道云

補注徐松曰媯羌種與西域別班不

立西羌傳故因西域道里所經並言鄯善國補注先謙曰官本提

之先謙曰後書云出玉門首經鄯善行是後書云鄯善先

併小宛精絕戎盧且末四國亦見于闐莎車傳下三國晉魏仍為

鄯善唐書號納縛波西域圖考云唐書地理志鄯善在蒲昌海南

三百里而後書云自敦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餘

里此西域之門戶則蒲昌海以東皆其地今噶順之千里戈壁皆

其地河水注南河自且末國來東為注濱河又東逕鄯善國北又

東注勃澤北河自墨山國來東逕注濱城南蓋即合流在此名

又東逕樓蘭城南而東注蓋發田士所屯故城禪國名耳河水又

東入勃澤彼俗謂是澤為牢蘭海即蒲昌海也水連鄯善之東北

龍城之西南西接鄯善東連三沙為海北隘河水下入地理志敦

煌郡西域水道記云塔里木河自庫爾勒莊東行二百里逕哈喇

沙爾城南又東二百餘里逕博斯騰淖爾南又東匯於羅布淖爾

回語羅布者謂匯水之區吐魯番回部傳云羅布淖爾鄰吐魯番

補注先謙曰官本提

行是後書云鄯善先

蓋即合流在此名

蓋即合流在此名

蓋即合流在此名

蓋即合流在此名

蓋即合流在此名

蓋即合流在此名

蓋即合流在此名

蓋即合流在此名

蓋即合流在此名

蓋即合流在此名

蓋即合流在此名

鄯善國

補注先謙曰官本提

行是後書云鄯善先

蓋即合流在此名

蓋即合流在此名

蓋即合流在此名

蓋即合流在此名

蓋即合流在此名

蓋即合流在此名

蓋即合流在此名

蓋即合流在此名

蓋即合流在此名

蓋即合流在此名

蓋即合流在此名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之王治扞泥城師古曰扞音一胡反補注徐松曰御覽注云扞音烏河水注謂之東故城蓋以伊循為新城也魏書

云所都城去陽關千六百里補注徐松曰魏書自玉門渡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先謙曰媼羌傳云

去陽關千八百里此云千六百則視媼羌為近矣上云自近者始首舉媼羌疑千六百里傳寫有誤魏書出玉門二千里為得之

去長安六千一百里補注徐松曰傳凡言去長安者四十九戶千五百七十口萬四

千一百勝兵二千九百十二人輔國侯補注徐松曰西域置輔國侯者二十二國凡二十三

人卻胡侯師古曰卻音上略反其字從刀刀音節下皆類此補注徐松曰凡言卻胡擊胡者皆近匈奴之國焉耆與鄯善

有卻胡侯疏勒龜茲有擊胡侯龜茲有卻胡都尉補注徐松曰西域置都尉者三十一國擊車師都尉補注徐松曰西域凡

惟此與精絕繫國名為官擊車師都尉補注徐松曰西域凡

右且渠補注徐松曰此因匈奴官名匈奴擊車師君各一人補注徐松

曰西域凡置二人一在焉耆蓋鄯善龜茲焉耆皆近車師譯長二人補注徐松曰西域凡置三

猶今之回部伯克第官制亦非定於一時鄯善之名定於元鳳間

其前不得有鄯善都尉車師破於西北去都護治所千七百八十

五里補注徐松曰即烏壘城也凡**至山國千三百六十五里**師古

國山居故名山國也補注王念孫曰案山國當作墨山國寫者脫

墨字漢紀及後漢書西域傳作山國皆後人依顏本漢書改之河

水注扞泥城西北去烏壘千七百八十五里治畝壘城護至墨山

國千八百六十五里本傳入作三西北去車師千八百九十里皆

本此傳墨山山名也因為國名若但云山國則不知為何山矣

而師古云此國山居故名山國則曲為之說也下文山國王同先

謙曰辨見西北至車師千八百九十里故漢每使樓蘭擊車師地

山國王下**沙鹵少田**補注徐松曰佛國記鄯**寄田仰穀旁國**師古曰寄於它

國之穀也仰音牛向反補**國出玉**補注徐松**多葭葦檉柳胡桐白**

注徐松曰蓋寄田且末**草**孟康曰白草草之白者胡桐似桑而多曲師古曰檉柳河柳也

今謂之赤檉白草似莠而細無芒其乾孰時正白色牛馬所嗜

也胡桐亦似桐不類桑也蟲食其樹而沫出下流者俗名為胡桐

淚言似眼淚也可以汗金銀也今工匠皆用之流俗語訛呼淚為

律檉音丑成反補注宋祁曰注文工字別本作匠沈欽韓曰嶺表

錄異胡桐淚出波斯國是胡桐樹脂也象胥錄撒馬兒罕貢物有

胡桐鱗七十一西域錄云胡桐譯言柴也其樹徧滿沙灘不任器

用僅可取作燒柴夏日炎蒸其津液自樹抄流出凝如琥珀者為

胡桐淚自樹身流出色白如粉者名胡桐鱗徐松曰此數種徧西

域有之不獨鄯善說胡桐形狀孟說為近淚者樹之汁非必蟲食

域有之不獨鄯善說胡桐形狀孟說為近淚者樹之汁非必蟲食

域有之不獨鄯善說胡桐形狀孟說為近淚者樹之汁非必蟲食

域有之不獨鄯善說胡桐形狀孟說為近淚者樹之汁非必蟲食

域有之不獨鄯善說胡桐形狀孟說為近淚者樹之汁非必蟲食

域有之不獨鄯善說胡桐形狀孟說為近淚者樹之汁非必蟲食

域有之不獨鄯善說胡桐形狀孟說為近淚者樹之汁非必蟲食

其性大寒治口齒可已馬疾白草顏說是春發新苗與諸草無異
冬枯而不萎高三四尺性至堅韌以之織物其用如竹惟哈喇沙
爾城東特伯勒古地產者最堅實心民隨畜牧逐水草補注徐松
可爲箸汪校本銀下無也字今字

多沙鹵有驢馬多橐它師古曰它古他能作兵與婁羌同初武帝
少水草

感張騫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諸國補注先謙使者相望於道一歲

中多至十餘輩樓蘭姑師當道苦之師古曰每供給使者受其勞

注漢出西域有兩道南道從樓蘭攻劫漢使王恢等補注朱一新

別王恢又數爲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漢使補注先謙曰漢使多言其

國有城邑兵弱易擊補注徐松曰如騫傳言諸嘗使宛姚定漢等

宛之於是武帝遣從票侯趙破奴將屬國騎師古曰屬國謂諸外

曰元狩二年置五屬國以處昆邪休屠降眾及郡兵數萬擊姑師

王恢數爲樓蘭所苦上令恢佐破奴將兵破奴與輕騎七百人先

至補注徐松曰大虜樓蘭王遂破姑師補注徐松曰功臣表王恢

宛傳作七百餘

車師二王皆被虜因暴兵威曰動烏孫大宛之屬師古曰暴謂顯揚也補注徐松曰史記暴作舉

動作困案是時惟大宛未通烏孫已與漢和親不得言舉兵困之漢書義長還封破奴為泥野侯恢為

浩侯蘇林曰浩音昊於是漢列亭障至玉門矣補注徐松曰史記作酒泉列亭障至玉門言自酒泉

郡列亭障至敦煌郡之玉門關也亭障者猶獮道有密艾亭廣至有昆侖障之類樓蘭既降服貢獻匈奴

聞發兵擊之於是樓蘭遣一子質匈奴一子質漢後貳師軍擊大

宛補注先謙曰据武紀廣利傳再出兵在太初三年匈奴欲遮之貳師兵盛不敢當即遣

騎因樓蘭侯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補注徐松曰因樓蘭者使漢不覺時漢軍正

任文將兵屯玉門關補注徐松曰任文見匈奴傳是年擊右賢王救酒泉張掖者為貳師後距

師古曰後距者居後以距敵補注徐松曰捕得生口知狀呂聞上

詔文便道引兵捕樓蘭王將詣闕補注徐松曰太初二年漢以貳師將軍伐大宛使李陵將五校

兵隨後見李廣傳任文之後距蓋亦隨貳師軍後故便道至樓蘭簿責王之簿音簿戶反補注先

謙曰官本注戶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自安願徙國入

上簿作步是

居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師古曰以亦因使候司匈奴補注先謙

作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征和元年樓蘭王死國人來請質子補注先謙

在漢者欲立之質子常坐漢法下蠶室宮刑故不遣報曰侍子天

子愛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當立者樓蘭更立王補注徐松曰即

漢復責其質子補注徐松曰據下傳文立王弟尉屠耆在漢亦遣

一子質匈奴補注徐松曰後王又死匈奴先聞之遣質子歸得立

為王師古曰匈奴在漢前聞樓漢遣使詔新王令入朝天子將加

厚賞樓蘭王後妻故繼母也補注徐松曰樓謂王曰先王遣兩子

質漢皆不還補注徐松曰據此則安歸尉屠耆為後王為奈何欲

往朝乎王用其計謝使曰新立國未定願待後年入見天子然樓

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之水草補注徐松曰案即今噶順

曰後魏書樓蘭常主發導補注徐松曰大宛傳為發導譯抵負水

北即白龍堆

康居索隱發導謂發譯令人導引

負水

儋糧送迎漢使

補注徐松曰今經沙漠者皆預儲又數為吏卒所

寇懲艾不便與漢通

師古曰艾讀曰又補注徐松曰淮陽後復為

匈奴反間

師古曰間音居莧反數遮殺漢使殺漢使者衛司馬安樂光祿大

夫忠期門郎

其弟尉屠者降漢具言狀

補注徐松曰匈奴謂賢曰

遂成三輩 在漢故曰降王先慎曰尉屠者質於漢不得歸而匈奴遣

元鳳四

年大將軍霍光白遣平樂監傅介子往刺其王

補注徐松曰詳介

表作平

樂廡監介子輕將勇敢士齎金幣揚言曰賜外國為名既至樓蘭

詐其王欲賜之王喜與介子飲醉將其王屏語

補注先謙曰壯士

二人從後刺殺之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曰王負漢罪天子

遣我誅王當更立王弟尉屠者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自令滅

國矣介子遂斬王嘗歸首

師古曰嘗歸者其王名也昭紀言安歸

徐松曰介子傳兩見皆作安歸或因詔 馳傳詣闕

師古曰傳音張戀反 縣首

有安歸嘗為匈奴間候之語連文致誤

音張戀反

音張戀反

北闕下

補注徐松曰北闕未央宮之北門在北司馬門之北匈奴傳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下而陳湯傳言斬郅支首懸

頭臺街蠻夷邸間黃圖以蠻夷邸在長安城內或臺街即北闕下之街

封介子為義陽侯乃立尉屠

耆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

補注徐松曰說文鄯善西胡國也段玉裁云此時初製鄯字周壽昌曰後漢西

域傳無樓蘭國名班超傳亦然而班勇傳云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河水注云行貳師將軍索勦將兵千人至樓蘭屯田又云召鄯

善龜茲焉耆云云是國號

為刻印章

補注徐松曰衛宏漢舊儀匈奴單于黃金印橐駝紐文曰

章此蓋寵異之比於單于周壽昌曰舊儀所說恐誤非兩漢制也匈奴傳宣帝甘露三年賜呼韓邪單于黃金璽綬又曰漢賜單

于印言璽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以下乃有漢言章自王莽遣將椎璽後始改用印章又曰更始二年冬漢遣中郎將等使匈奴授

單于舊制璽綬後書和帝紀永光四年遣大將軍耿夔授北匈奴單于於渠鞮璽綬則仍用璽不用印此之印章待比之匈奴諸王

非比單賜曰宮女為夫人備車騎輜重

師古曰重丞相率百官送

至橫門外

孟康曰橫音光補注先謙曰官本相下有將軍二字引宋祁曰澗化本作丞相將軍百官景德監本及浙本作

丞相率百官無將軍字今越本作丞相將軍率百官錢大昭云閩本作丞相將軍無率字南監本丞相下有將軍率三字王先慎云

御覽四夷部引

祖而遣之

師古曰為設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

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為所殺補注徐松曰通國中有伊循

城補注徐松曰馮奉世傳使大宛經鄯善伊循城脩循二字相亂

蘭國其地肥美願漢遣二將屯田積穀補注先謙曰官令臣得依

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音竹曰填撫之師古

刃反其後更置都尉補注徐松曰都尉秩尊於司伊循官置始此

矣補注徐松曰河水注言鄯善國鄯善當漢道衝西通且末七百

二十里補注先謙曰唐書西域傳古且末東行自且末補注

日且末以西皆種五穀土地草木畜產作兵略與漢同有異乃記

云補注先謙曰後書云出玉門經鄯善至且末又云且末為

且末國補注先謙曰後書云出玉門經鄯善至且末又云且末為

考云且末在尉犁之南今淪為戈壁唐辨機西域記云于寘東行

入流沙沙磧流漫行人迷路莫知所行四百餘里至觀貨羅故

國從此東行六百餘里至折摩馱那故國即沮末城也城郭巋然

人烟斷絕從此東行千餘里至納縛波國即樓蘭也是知沙磧二

千里國久空蕪晉法顯經行已繞道偽彝國嚙沙魏宋雲所見有

左末耨且末捍廢三城至唐康豔典築城樓蘭開鎮且末今亦不

知何在矣河水注南河自精絕國來東逕且末國北又東右會阿

耨達大水西域記曰阿耨達大山西北有大水北流注牢蘭海者

也南河入鄯善國阿耨達大水北流逕且末南山又北逕且末

城西又東北流逕且末城北又流而左會南河董祐誠水經圖說云

隋志且末郡在古且末城有且末水唐志渡且末河至且末城蓋

皆指阿耨達大水以此注推之當在蒲昌海西南大戈壁中今自

和闐以東塔里木河之南西藏北山之北東至青海西北境數千

里水皆流入沙中別無大川左會塔里木河者以理推之流沙之

地古今互易漢代城郭元獎西域記唐時已為無人之境今則唐

代諸鎮城並淪沙磧水泉之匯為淖爾者以十數皆潛行入沙矣

王治且末城補注先謙曰後去長安六千八百二十里補注徐松

鄯善七百二十里鄯善至長安六千一百里故且末去

長安六千八百二十里其去陽關當二千三百二十里戶二百三

十口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二十人補注徐松曰漢輔國侯左右

將補注徐松曰西域置左右譯長各一人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

二百五十八里北接尉犁補注徐松曰且末北界且末河蓋與尉

尉犁在且南至小宛可三日行補注徐松曰張騫傳注云不知其

未東北界

言馬行若干日者此當為步行據小宛去長安里有蒲陶諸果西

數則且未至小宛三百九十里是步行可三日也

通精絕二千里補注徐松曰俗本作三千案下精絕國言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則且末通精絕正二千里也魏

書云且末西北方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風為行旅之患風之所

至唯老駝豫知之即鳴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為候亦

即將羶擁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斃是即通精絕之路也

小宛國補注先謙曰後書云小宛為鄯善所并後復立魏志注西戎傳三國時屬鄯善後無攷**王治扞零城**

師古曰扞音烏**去長安七千二百一十里**補注徐松曰去陽關當二千七百一十里**戶百五十**

口千五十勝兵二百人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補注徐松曰西域置左右都尉

者十九國凡四十人**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五百五十八里**補注徐松曰以在且末南故遠

三百**東與婁羌接辟南不當道**師古曰辟讀曰僻下皆類此補注徐松曰戎盧于闐難兜三國皆云

南接婁羌而此與渠勒獨言東西者蓋小宛渠勒二國又言渠勒**精絕國**補注先謙曰後書云出玉門經鄯善且末至精絕又云精絕為鄯善所并後復立魏志注三國時屬鄯善水經圖說云當在今和闐極東大戈壁中河水注南河**王治精絕城去長安**
自扞彌國來東逕精絕國北下入且末國

八千八百二十里

補注徐松曰去陽關當四千三百二十里

戶四百八十口三千三百

六十勝兵五百人

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為小國

精絕都尉左右將譯長各一人

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

補注徐松曰河水注南河又東逕精絕國北傳又言渠犁

南接精絕是精絕北境以河為界過河即渠犁與都護治

南至戎盧國四日行地阨陁

補注徐松曰說

文隄下云塞也陁下云隘也陁

西通扞彌四百六十里

師古曰扞音烏補注

徐松曰不言東者與且未互文見義案龜茲云東南接且未南接精絕渠犁亦曰東南接且未南接精絕渠犁西至龜茲五百八十八里是知精絕國

境東西長也

戎盧國

補注先謙曰後書云戎盧為鄯善所并後復立魏志注三國屬于闐西域圖考云在渠勒之東今淪為戈壁

王

治卑品城去長安八千三百里

補注徐松曰去陽關當三千八百里

戶二百四十口

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人

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為小國傳凡無官之國十三僻遠國小故所不具車師都

尉及後城長不為國故亦無官

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八里東與小宛

南與婞羌西與渠勒接辟南不當道

補注徐松曰傳言不當道之國三皆與婞羌相屬

扞彌國

補注徐松曰史記作扞采索隱曰扞采國名也案扞即扞字之訛彌采音同先謙曰後書有傳改號拘彌又云出玉

門經鄴善且未精絕三千餘里至拘彌又見莎車傳下三國時屬于寘見魏志注晉時號拘睢彌見釋法顯佛國記唐稱僑賞彌見

大唐西域記又作俱密即拘彌之變字也見唐書西域傳河水注南河自于闐國來東北逕扞彌國北下入精絕國案于闐下南北

河已合矣此引酈注仍南北分敘亦便尋檢左右諸國疆域西域水道考云于闐河合蔥嶺南北河而東流克勒底雅河從南來注

之水出克勒底雅山北流逕和闐屬之克勒底雅城東西域記云瞿薩旦那城東南百餘里有大河西北流即此河也唐書云于闐

東三百里有建德力河河東有建德力城亦曰拘彌城即寧彌故城今河在城東城郭遷移不足為異河北流三百里入大河王

治扞彌城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

補注徐松曰扞彌至精絕四百六十里精絕至長安八千

八百二十里故扞彌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也去陽關當四千七百八十里

戶三千三百四十口二萬

四十勝兵三千五百四十人

補注徐松曰漢輔國侯左右將左右紀以為次大國

都尉左右騎君各一人

補注徐松曰西域置騎君者十一國二十一人譯長二人東北至

都護治所三千五百五十三里南與渠勒東北與龜茲西北與姑

墨接

師古曰龜音巨茲音慈

西通于闐三百九十里

補注徐松曰集解引徐廣曰漢紀拘彌去于寘

三百里先謙曰後書
及河水注與此同
今名寧彌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案此孟
王居寧堅自据作史時言也後書拘彌國

彌城

渠勒國補注先謙曰後書云渠勒為于寘所統後復立魏
志注三國時屬于寘西域圖考云今淪為戈壁
王治鞬

都城師古曰鞬音居言反
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去陽關
戶當五千四百五十里

三百一十口二千一百七十勝兵三百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為小國
東北至

都護治所三千八百五十二里東與戎盧西與婁羌北與扞彌接

補注徐松曰不言南者戎盧在東于闐在西皆南接婁羌此南亦婁羌可知

于闐國補注先謙曰後漢有傳亦見魏志注晉梁後魏周隋後晉
漢宋明紀傳皆作于闐或作于寘唐書西域傳于闐或曰

瞿薩旦那亦曰渙那曰屈丹北狄曰王治西城補注徐松曰後魏
于遁諸胡曰豁旦今為和闐直隸州書云其地方亘千

里連山相次所都城方八九里補注徐松
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曰于闐去

扞彌三百九十里扞彌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故于闐戶三千

三百口萬九千三百勝兵二千四百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為次
大國案新唐書言勝兵四

千人蓋其時並有戎盧扞彌
渠勒皮山五國地故兵強也
輔國侯補注徐松曰後書西域傳有輔國侯仁左右將

左右騎君東西城長補注徐松曰後魏書于闐部內有大城五又

治之西城為今額里齊城其東城或譯長各一人東北至都護治

所三千九百四十七里補注徐松曰後魏書南與婁羌接補注徐松曰後

魏書于闐在蔥嶺之北二百餘里北與姑墨接補注徐松曰今南

今之雪山婁羌蓋在南山中也補注徐松曰今南

北界姑墨在北河之北也後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補注徐

魏書北去龜茲千四百里域記言觀貨邏國南北千餘里東西三千餘里東扼蔥嶺西接波

刺斯南大雪山北據鐵門縛芻大河中境西流案大雪山在于闐

南山之南又東扼蔥嶺是觀貨邏地在蔥嶺西南縛芻在其中境

正當蔥嶺西矣先謙曰河水注西域記曰蜺羅跋禘出阿耨達山

之北西逕于闐國漢書西域傳曰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蜺羅跋禘水下入安息水經圖說云蔥嶺西流之水盤曲山中其西

北入達里岡阿鄂謨者北流較近與安息入海之文不合今巴達

克山南有水出雅布塔爾西流東南合厄爾古水又西屈東流合

達里木水皆出蔥嶺中三水合而西流逕科克倫回部南又西逕

哈扎爾巴什紅帽回部南南合一水西北流又南合一夫水又西

北逕布哈爾部西南又北流入騰吉斯鄂謨與北注西流之河

較合騰吉斯鄂謨周圍數千里疑即雷翥海蓋其時突厥西境至

城西二十里烏玉河在綠玉河西七里其源雖一其玉隨地而變據斯以言白者玉隴綠者哈喇烏者為阜窪勒軍臺東之阜窪勒河未聞出玉差為異矣又云唐西域記言產白玉鑿玉今和闐西采玉皆於水所采皆璞顏前說是先謙案官本注無玉石二字

通皮山三百八十里補注徐松曰唐西域記斫句迦國東八百餘里為于闐後魏書蒲山國在于闐南疑南為

西之

皮山國補注先謙曰後書云皮山為于闐所統後復立亦見于資德若傳下後魏書作蒲山屬于闐河水注南河自蒲犁國

來東逕皮山國北下入于闐國水經圖說云唐書地理志于闐王西南三百八十里皮山國當在今葉爾羌之東南和闐之西

治皮山城補注徐松曰後魏書蒲山國居皮城是皮山城亦曰皮城先謙曰西域圖考云自皮山國始上蔥嶺今噶勒察

回之乾竺特部東境也宋雲言巴子合始上蔥嶺今噶勒察

去長安萬五十里補注徐松曰于闐去長安

于闐三百八十里故去長安一萬零五戶五百口三千五百勝兵

五百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為小國左右將左右都尉騎君譯長各一人東北

至都護治所四千二百九十二里西南至烏秣國千三百四十里

鄭氏曰烏耗音鷓擊師古曰烏音一加反耗音直加反急言之聲如鷓擊耳非正音也補注徐松曰顏讀烏為鷓鷓與鷓雙聲字皮山去都護四千二百九十二里烏耗去都護四千八百九十二里是烏耗遠於皮山僅六百里此言兩國相去千三百四十里疑有誤

南與天篤接

補注先謙曰張騫傳作身毒李奇注一名天篤浮屠胡是也後漢桓紀作天竺杜篤傳作天督魏志

注三國時屬大月氏亦見晉宋齊梁陳北魏唐宋紀傳中北天竺見梁書西南天竺見後魏書五天竺見唐書又云天竺或曰摩伽佗曰婆羅門宋史亦稱東印度明史榜葛刺則東印度也西域記云或曰賢豆今從正音宜云印度皮山南即天竺隔雪山不通行

北至姑墨千四百五十里

補注徐松曰河水注河水自蒲犁國東逕皮山國北亦與姑墨以河分界也

西南當罽賓烏弋山離道

補注徐松曰後魏書蒲山國西南三里

耗罽賓云東至烏耗西南接烏弋山離是由皮山至罽賓必先經子合與烏耗不言者略也

西北通莎車三百

八十里

補注徐松曰子合云北接莎車子合在皮山之西故皮山西北通莎車

烏耗國

補注先謙曰後書德若傳下云自皮山西南經烏耗涉懸度後魏為權於摩國見西域傳唐為烏篤通典烏篤在中

天竺南一云烏荼見大唐西域記篤荼皆耗之同音

王治烏耗城

補注劉敞曰耗當作耗

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

補注徐松曰皮山之去長安已萬五十里烏耗遠於

皮山不容去長戶四百九十口二千七百三十三勝兵七百四十

安反近疑有誤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為小國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八百九十二里北與子

合蒲犁補注徐松曰蒲犁云南接子合是蒲犁又在子合北西與難兜接補注徐松曰縣度亦在國西或與難

兜為山居田石閒補注徐松曰河水注作佃于石壁閒唐西域記達摩悉鐵帝國在兩山閒堆埠高下沙石流漫

寒風淒烈雖植麥有白草補注徐松曰後書云西夜國生白草有豆少樹林之花果毒國人煎以為藥傳箭鏃所中即死案

此非鄯善國之累石為室補注沈欽韓曰即今之礪房後書西南夷傳謂之邛籠民接手飲

師古曰自高山下谿澗中飲出小步馬孟康曰種小能步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小細也細步

能蹠足即今所謂百步千跡者也豈謂其小種乎補注沈欽韓曰孟說也是也明史西域傳納失者罕馬有數種最小者高不過三尺

蓋小步馬師古云百步千跡者史傳所未見徐松曰依顏說今俗謂之碎走但馬之能步驟各有不同豈一國所出盡能如一案唐

西域記言此多出善馬馬形雖小而耐馳涉則孟有驢無牛其西

說不為非也先謙曰官本注細步下有言其二字

則有縣度師古曰縣繩而度也縣古懸字耳補注先謙曰河水注引郭義恭曰烏耗之西有縣度之國山谿不通引繩而

度故國得其名也又云釋法顯又言度河便到烏長國烏長國去

即是北天竺佛所到國也先謙案烏長疑即烏耗音近字異也去

陽關五千八百八十八里

補注徐松曰陽關之與都護相去二千餘里而此縣度去陽關都護道里差相

似者蓋縣度與陽關皆偏南故雖遠而路徑直也去長安當一萬三百八十八里

去都護治所五千二百

里補注徐松曰據此文是烏秭縣度者石山也

補注沈欽韓曰魏書阿鈞羌國在莎

城至縣度山一百二十八里中往往有棧道人行以繩索相

持而度因以名之釋法顯西域傳曰度蔥嶺已入北天竺境於此

順嶺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艱阻崖岸險絕其山惟石壁立千仞臨

之目眩下有水名新頭河通典越國昔人有鑿石通路施倚

梯者凡度七百梯通典羅伊羅在烏茶國北大雪山度已躡懸

繩過河兩岸相去咸八十九步九譯所絕漢之張騫甘英皆不至

也酈道元云即屬賓之境郭義恭曰烏秭之西有懸度之國案屬

賓正是漢所往來何云張騫未至乎通典云今案懸度蔥嶺迤邐

相屬郵置所絕道阻且長故行人由之莫能分別然法顯宋雲所

經即懸度山也徐松曰石山通典引作名山云在渴槃陀國南四

百谿谷不通補注徐松曰谿谷呂繩索相引而度云

西夜國王號子合王

補注先謙曰後書西夜有傳云一名漂沙漢書中誤云西夜子合是一國今各自有王亦

見莎車傳下徐松云考傳文依耐無雷烏秭言子合不言西夜莎

車言西夜不言子合此傳亦明言西夜與胡異復別言子合出玉

石截然為二國惟蒲犁下兼言西夜子合而河水注所引仍無西

夜二字且漢書之例固有連言二國者如烏弋山離云與黎軒條

支接尉犁山國云與鄯善且末接豈以文義相屬遂指為一國乎

此傳所言地理證以他書皆是子合之事蓋漢書西夜國王號子

下有戶口兵數及四至之文傳本奪爛因以號子治呼健是號子者其

一范氏之論為不察矣後魏書云其王號子治呼健是號子者其

王之稱徐氏管城碩記云西夜國王號為子合王治呼健谷為

句是猶未考後魏書也周壽昌云兩國雖共壤實一行國一土著

班並未誤為一國范偶未審耳本書各國俱未稱王名何獨西夜

有號子之稱後魏書云悉居半國故西夜國也一名子合其王號

子治呼健谷是西夜子合已併一國號子或當魏時國王之名相

去數百年不得引此作證先謙案後書又云自子寘經皮山至西

夜子合德若魏志注三國時西夜屬疏勒子合見佛國記後魏唐

時為朱居槃亦為朱俱波並見西域傳併有西夜蒲犁依耐德若

四國地西域圖考云西夜在皮山西今乾竺特之西境宋雲往天

竺由皮山取道於此子合在西夜西德賄今噶勒察回之博洛

爾部治呼健谷師古曰健音鉅言反補注徐松曰後書健作健佛

南境國記子合南行四日入蔥嶺山新唐書子合在蔥

嶺北三百里是呼去長安萬二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漢

健為蔥嶺中谷名紀以為小國**東北到都護治所五**

三百五十口四千勝兵千人補注徐松曰漢**千四十六里東與皮山**補注徐松曰佛國記法顯自于闐行二十

以達**西南與烏秣北與莎車**補注徐松曰後魏書渠沙國**西與蒲**

子合**居故莎車城在子合西北**

犁接補注徐松曰蒲犁言南**蒲犁反依耐無雷國**師古曰耐音奴

昭曰反當作及閩本不**皆西夜類也**補注徐松曰五國**西夜與胡**

異補注徐松曰臣贊武紀注渠犁西域胡國名是漢時名西域為

云說文西胡凡三見言**其種類羌氏行國**師古曰言不土著也補

夷狄國在西方者**隨畜逐水草往來而子合土地出玉石**補注徐

蓋羌與氏為一**言之以**別西夜

蒲犁國補注先謙曰後書云莎車國西經蒲犁漢後無考河水注

云在今英吉沙爾葉爾羌之間分流之**王治蒲犁谷**補注徐松曰

水當自此東流至葉爾羌合葉爾羌河**去長安九千五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去陽

先謙曰西域圖考云**戶六百五十口五千勝兵二千人**補注徐松曰漢**東北至都護治**

所五千三百九十六里補注徐松曰蒲犁由莎車至都**東至莎車**

五百四十里補注徐松曰子合云西接蒲犁北接莎**北至疏勒五**

車此云東至莎車蓋東北也五當作七

百五十里

補注徐松曰疏勒在莎車北蒲犁在莎車西故得北至疏勒

南與西夜子合接

補注徐松

曰河水注引無西夜二字

西至無雷五百四十里

補注徐松曰蒲犁在無雷東北西下當奪南字

侯都

尉各一人寄田莎車

補注徐松曰蓋越依耐以耕

種俗與子合同

補注徐松曰上言蒲犁類

西夜此言種俗同子合互文見義

依耐國

補注先謙曰魏志注三國時屬疏勒今為英吉沙爾直隸廳河水注南河自無雷國來東流逕依耐國北下入蒲犁

國水經圖說云當在今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今薄洛爾北境西夜子合蒲犁依耐唐為朱俱波國

王治

補注王念

孫曰案上文皆言某國王治某城此下不言某城者闕文

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

補注徐松曰去陽關當五

千六百五十里

戶一百二十五口六百七十勝兵三百五十人

補注徐松曰漢紀以

為小國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三十里

補注徐松曰依耐由蒲犁至都護治當作二千

五百餘里至莎車五百四十里

補注徐松曰依耐北接疏勒莎車西接疏勒是莎車在依耐東北故蒙上為文

至無雷五百四十里

補注徐松曰依耐南接子合子合西南接烏

西南傳文奪之無雷距蒲犁五百四十里依耐在二國適中里數疑有誤

北至疏勒六百五十里

補注徐松

曰河水注河水自無雷東流逕南與子合接俗相與同師占曰與

俗也少穀寄田疏勒莎車補注徐松曰東北二境

無雷國補注先謙曰後書云莎車國西經蒲犁至無雷漢後無攷

沙谷出谷分爲二水一水東流逕無雷國北是爲南河下入依耐

國水經圖說云迦舍羅國當在今喀什噶爾極西蔥嶺中大唐西

域記稱噶盤陀國大匡東北至奔攘舍羅當即迦舍羅矣無雷當

今西布魯特部落之南博羅爾部落之北喀什噶爾西邊地分流

之水當即傍山東南流逕其北也蔥嶺之脊其南爲唐喝盤陀國西

勒察回之八達克山東北境也蔥嶺之脊其南爲唐喝盤陀國西

域水道考云葉爾羌河二源西源出喀楚特城南大山東北流逕

塞勒庫勒莊齊齊克里克嶺水注之又東爲托里布隆河又東南

流折而東北又折而西北凡數百里逕密爾岱山北即玉山也河

水又折而東北流逕英額齊盤山爲澤勒普善河又東北流逕葉

爾羌城南又東北流逕爲洗泊水草之交是爲黑水回人稱曰喀喇

烏蘇又東北與東源會東源出庫克雅爾山在和闐西與其南山

屬水北流至沙圖城北分爲二行百八十里復合東行百里爲聽

雜阿布河唐書于闐西五十里有葦關又西經瀚海西北渡繁館

河或即聽雜阿布歐河水又東北爲哈爾噶里克河又東北爲沁

達勒河又東北至葉爾羌城東二百里之莫克里特莊西與西源

會是爲蔥

嶺南河

王治盧城補注王念孫曰此本作無雷國王治無雷城

猶之且末國王治且末城精絕國王治精絕

城也隸書虛字作靈其上半與雷相似故雷譌作盧其後盧維鄭氏

周壽昌曰河水注一水東流逕無雷國北治盧城與此書去長安

九千九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去陽關當立千四百五十里戶千口七千勝兵三千人

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為小國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四百六十五里補注徐松曰無雷由

依耐蒲犁至都護治當南至蒲犁五百四十里補注徐松曰無雷

之東為烏秣烏秣之北為蒲犁在無南與烏秣補注徐松曰烏秣

雷東北當蒙上東北為文南字衍也補注徐松曰烏秣

相錯故得越難北與捐毒西與大月氏接師古曰捐毒即身毒天

兜而接無雷重耳補注齊召南曰案天篤即天竺也下文罽賓傳曰塞種分散

往往為數國師古曰塞種即所謂釋種者也蓋即浮屠氏國其種

後書傳之天竺即此傳之捐毒而後世又曰印度國也徐松曰捐

毒在蔥嶺東為今布魯特地身毒在南山南為五印度地二衣服

國絕遠顏比而同之斯為誤矣水經注亦誤以身毒為捐毒

類烏孫俗與子合同補注徐松曰不言寄田者去莎車疏勒遠

難兜國補注先謙曰後漢以下不見於史河水注西河自休循國

來西逕難兜國北下入罽賓國西域圖考云國在蔥嶺西

再西出蔥嶺則大月氏界也今巴達克山部西境

王治

補注王念孫曰不言治某城闕文王先慎曰御覽四夷部引有難兜

城三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

補注徐松曰去陽關當五千六百五十里

戶五千口三萬

一千勝兵八千人

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為次大國

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

十里西至無雷三百四十里

補注先謙曰難兜國境不與無雷接董祐誠以為此傳無雷誤字也

西

南至罽賓三百三十里

補注先謙曰河水

南與婼羌

補注劉奉世曰案婼羌小國最近陽關去長安六千里耳在都護之東而此渠勒于闐難兜

之類去長安且萬里東北行數千里乃至都護安得與婼羌相接必誤徐松曰通典云敦煌西域之南山中從婼羌西至蔥嶺數千里有月氏餘種曰蔥芑羌白馬羌黃牛羌各有酋豪北與諸國接

皆不知其道里廣狹蓋同為羌種故傳以婼羌目之劉氏以為誤非也先謙曰西域圖考云婼羌西與且末接而小宛戎盧渠勒于

闐難兜皆南接婼羌此不可解十三州志云婼羌國帶南山西有蔥嶺餘種或虜或羌戶口甚多強則分種為豪酋更相鈔暴是知

沿山布谷種類實繁其附近陽關止去胡來王一種國無治所又不列傳諸傳亦未指明後書西羌傳亦云濱于賜支至于河首綿

地千里南接蜀漢

但似未至難兜耳

北與休循補注徐松曰河水注言河水自休循

西與大月氏接

補注徐松曰難兜西至無雷而二國皆種五穀蒲西接大月氏是無雷之北有大月氏境

陶諸果有銀銅鐵作兵與諸國同屬補注徐松曰唐西域記烏刺尸國半斂蹉國曷

邏闐補羅國無大君長皆役屬迦濕彌羅國王先慎曰御覽引銀上有金字

罽賓國補注先謙曰後書德若傳下云自皮山西南經烏秬涉懸度歷罽賓魏志注三國時屬大月氏後魏唐仍為罽賓隋

為漕國明為撒馬兒罕又唐書箇失密傳箇失密或曰迦釋彌邏西域記迦濕彌邏國舊曰罽賓或當時分為二國西域圖考云今

為阿富汗地朱一新云明史以賽馬爾堪為罽賓非也賽馬爾堪在葱嶺南當以布哈爾所并漢時屬大宛非罽賓徐松云舊唐書作

在葱嶺南當以布哈爾所并漢時屬大宛非罽賓徐松云舊唐書作

難兜國來西逕罽賓國北下入月氏國**王治循鮮城**補注徐松曰後魏書都善

見城隋書都城方四里循鮮御覽引作循鮮先謙曰唐書罽賓傳

顯慶三年以其地為脩鮮都督府冊府元龜亦云中宗神龍元年

拜罽賓王脩鮮等十一州諸軍事脩鮮**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補注

都督則作脩鮮者是脩循以形近誤也

徐松曰去陽關**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多**補注徐松曰隋書勝兵者萬餘人**大國也**

當七千七百里**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千八百**

補注徐松曰唐西域記迦濕彌羅國**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千八百**

四十里東至烏秬國二千二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烏秬在難兜

言東者無雷言南接烏秬蓋難兜**東北至難兜國九日行**補注先

之南有烏秬地正在罽賓東境**東北至難兜國九日行**謙曰上

文云難兜至罽賓三百三十里則不須九日行九字蓋誤西北與大月氏補注徐松曰與大月氏中隔雪山南與烏弋山離接補注徐松曰後魏書罽賓居在四山昔匈奴破

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師古曰君謂為之君也塞音先得反補注

徐松曰塞王大夏之王也案史記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則罽賓在東不專於南塞種分散往往為數

國師古曰即所謂釋種者也亦語有輕重耳補注徐松曰張騫傳注塞西域國名即佛經所謂釋種者塞釋聲相近本一姓案梁

荀濟論佛教表言漢書西域傳塞種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為月氏迫逐遂往蔥嶺南奔又謂懸度賢豆身毒天毒仍訛轉以塞種

為釋種說與顏別然考牟子書言孝明時夜夢神人身有日光明日博問羣臣通人傳毅對曰臣聞天竺有道者號曰佛輕舉能飛

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遣羽林將軍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部在蘭臺石室是釋氏之

法實出於大月氏大月氏國即塞王故地也元自疏勒曰西北休和姓纂亦云塞姓天竺胡人之釋後即釋種也

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罽賓地平温和有日宿補注徐松曰史記大宛傳馬嗜

首菹漢使取其實來案今中雜草奇木補注徐松曰隋書漕國出安息青木等香石蜜半蜜

國有之惟西域紫花為異黑鹽阿魏藥白附子一切檀穰梓竹漆師古曰穰音懷即槐之類也葉大而黑也補注徐松

曰顏以雅訓為說案廣韻懷下引山海經云中曲山有木如棠而

圓葉赤實如木瓜食之多力則懷別是一木惟玉篇云懷槐別名

後魏書載此文即種五穀蒲陶諸果糞治園田地下溼補注徐松

臨信度大生稻補注徐松曰食貨志注五穀謂黍稷麻麥豆是五

河故下溼穀不數稻故別言之王文彬曰稻宜下溼故別言

之後烏弋山離亦云暑溼補注徐松曰舊唐書其民

田稻而於五穀仍特別之冬食生菜補注徐松曰暑溼草木凌寒不死

巧雕文刻鏤補注徐松曰闕賓今痕都治宮室補注徐松曰隋書

者儀制極華金銀鏤為屋織罽補注徐松曰一切經音義引字林

以銀為地亦治宮室之事罽罽補注徐松曰罽又引通俗文織

文曰罽邪交曰罽案說文罽魚罔也罽西胡毳補注徐松曰

布也則罽當作罽廣韻亦云罽類織毛為之刺文繡好治食補注

王念孫曰案治食二字義無所取通典邊防入漢書已誤作治

紀作好酒食是也下文大宛俗者酒義與此同今本酒作治者涉

上文治園田有金銀銅錫呂為器市列師古曰市有列肆亦如中

治宮室而誤有金銀銅錫呂為器市列師古曰市有列肆亦如中

同案市列上脫有字則文不成義漢紀作有市肆肆即列也徐松

曰河水注罽賓土地和平無所不有金銀珍寶異畜奇物踰於中

夏大呂金銀為錢文為騎馬幕為人面張晏曰錢文面作騎馬形

國也幕音漫師古曰幕即漫耳無勞借音今所呼幕皮者亦謂其平而

無文也補注徐松曰通雅云錢面錢幕幕謂背也故扁鵲傳爪幕

幕音漫師古曰幕即漫耳無勞借音今所呼幕皮者亦謂其平而

無文也補注徐松曰通雅云錢面錢幕幕謂背也故扁鵲傳爪幕

無文也補注徐松曰通雅云錢面錢幕幕謂背也故扁鵲傳爪幕

無文也補注徐松曰通雅云錢面錢幕幕謂背也故扁鵲傳爪幕

謂按背穴王先慎曰今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師古曰封

起者也郭義恭廣志云罽賓大狗大如驢赤色數里搖靴以呼之

沐猴即彌猴也補注錢大昭曰爾雅爆牛郭注即犂牛也領上肉

爆跌起高二尺許狀如橐駝肉鞞一健行者日三百餘里今交

州合浦徐聞縣出此牛徐松曰後書西域傳封牛一切經音義引

作犂又云周成難字作犂音妃封反今有此牛形小膊上有犂王

氏廣雅疏證云彌猴聲轉為母猴說文曰為母猴也又轉為沐猴

御覽引魏文帝與朝臣詔曰前于闐王所上孔雀尾萬

枝文采五色罽賓近于闐故亦有之今回疆有孔雀

虎魄壁流離孟康曰流離青色如玉師古曰魏略云大秦國出赤

也此蓋自然之物采澤光潤踰於眾玉其色不恒今俗所用皆銷

治石汁加以眾藥灌而為之尤虛脆不貞實非真物補注沈欽韓

師古曰封

牛項上隆

領上肉

一切經音義引

轉為沐猴

萬

孔雀

尾

萬

珠璣珊瑚

皆銷

沈欽韓

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

師古曰封

牛項上隆

領上肉

一切經音義引

轉為沐猴

萬

孔雀

尾

萬

珠璣珊瑚

皆銷

沈欽韓

謂按背穴王先慎曰今

起者也郭義恭廣志云罽賓大狗大如驢赤色數里搖靴以呼之

沐猴即彌猴也補注錢大昭曰爾雅爆牛郭注即犂牛也領上肉

爆跌起高二尺許狀如橐駝肉鞞一健行者日三百餘里今交

州合浦徐聞縣出此牛徐松曰後書西域傳封牛一切經音義引

作犂又云周成難字作犂音妃封反今有此牛形小膊上有犂王

氏廣雅疏證云彌猴聲轉為母猴說文曰為母猴也又轉為沐猴

御覽引魏文帝與朝臣詔曰前于闐王所上孔雀尾萬

枝文采五色罽賓近于闐故亦有之今回疆有孔雀

虎魄壁流離孟康曰流離青色如玉師古曰魏略云大秦國出赤

也此蓋自然之物采澤光潤踰於眾玉其色不恒今俗所用皆銷

治石汁加以眾藥灌而為之尤虛脆不貞實非真物補注沈欽韓

探礦山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方來者乃詔為行殿

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為神明所作然大月

氏既曉鑄作之法則知本非自然之物徐松曰說文璣珠之不圓

者一切經音義引字林璣小珠也廣雅虎魄如斗初時如桃膠凝堅

生草深者八九尺大如斛削去皮成虎魄如斗初時如桃膠凝堅

乃成壁流離梵書作吠璠璠一切經音義舊言鞞稠利夜亦言鞞

頭梨或云毗璠璠亦作鞞璠璠皆梵音訛轉從山為名鞞頭梨山

出此寶青色一切寶皆不可壞亦非烟焰所能鎔鑄唯有鬼神有

道力者能破之為物或云金翅鳥卵殼說文云璠璠石之有光

道力者能破之為物或云金翅鳥卵殼說文云璠璠石之有光

道力者能破之為物或云金翅鳥卵殼說文云璠璠石之有光

道力者能破之為物或云金翅鳥卵殼說文云璠璠石之有光

者也段氏謂璧珮即此傳之璧流離漢武梁祠堂畫及吳國山碑
皆有璧流離今本漢書注脫璧字讀者誤以璧與流離為二物矣
璧與吠音相近又案元應所說孟言青色蓋
有據也先謙曰官本注洽作治疑是洽字 它畜與諸國同自武

帝始通屬賓自曰絕遠漢兵不能至其王烏頭勞數剽殺漢使古師

曰剽劫也音頻妙反補注徐松曰據隋書其王姓昭武唐西域記云土俗輕僿烏頭勞死子代立遣使奉

獻漢使關都尉文忠送其使補注先謙曰百官表關都尉武帝初置王復欲害忠

覺之迺與容屈王子陰末赴補注徐松曰容屈王蓋其國小王如康居五王共合謀攻屬

賓殺其王補注徐松曰所殺者烏頭勞之子通鑑注以為殺烏頭勞非是立陰末赴為屬賓王授

印綬補注徐松曰蓋外國王惟漢立者有印綬後軍候趙德使屬賓與陰末赴相失古師

曰相失陰末赴鎖琅當德師古曰琅當長鎖也若今之禁繫人鎖矣琅音郎補注王念孫曰案琅當上本

無鎖字乃後人誤取注文加之也古者以鐵連環係罪人謂之琅當說文作銀鑑云瑣也鎖琅當德即鎖德也故師古云琅當長

鎖也不得又於殺副已下七十餘人遣使者上書謝孝元帝曰絕

琅當上加鎖字 域不錄放其使者於縣度補注徐松曰縣度在烏秬國西百二十餘里屬賓東至烏秬二千二百五十里

則縣度在屬賓東北絕而不通成帝時復遣使獻謝罪漢欲遣使

者報送其使補注徐松曰通鑑繫此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日欽傳徵

諳大將軍莫府國家政謀鳳常與欽慮之日前屬賓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師

日卒夫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所日不報恩不

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嬌嫚補注先謙

借終不可懷服凡中國所日為通厚蠻夷補注王念孫曰為字涉

考引無以字慝快其求者為壤比而為寇也師古曰比近也為其土壤

反比音頻寐反補注徐松曰通今縣度之阨非屬賓所能越也補

徐松曰唐西域記烏刺尸國東南登山履險其鄉慕不足日安西

度鐵橋行千餘里至迦濕彌羅國即屬賓也師古曰城郭總謂西域諸國也

域師古曰嚮雖不附不能危城郭補注徐松曰陳湯傳注謂西域

國為城郭者言不隨畜牧遷徙以別於匈奴也前親逆節補注徐松曰惡暴西域師古曰

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補注王念孫曰悔過來本作悔過來順

語意不完通鑑漢紀二十三已與今本同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

後漢書西域傳注引此正作悔過來順

皆行賈賤人補注徐松曰所謂西域賈胡欲通貨市買呂獻為名故煩使者送

至縣度恐失實見欺補注徐松曰非奉獻之實凡遣使送客者欲為防護寇害

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師古曰言經歷不屬漢者凡四五國也更音工衡反補注徐松

曰皮山南即天篤印度境時不屬漢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刀斗自守師古曰夜有五更故

分而持之也刀斗解在李廣傳補注徐松曰五更之義顏氏家訓云假令正月建寅斗柄夕則指寅曉則指午自寅至午凡歷五辰

冬夏之月雖復長短參差然辰間遼濶盈不過六縮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閒更歷也經也故曰五更李廣傳注孟康曰刁斗以

銅作鑣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故名曰刁斗蘇林曰形如銷無緣師古曰温器也銷即銚今俗或呼銅銚先謙曰官本注刀並

作刁尚時為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稟食得曰自贍師古曰稟給也贍足也食

讀曰飲次下並同補注國或貧小不能食補注徐松曰言不能供億或桀黠不

肯給補注徐松曰如李廣利傳所謂當擁疆漢之節餒山谷之間師古曰餒飢也音能賄反乞句無所得師古曰句亦乞也音工大反補注離一二

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

師古曰離亦

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

山

補注沈欽韓曰通典山在渴槃陀國西南宋膺異物志云山皆在渠搜之東疏勒之西夏不可行行則致死惟冬乃可行尚嘔

吐山有毒藥氣之所為也唐書喝槃陀都城員徒多河西南即頭痛山

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

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

師古曰嘔音一口反補注徐松曰謂驢畜皆病

又有三池

補注徐松曰北

史波知國有三池傳曰大者有龍王次者有龍婦小者有龍子行人經之設祭乃得過不祭多值風雪之困

盤石阪

補注

徐松曰西域記又始羅國道陝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

補注

徐松曰唐西域記四境負山山臨崢嶸不測之深

師古曰崢嶸深險之貌崢音仕

極峭峻雖有門徑而復隘狹

耕反嶸音宏補注徐松曰後魏書其間四百里中往往有棧道下臨不測之淵周壽昌曰據顏注崢嶸深險之貌則下文不得復云

深也深本淵字唐人避諱改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

乃到縣度

補注徐松曰佛國記云順蔥嶺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艱阻崖岸險絕其山惟石壁立千仞臨之目眩欲進則投

足無所下有水名新頭河昔人有鑿石通路施旁梯者凡度七百

度梯已躡懸絙過河河兩岸相去減八十步先謙曰河水注云屬賓之境有盤石之隘道狹尺餘行者騎步相持絙橋相引二十許里方到懸度即本漢書官本考證云千字誤當以十為正畜

隊未半阮谷盡靡碎

師古曰墜亦墮也靡散也隊音直類反靡音縻補注徐松曰極言阮谷之深先謙曰注墜

當作

人墮執不得相收視

補注徐松曰言彼此不得救援

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

王分九州制五服

師古曰九州冀兗豫青徐荆楊梁雍也五服侯甸綏要荒補注徐松曰通鑑胡注引顏注而益

之曰此言禹迹也周職方九州有幽并無徐梁又分爲九服

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

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眾涉危難之路罷弊所恃已事無用

師古曰罷讀曰疲所恃謂中國之人也無用謂遠方蠻夷之國非久長計也

補注徐松曰通考引作之計

使者

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

師古曰言已立計遣之不能即止可至皮山也補注徐松曰注遣一作道通鑑

注引及汪校皆作遣之先謙曰官本作道

於是鳳白從欽言屬實實利賞賜賈市其使

數年而壹至云

烏弋山離國王

補注先謙曰陳湯傳作山離烏弋後書德若傳下云烏弋山離國地方數千里時改名排持西域圖

考云在今波斯國南境給爾滿句法爾斯句古爾斯丹句刺郡四部地

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

補注徐松

曰去陽關七千七百里陳湯傳服虔注山離烏弋不在三十六國中去中國二萬里

不屬都護戶口勝兵

補注

先謙曰戶口勝兵語意不完以上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十

日行東與罽賓補注徐松曰罽賓言西南與烏弋山離接蓋互文見義先謙曰後書自皮山西南經烏耗涉懸度歷

罽賓六十餘日行北與撲挑西與犁鞞條支接師古曰撲音布木反犁讀與驪同鞞

音鉅連反又鉅言反補注宋祁曰景本挑作桃徐松曰顏注布木當作普木或撲為撲之訛後書大月氏滅撲達罽賓悉有其地案

達有唐割反之音與桃雙聲撲達疑即撲桃沈欽韓曰通典撲挑作撲桃傳中無撲挑國疑桃槐之誤先謙曰犁鞞張騫傳作鞞鞞

後書作犁鞞西域圖考云犁鞞即後書之大秦兼有今歐羅巴一洲之地國都羅馬拓地直至土耳其東境與安息鄰後書云從安

息陸路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又云有飛橋數百里可渡海北諸國其繞黑海之南出海及渡海即渡他

大尼里峽由黑海通地中海處闊僅數里者也過峽為土行可百耳其西土則入歐羅巴洲境矣犁鞞為蔥嶺極西之國

餘日乃至條支補注先謙曰後書烏弋山離國復西南馬行百餘日至條支案魏後無條支之名梁書始見波斯後

魏波斯傳云波斯國都宿利城在忸密西古條支國也國臨西海

隋書波斯國都達曷水之西蘇蘭城即條支之故地也補注先謙曰後書條支傳云國城在山上周回四十餘里臨西海

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唯西北得通陸道又云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渡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渡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齋三

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隋書云條

支國去西海數百里西域圖考云條支在今俄羅斯極南之擣里

達部地西海黑海也蓋其國當時兼得俄羅斯高加薩五部地東

界裏海南通安息甘英使大秦由安息抵條支臨黑海東岸故安

息人得沮之漢時大秦國都在意大里亞之羅馬拓土而東與安

息鄰經其國行程及萬里故由海往徐繼畬以天方當之不知海

水之環指城而言天方關境數千何止四十且西北所通亦非一

隅其臨海句不能解良由未審地形也條支為蔥嶺極西北之國

暑溼田稻補注徐松曰後魏書云氣候暑熱地多沙磧引漑灌其

五穀惟無稻及黍稷是與漢時異王先慎曰御覽四夷

部田下有**有大鳥卵如甕**師古曰甕汲水瓶也音於龍反補注徐松

曰應劭以為卵大如一石讎顏駁之曰

鳥卵如汲水之甕耳無一二石也見張騫傳注後魏書云鳥形如

橐駝有兩翼飛而不能高食草與肉亦能噉火唐杜瓌大食國經

行記云有駝鳥高四尺以上腳似駝蹄頸項勝得人騎行五六里

其卵大如三升先謙曰後書出師子犀牛封牛孔雀大雀大雀其

卵如**人眾甚多**補注徐松曰隋書

勝兵二萬餘人**往往有小君長安息役屬之曰**

為外國師古曰安息後役屬條支為外國如言蕃國也補注先謙曰後

書安息後役屬條支為置大將監領諸小城焉又云安息

王獻條支大鳥**善眩**師古曰眩讀與幻同解在張騫傳補注沈欽

時謂之安息雀韓曰列子周穆王篇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張

湛曰化幻人也又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深思三月遂能存亡

自在幡校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走者飛魏書悅般國真君

九年遣使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脈令斷擊人頭令骨陷皆血出盈
斗以草藥納其口中令嚼咽之須臾血止養瘡一月復常又言其
國有大術者蠕蠕來抄掠術人能作霖雨狂風大雪蠕蠕凍死者
十二三徐松曰後書西域傳注引魏略曰大秦國俗多奇幻口中
出火自縛自解跳也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
十二丸巧妙非常

也師古曰玄中記云昆侖之弱水鴻毛不能起也爾雅曰觚竹北
戶西王母曰下謂之四荒也補注沈欽韓曰舊唐書高仙芝傳

仙芝討小勃律至坦駒嶺娑夷河即古之弱水也不勝草芥毛髮
畢沅校山海經據寰宇記延州保安軍之吃莫河以為弱水非也

弱水不當在中國徐松曰史記索隱引魏略云弱水在大秦西又
引括地象云崑崙弱水非乘龍不至有三足神鳥為王母取食後

魏書大秦西海水之西有河河西有南流河西有南北山山西有
赤水西有白玉山西有王母山玉為堂云長老一本作長者

條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云補注先謙曰後書大秦國
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幾於日所入也漢書云從條支西行二百

餘日近日所入則與今書異矣前世漢使皆自烏弋還莫有至
條支者先謙案据後書此文可烏弋地暑熱莽平師古曰言有草

字是二字之譌河水注引作可烏弋地暑熱莽平莽而平坦也一
曰莽莽平野之貌補注徐松曰顏此傳及下烏孫國莽平同用此

注案下文有草木不必複言草莽莊子釋文云莽蒼近郊之色莽
即莽蒼後其草木畜產五穀果菜補注徐松曰唐杜瓌大食國經

說為長行記云粳米白麩不異中華其

果有遍桃千年棗其蔓菁根大如斗而圓味甚美餘菜亦與諸國

同葡萄大者如雞子香油貴者二一名耶塞蔓一名沒囿師香草

貴者有二一名查食飲宮室市列補注徐松曰大食國經行記云

塞萃一名莫蘆芟補注徐松曰大食國經行記云

滿於市肆駝馬驢騾充補注徐松曰唐書

於街巷刻石密為廬舍錢貨兵器補注徐松曰唐書

徐松曰北史波斯國古條支國土地平坦出金鑰石珊瑚琥珀車

渠瑪瑙多大真珠頗梨琉璃水晶瑟瑟金剛火齊鑲鐵銅錫朱砂

水皆與屬賓同而有桃拔師子犀牛孟康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

角或為辟邪師子似虎正黃有頰形尾端茸毛大如斗師古曰師

子即爾雅所謂狻猊也狻音酸猊音倪拔音步葛反耐亦頰旁毛

也音而茸音人庸反補注沈欽韓曰後書符拔形似麟而無角與

孟說異蓋亦駁類徐松曰後書章帝紀月氏安息各獻師子扶拔

班超傳大月氏亦獻符拔不獨烏弋有俗重安殺師古曰重難也

也先謙曰注者兩角官本作兩角者是殺後書云天竺國修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其錢獨文為人

道後書云天竺國修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其錢獨文為人

頭幕為騎馬補注徐松曰言獨者諸國同屬賓惟此正異寰宇記

頭曰金銀飾杖師古曰杖謂所持兵器也音直亮絕遠漢使希至

補注徐松曰後書云前白玉門陽關出南道歷鄯善而南行補注徐松

曰蓋西至烏弋山離南道極矣轉北而東得安息補注先謙曰後書條支轉北而

東復馬行六十餘日至安息西域圖考云安息在其北則烏弋山離在南也漢通道盡此今南尚有俾路芝直至小西洋漢未通

安息國補注先謙曰後書有傳亦見後魏周隋唐紀傳後魏時為

國此言東安捕喝國此言中安伐地國此言西安西域圖考云今波斯國北八部之境離補人罽賓高附烏弋山離安息為蔥嶺西

南諸國河水注西河自月氏國來西逕安息國南與蜺羅跋水同注雷翥海先謙案西河即王治番兜城蘇林曰番音盤補注先謙

阿母河雷翥海即鹹海也王治番兜城曰番兜後書作和犢又云其東界木鹿城號為小安息後魏書云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補注

都蔚搜城隋書云城有五重環以流水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補注

徐松曰傳言大月氏西至安息四十九日不屬都護北與康居東行今二國去長安里數正同當有誤字

與烏弋山離補注徐松曰東西與條支接補注先謙曰西域圖考

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此今東土耳其地補注六從斯賓國南行渡河

息西道極矣由羅美里亞西南至日薩壹爾而渡海通大秦此地

至意大里亞北境又折東南始至羅馬不如至此南乘海越亞得

亞海而即至也甘英得之安息人之言而按之千年後之輿圖毫髮不爽如此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

與烏弋罽賓同亦曰銀為錢文獨為王面幕為夫人面補注徐松曰此又與

烏弋王死輒更鑄錢有大馬爵師古曰廣志云大爵頸及膺身蹄似橐駝色蒼舉頭高八九尺張翅

丈餘食大麥補注宋祁曰注文張翅下當有舉字王念孫曰爵上亦有大字而今本脫之則為不詞矣御覽四夷部十四引此正作

有大馬大爵漢紀孝武紀通典邊防八竝同沈欽韓曰通典吐火羅國高宗永徽初遣使獻大馬爵高七尺足如駝鼓翅而行日三

百里能噉鐵夷俗謂為駝鳥徐松曰史記正義亦引此文有卯大如甕四字御覽引突厥本末記云短人國有大鳥高七八尺恒伺

短人啄而食之短人皆持弓矢以為之備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大國也補注

徐松曰河水注引竺芝扶南記曰安息國去私訶條國二萬里國土臨海上即漢書天竺安息國也戶近百萬最大國也先謙曰西

域圖考云蔥臨媯水補注徐松曰媯水即河水注所謂發原身毒嶺極西之國之河西安息都城臨媯水通考云今謂烏

河商賈車船行旁國補注徐松曰安西界臨雷翥海又有陸道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故車船輻輳書

革旁行為書記服虔曰橫行為書記也師古曰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之徒書皆橫行不直下也革為皮之不柔

者補注王念孫曰上書字本作畫賦謂畫革為字而旁行之以為書記也顏注今西方云云釋旁行為書記五字非釋書革也今

作書革者即涉下文書記而誤漢紀通典作書革皆後人以誤本
漢書改之史記大宛傳作畫革索隱畫音獲引韋昭漢書注為解
不言漢書作書革也御覽四夷部十四引漢書正
作畫革河水注同先謙曰今西洋文字猶如此
武帝始遣使至

安息王令將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

數十城人民相屬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補注因發使隨漢使者

來觀漢地曰大鳥卵及犁靽眩人獻於漢補注沈欽韓曰通典武

二皆蹙眉峭鼻亂髮拳須長四尺五寸徐松曰黃圖云奇華殿在

建章宮旁四海夷狄器服珍寶火浣布切玉刀巨象大雀師子宮

馬充塞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補注徐松曰張騫傳注鄧太

其中禪以為夷狄偽道不可施行後數日尚書陳忠案漢書乃知
世宗時聲靽獻見幻人天子大悅與俱巡狩乃知古有此事
安息

東則大月氏補注先謙曰月支國見海內東經即月氏也逸周書王

大月氏國會解正北月氏後漢有傳云莎車西經蒲犁無雷至大

月氏三國後魏時仍為月氏魏源海國圖志云大月氏今為愛烏

罕布哈爾二國分得其地一統志以布哈爾為難兜國地案難兜

乃小國不足當之徐繼畲瀛寰志略云月氏既在媯水之北媯水

即今阿母河則月氏乃今之布哈爾非愛烏罕也案今布哈爾地

甚廣為回部最大之國難兜與大月氏無妨同在其地李

為布哈爾國南境也月氏大宛為蔥嶺西國河水注西河自巖

南下入安息國治監氏城補注錢大昭曰後書作藍氏徐松曰

都曰藍布城即藍氏也後魏書作盧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補注

監氏先謙曰官本治上有王字是去長安一萬二千二百

曰據改定龜茲里數積算大月氏當去長安一萬二千二百

一十二里去陽關七千七百一十二里改定里數見焉者下不屬

都護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萬人補注徐松曰史記正義引萬

而遠國王稱天子國中騎乘當數十萬匹城郭宮殿與大秦國同

人民赤白便習弓馬土地所出及奇瑋珍物被服鮮好天竺不及

也東至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里補注徐松曰當作四西至安

息四十九日行南與罽賓接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錢貨與安

息同補注先謙曰山海經郭注月氏國多好馬美果有大尾羊如

取其肉明日瘡愈通典大月氏國人乘四輪出一封橐駝師古曰

車或四牛六牛八牛輓之在車大小而已

一封也封言其隆高若封土也今俗呼為封牛封音峯補注沈欽

韓曰魏書迷密國遣使獻一封黑橐駝通典杜瓌經行記云大食

國其駝小而緊背有孤峯良者日馳千里蓋駝皆

兩封故以一封為貴師古不知其故又非封牛也

大月氏本行國

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十餘萬

補注徐松曰匈奴傳注控引也控弦謂能引弓者

故疆輕匈奴

師古曰自恃其疆盛而輕易匈奴也補注徐松曰通考引作故恃疆顏注恃與輕對舉是舊本有恃字

本居敦煌祁連閒

補注徐松曰據隋書月氏王姓温居祁連山北之昭武城史記正義云初月氏居敦煌以東祁

連山以西案張氏蓋以今甘州南山為祁連也河西四郡未開時武威張掖諸郡皆匈奴地月氏安得居之故顏張騫傳注易之曰

祁連山以東

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

補注徐松曰匈奴傳冒頓使右賢王擊走月氏事蓋在孝

文二三

而老上單于殺月氏

補注王念孫曰月氏下脫王字當依張騫傳補徐松曰河水注引作殺其

王通考引作

曰其頭為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

之師古曰解都媯水北為王庭

補注徐松曰史記云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媯水南蓋大夏時

都水南大月氏徙治水北也先謙曰西域圖考云媯水唐之烏

餘小眾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

補注先謙曰趙充國傳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傳告諸

羌後書西羌傳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別也舊在張掖酒泉地月氏王為匈奴所殺餘種分散西踰蔥嶺其羸弱者南入山阻

依諸羌居止遂與共婚姻霍去病取西河地開湟中月氏來降與漢人錯居在張掖者號曰義從胡靈帝紀所稱北宮伯玉與先零

羌叛者也又後魏書小月氏國都富樓沙城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羅子也寄多羅為匈奴所逐西徙後令其子守此城因號小月氏先居西平張掖之閒被服頗與羌同其俗以金銀錢為貨隨畜牧移徙亦類匈奴其城東十里有佛塔周三百五十步高八十八丈所謂百丈佛圖也小月氏可考見者如此

大夏本無大君長城邑往往置小長民弱畏

補注徐松曰史記云大夏民多可百餘萬

共稟漢使者

師古曰同

戰故月氏徙來皆臣畜之
受節度也補注王鳴盛曰月氏既不屬都護豈有遠遷大夏反受節度之理稟當為廩給之義共與同徐松曰即上文所謂須諸國稟
有五翎侯
師古曰翎即翕字補注徐松曰張騫傳有傳父布翕侯計是烏孫康居皆有翎侯匈奴傳又言小王趙信為翕侯先謙曰後書云初月氏為匈奴所滅遂遷於大夏分其國為休密雙靡貴霜肝頓都密凡五部翎侯

一曰休密翎侯

補注徐松曰數翎侯以東為上也先謙曰官本一曰至五曰皆不提行連上為文

治和墨

城
補注先謙曰後魏書伽倍國故休密翎侯人居山谷閒

去都護二千八百四十一里去陽

關七千八百二里

補注徐松曰五翎侯道里最為紛舛據去都護言之則休密去雙靡九百里雙靡去貴霜二百里

一百九十九里貴霜去肝頓二十二里肝頓去高附七十九里據去陽關言則休密去雙靡二十里雙靡去貴霜二百里貴霜去肝

頓二百二十里肸頓去高附一千八十一里而休密去陽關轉較
雙靡為遠古籍流傳宜有訛奪今各以後魏書校正後魏書云休
密胡侯在大月氏東一千五百里是當作去都護
三千四百七十四里去陽關六千二百一十二里

二曰雙靡胡侯治雙靡城補注先謙曰後魏書折薛莫孫國故去

都護三千七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七百八十二里補注徐松

書雙靡在休密西五百里當作去都護三千九百七十四里去陽關六千七百一十二里

三曰貴霜胡侯治護澡城師古曰澡音藻補注先謙曰後書云後

自立為王號貴霜王侵安息取高附地滅漢達罽賓天竺諸國稱
貴霜王漢本其故號言大月氏云後魏書紺敦國故貴霜胡侯在

折薛莫孫西人居山谷間去都護五千九百四十里去陽關七千九百八十二

里補注徐松曰據後魏書貴霜在雙靡西六十里當作

四曰肸頓胡侯師古曰肸音許乙反治薄茅城補注先謙曰後魏書弗敵殺

山谷去都護五千九百六十二里去陽關八千二百二里補注徐

後魏書肸頓在貴霜西一百里當作去都護四千一百三十四里去陽關六千八百七十二里

五曰高附胡侯治高附城

補注先謙曰後書云高附國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國也其俗似天竺所屬無常

天竺罽賓安息三國強則得之弱則失之而未嘗屬月氏漢書以為五胡侯數非其實也後屬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後魏

書云閻浮謁國故高附胡侯在弗敵沙南居山谷間西域圖考云高附在月氏西南安息東罽賓西北當在今阿母河南布哈爾南

境阿富汗之西北境也 去都護六千四十一里去陽關九千二百八十三里

補注徐松曰據後魏書高附在胘頓南一百里當作去都護四千二百三十四里去陽關六千九百七十二里若以偏南不當孔道

則去陽關或近數十里 凡五胡侯皆屬大月氏 補注徐松曰高附之去大月氏約七百餘里

康居國

補注先謙曰逸周書王會解有康民孔晁注康亦西戎之別名也後魏西域傳康國者康居之後也隋唐書同是前

後皆有康國之稱魏志晉書仍為康居又後魏有者舌國云故康居國又有悉萬斤國唐書以為即康居蓋後分裂國名唐書康國

傳康一名薩末鞞亦曰颯秣建西域圖考云今為哈薩克右部地 王冬治樂越匿地 師古曰樂音來各反補注

徐松曰傳蓋言康居國王治卑闐城至冬所居樂越匿地馬行七日至夏所居蕃內九千一百四里以下去長安去都護皆據卑闐

城言之傳文疑有奪誤先謙曰官本慝作到卑闐城 師古曰闐音匿下文竝同本書慝匿字同作匿為正

徐松曰大宛國言至康居卑闐城是卑闐為城名陳湯傳涉康居界至闐池西疑城因池為名此建治之地而其王冬夏皆不居之

猶今哈薩克部以塔什干城為都會其汗王冬夏各有游牧之所
惟死則反葬於塔什干城也哈薩克部即古之康居通考引作治
樂越匿地卑闐城以卑闐在樂越匿地誤唐西域
記颯秣建國都城周二十餘里極險固多居人
去長安萬二千

三百里補注徐松曰據下去都護里數當作去長安一萬二不屬

都護至越匿地馬行七日補注徐松曰奪樂字至王夏所居蕃內九千一百

四里師古曰王每冬寒夏暑則徙別居不一處補注徐松曰蕃內地大約在卑闐城之西烏孫在其東言去蕃內地五千里不

得去卑闐轉九千餘里也唐西域記云颯秣建國周千六七百里東西長南北狹

戶十二萬口六十萬勝

兵十二萬人補注徐松曰國小於東至都護治所五千五百五十

里與大月氏同俗補注徐松曰大月氏在南道康居在北道而俗同者後魏書云康國者康居之後王本月氏人

被匈奴所破西踰蔥嶺遂有其國師古曰為匈奴所東羈事匈奴師古曰為匈奴所

支庶各分王故俗同於月氏也師古曰為匈奴所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並

與烏孫羈屬同意當用彼注剛此注師古曰為匈奴所爭漢擁立呼韓邪單于而郅支單于怨望殺漢使者西阻康居師古曰為匈奴所

曰依其險阻以自保固也師古曰為匈奴所其後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發戊己

補注先謙曰詳匈奴傳

校尉西域諸國兵至康居誅滅郅支單于語在甘延壽陳湯傳是

歲元帝建昭三年也至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補注先謙曰通鑑繫於元延二年胡

注元帝時康居遣子入侍陳湯上言其非王子今復遣子入侍貢獻補注先謙曰胡注既遣子入侍而又奉貢也然自

曰絕遠獨驕嫚不肯與諸國相望補注徐松曰不肯視同諸國都護郭舜數上

言補注徐松曰舜為都護當在永始中周壽昌曰段會宗傳贊郭舜以廉平著他無所見本匈奴盛時非曰

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曰失二國也補注先謙曰胡注言匈奴之強

弱不繫二國之叛服漢雖皆受其質子補注徐松曰匈奴傳鴻嘉元年按諸單于遣子左祝都韓王駒留斯侯入

侍案烏孫小昆彌時亦有侍子在京師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補注先謙曰三國匈奴烏孫康

居亦相候司見便則發補注徐松曰三國見有便宜互相侵略合不能相親信離不

能相臣役曰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為中國生事補注先謙曰胡

注謂自武帝以來宗室女下嫁烏孫也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

距補注徐松曰服而絕之於義不順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師古曰訖竟也都護吏

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師

曰飲音於禁反啗音徒濫反補注徐松曰都護吏謂若丞以下康居自以不屬都護慢易其使故為無所省呂夸

旁國師古曰言故不省視漢使也補注先謙曰胡注夸者自矜耀其能傲漢也旁國鄰國也呂此度之何故

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為好辭之詐也補注先謙曰胡注謂特欲行賈以市易其為好辭者詐也

匈奴百蠻大國師古曰於百蠻之中最大國也補注徐松曰蠻者夷狄通稱故匈奴亦謂之蠻匈奴傳故有威於百

蠻又云於是而安何以復長百蠻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

意師古曰言單于見康居不事漢呂之意為高自曰事漢為太卑而欲改志也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師

曰不通使於其國也呂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補注先謙曰胡注章顯著也敦煌酒泉小

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師古曰言二郡八國皆呂

此事為困苦補注徐松曰敦煌郡戶萬一千有奇酒泉郡戶萬八千有奇故為小郡康居在北道而蘇籀奧韃已入吐火羅境在蔥

嶺西南故得從南道苦之通考作苦乏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師古曰所過

之處驕黠謂康居使也罷讀曰疲耗音呼到反補注王先慎曰康居不拜使者坐都護吏於烏孫使下欲賈市詐為好辭是謂驕黠

之國非謂康居使者也顏說誤非至計也漢為其新通重致遠人師古曰以此終聲名為重也

羈縻而未絕補注徐松曰漢官儀馬曰羈牛曰羈馬如牛馬之受羈縻也其康居西北可二

千里有奄蔡國補注先謙曰後書有傳改名阿蘭聊屬康居魏志注稱阿蘭後魏西域傳粟特國在蔥嶺之西古之

奄蔡一名温那沙周書同西域圖考云奄蔡屬今俄羅斯東境西

伯利部自哈薩克右部而北即俄羅斯之多僕斯科再北為德波

爾斯科即臨北海者也後書有嚴國又在奄蔡北且言奄蔡控弦

小國蓋傳聞不同後書有粟弋康居奄蔡為蔥嶺西北國者十餘萬大與康居同俗補注徐松曰史記正義引漢書解詁云

南與康居接其國多貂畜牧水草括地志臨大澤無崖蓋北海云

云奄蔡酒國也先謙曰官本大作人是補注徐松曰說文崖高邊也言遠望不見高岸舉高以該卑後魏

書粟特居於大澤匈奴傳雷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先謙曰魏

源云此北海疑即今所謂裏海岸本俄羅斯屬地也河水注謂

之雷翥海徐繼畲云雷翥海乃鹹海非裏海也此北海當為裏海

無康居有小王五補注徐松曰陳湯傳有康居疑副王抱闐副王殆即小王

一曰蘇離王治蘇離城師古曰蘇音下戒反補注徐松曰新唐書

居小王蘇離城故地有鐵門山左右巉峭石色如鐵西域記揭霜

既絕人理又少水草東南山行三百餘里入鐵門鐵門者左右帶
山山極峭峻雖有狹徑加之險阻兩旁石壁其色如鐵既設門扉
又以鐵鋼多有鐵鈴懸諸門扇因其險固遂以為名出鐵門至觀
貨邏國案此在康居極南境先謙曰官本一日至五日並不提行
連上為文是晉書四夷傳康居國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與粟弋
伊列鄰接其王居蘇薤城地和暖饒桐柳蒲萄多牛羊出好馬是
晉時康居統 去都護五千七百七十六里補注徐松曰去康居二
於蘇薤矣

北去康國二 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補注徐松曰較以去都護里
百四十里

此不同者蘇離在蔥嶺西南 入蔥嶺山南道徑達陽關也

二曰附墨王治附墨城補注徐松曰唐書何國或曰屈霜你迦曰
貴霜匿即康居小王附墨城故地西域記

屈霜你迦國周千四五百里東西 去都護五千七百六十七里去

狹南北長案此在康居極東境 陽關八千二十五里補注徐松曰蘇離極南附墨極東而去
陽關正同去都護惟差九里疑有誤

三曰窳匿王師古曰窳音庾治窳匿城補注徐松曰唐書石國或曰柘支
曰柘折曰赭時治柘折城故康居

小王窳匿城地西南有藥殺水入中國謂之真珠河亦曰質河東
南有大山生瑟瑟西域記赭時國周千餘里西臨葉河東西狹南
北長案此在康居極北境先謙曰隋唐 去都護五千二百六十六
書以赭時為大宛蓋又為大宛所并

里去陽關七千五百二十五里補注徐松曰唐書言石國南五百里爲康居則當作去都護六千五

十里去陽關八千六百八十里

四曰罽王治罽城補注徐松曰唐書安國一曰布豁又曰捕喝西瀕烏澗河治阿濫謐城即康居小君長罽王故

地西域記捕喝國周千六七百里東西長南北狹案此在康居東境去都護六千二百九十六里去

陽關八千五百五十五里補注徐松曰西域記自屈霜你迦國西二百餘里至喝捍國又西四百餘里至

捕喝國是罽城在附墨西六百餘里傳文去都護之數相距五百二十九里似近之去陽關則相距千三十里疑誤

五曰奧鞬王師古曰奧音於六反鞬音居言反治奧鞬城補注徐松曰唐書火尋或曰貨利習彌伽曰過

利居烏許水之陽康居小王奧鞬城故地西域記貨利習彌伽國順縛芻河兩岸東西二三千里南北五百餘里案此在康居東南境

去都護六千九百六里去陽關八千三百五十五里補注徐松曰西域記

捕喝國又西四百餘里至伐地國又西南五百餘里至貨利習彌伽國又西南三百餘里至羯霜那國是較蘇離近三百餘里而傳

紀都護之數遠於蘇離千一百三十里陽關之數遠於蘇離三百三十里即核之罽城惟都護之數以爲相距六百十里者近之其

陽關又轉近二百里誤尤顯然凡五王屬康居

大宛國

補注先謙曰後書見莎車傳下亦見魏晉後魏隋唐紀傳

圖考云由疏勒而西出蔥嶺為大宛月氏大宛在北今浩罕八城皆其地今放罕地元時所謂賽馬爾罕城也其西北境兼有今布

哈爾之地見四裔考及海國王治貴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五

圖志放罕近為布哈爾所并

十里 補注錢大昭曰二百南監本閩本作五百徐松曰據改定龜

千三十二里先謙曰官本戶六萬口三十萬勝兵六萬人 補注徐

作五百御覽引亦作五百又小於副王 補注徐松曰康居有副王輔國王各一人東至都護

大月氏 補注徐松曰康居有副王 補注徐松曰當作北至康居卑闐城千五百

治所四千三十一里 補注徐松曰當作北至康居卑闐城千五百

一十里 補注徐松曰卑闐城在蔥嶺西北故以大西南至大月氏

六百九十里 補注徐松曰休循言西北至大宛北與康居南與大

月氏接 補注徐松曰三國境相接故張騫自匈奴亡嚮月氏西走

宛大宛乃送之康居 補注徐松曰三國境相接故張騫自匈奴亡嚮月氏西走

康居傳至大月氏也 補注徐松曰三國境相接故張騫自匈奴亡嚮月氏西走

土地風氣物類民俗與大月氏安息同 補注徐松曰三國境相接故張騫自匈奴亡嚮月氏西走

曰安息俗同罽賓烏弋罽賓云種五穀地下溼生稻烏弋山離亦

云暑溼田稻故史記大宛傳云大宛俗土著耕田田稻麥大月氏

與安息同俗大宛同安
息是以與大月氏同也
大宛左右曰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

石久者至數十歲不敗
補注徐松曰御覽載魏文帝詔羣臣曰中國珍果甚多且復為說葡萄當其朱夏涉

秋尚有餘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韻脆而不酸冷而不寒
味長汁多除煩解餽又釀以為酒甘於麴蘖善醉而易醒道之固

以流涎咽唾况親食之即他方之果甯有疋者又引後涼錄曰呂
光入龜茲城胡人奢侈富於生養家有蒲萄酒或至千斛經十年

不敗俗者酒馬者曰宿
師古曰者讀曰嗜補注徐松曰俗通考作人今西域回人無不嗜酒者種苜蓿如中國種

桑麻四月以後馬宛別邑七十餘城
補注徐松曰史記云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眾可數十萬

多善馬
補注徐松曰通考引朱膺異物志曰大宛馬有肉角數寸或有解人語及知音舞與鼓節相應者又引隋西域圖記

云其馬驪馬烏馬多赤耳黃馬赤馬多
黑耳唯耳色別自餘毛色與常馬不異馬汗血
補注沈欽韓曰後書東平王蒼傳宛

馬血從前膊小孔中出徐松曰藝文類聚引神異經云西南大宛
宛邱有良馬其大二丈鬣至膝尾委於地蹄如升腕可屈日行千

里至日中而汗血武紀應劭注大宛舊有天馬種躡石汗血從前
肩膊出如血號一日千里案今伊犁馬之強健者前膊及脊往往

有小瘡出血名曰傷氣必在前肩膊者言其先天馬子也
師古曰以用力多也前賢未目驗故不知其審

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皆
汗血因號曰天馬子云補注沈欽韓曰通典吐火羅國城北有頗

黎山山南崖穴中有神馬國人每牧馬於其側時產名駒皆汗血焉其北界則漢時大宛之地先謙曰官本師古作孟康張騫

始為武帝言之補注徐松曰史記漢使者往既多其少從率多進

特自騫始也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曰請宛善馬補注徐松曰據張騫傳漢使壯士車

往令等宛王曰漢絕遠大兵不能至愛其寶馬不肯與漢使妄言古師

曰謂罽辱宛王宛遂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遣貳師將軍李廣利補注徐松曰廣利傳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唐書云東曹居悉波山之陰漢貳師城地將兵前後十餘

萬人伐宛連四年補注徐松曰伐宛始於太初元年秋至四年春乃斬宛王宛人斬其王毋寡

首補注徐松曰陳湯傳作毋鼓寡古音讀如鼓獻馬三千匹補注徐松曰廣利傳漢取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

更立貴人素遇漢善者名昧蔡為宛王師古曰昧音秣蔡音干曷反補注徐松曰史記索隱

昧蔡大後歲餘宛貴人曰為昧蔡調使我國遇屠師古曰調古詔

從說文調諛也或相與兵殺昧蔡立毋寡弟蟬封為王補注先謙曰蜀本兵作共

從說文調諛也或相與兵殺昧蔡立毋寡弟蟬封為王補注先謙曰蜀本兵作共

從說文調諛也或相與兵殺昧蔡立毋寡弟蟬封為王補注先謙曰蜀本兵作共

是遣子入侍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鎮撫之又發數十餘輩抵宛

西諸國師古曰抵至也補注錢大昭曰數閩本南監本作使先謙曰官本作使是求其物因風諭呂代

宛之威師古曰風讀曰諷補注錢大昭曰其當作奇代當作伐先謙曰官本其作奇代作伐宛王蟬封與漢

約歲獻天馬二匹漢使采蒲陶曰宿種歸補注徐松曰齊民要術引陸機與弟書曰張騫

使外國十八年得苜蓿歸大宛傳作取其實來天子曰天馬多又外國使來眾益種蒲陶

曰宿離宮館旁極望焉師古曰今北道諸州舊安定北地之境往有目宿者皆漢時所種也補注徐松曰

西京雜記云樂遊苑中自生玫瑰樹下多目宿一名懷風時或謂光風風在其間常肅肅然照其光彩故曰苜蓿懷風茂陵人謂為

連枝草述異記曰張騫苜蓿園今在洛中苜蓿本胡中菜騫始於西國得之離宮館傳作離宮別觀李善文選注離別非一所也

自宛呂西至安息國補注徐松曰歷大月氏康居不雖頗異言然

大同自相曉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須頰善賈市補注徐松曰今安集延種人近之

爭分銖補注徐松曰律歷志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貴女子女子

所言丈夫乃決正補注徐松曰以為其地皆絲漆補注王念孫曰皆本作無無絲

漆不知鑄鐵器皆言其與中國異也今作其地皆絲漆不知鑄鐵

者涉上文其人皆深目而誤通典邊防八正作無絲漆補注吳仁傑曰史記作鑄錢器詳下文謂當從史記為正屬賓

器傳有金銀銅錫為器金銀為錢則錢器自是兩事馮奉世言羌

眾弓矛之兵器者謂凡弓矛之外者也所謂得黃白金以為器者黃

金謂銅白金謂銀錫皆可作兵器者姑羌傳云山有鐵自作兵難

兜傳云有銀銅鐵作兵案越絕書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谷

涸而出銅歐冶子因為劍郭景純謂古者通以錫雜銅為兵器

是也若曰彼不知鑄作之利當併舉諸金言之又豈止一物而已

哉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它兵器師古曰漢使至其國及有得漢

黃白金輒為器不用為幣補注徐松曰黃金自烏孫呂西至安

息近匈奴補注徐松曰匈奴傳北服渾窳屈射丁零又言益西匈奴

奴嘗困月氏師古曰困苦也補注徐故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到國

補注徐松曰信如外國之傳箭周壽昌曰信即古之符契也平紀

漢律諸乘傳者持尺五轉信司馬相如傳故遣信使曉諭百姓或

以緇帛書分持國傳送食師古曰言畏之不敢畱苦師古曰不敢

之或用木為之國傳送食甚也食讀曰飢不敢畱苦畱連及困苦

之及至漢使非出幣物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補注徐松曰所曰

畜謂馬也所曰

所曰

所曰

所曰

所曰

所曰

所曰

然者曰遠漢而漢多財物師古曰遠音于萬反故必市乃得所欲及呼韓邪

單于朝漢後咸尊漢矣補注徐松曰神爵後西域無侵軼事

桃槐國王去長安萬一千八十里師古曰槐音回補注徐松曰計其道里蓋亦蔥嶺西小國案西域記覩貨邏國東扼蔥嶺自覩貨邏西至咀密國其國東西六百餘里又東至赤鄂衍那國其國東西四百餘里又東至忽露摩國其國東西百餘里又東至榆漫國其國東西四百餘里又東至鑊沙國其國東西三百餘里又東至珂咄羅國其國東西千餘里東接蔥嶺是蔥嶺西多小國桃槐卽其類歟王先慎曰不言治所與敘娒羌同先謙曰後書以下無考唐書地理志有桃槐州

注以阿臘城置隸月支都督府戶七百口五千勝兵千人補注徐松

案此下疑有奪文

休循國補注徐松曰後漢紀作休修先謙曰河水注西河自捐毒國來西逕休循國南下入難兜國案休循後書以下不見西域水道記云洛陽伽藍記載魏宋雲云入漢盤陀國界西行六日登蔥嶺山自此以西山路欹側長坂千里懸崖萬仞極天之阻實在於斯漢盤陀國今之阿賴地也喀爾提錦部布魯特居之捐毒傳云西上蔥嶺則休循是矣又云哈喇庫勒大池

西流其

沿水西出之岸百里曰布魯滿又西四百六十里曰大河橋梁枝

流出焉又西百九十里爲什克南城其南又有一水西流西域記

前漢九十六

卷

卷

云西派一大流西至達摩悉鐵帝國東界與縛芻河合而西流蓋

哈喇庫勒西流之水南下流仍合為一其一水即縛芻河也西域圖

考云哈喇庫勒西南流之支必匯巴達克山之水同入阿母河以

注鹹海無疑惟哈喇庫勒尚有一支經喀爾提錦而西流者或北

歸那林河或即南流同入

伊西弭庫爾尚無確據

唐書護密元魏所謂鉢和顯慶時以地為鳥飛

州疑以鳥飛谷得名然則休循更名護密與

西域記蔥嶺者據贍部洲中南接大雪山山北至熱池干泉西至活

國東至烏鍛國東西南北各數千里崖嶺數百重幽谷險峻恆積

冰雪寒風勁烈多出蔥故謂蔥嶺又以山崖蔥翠遂以名焉河水

注引郭義恭廣志曰休循國居蔥嶺其山多大蔥御覽引西域諸

國志曰蔥嶺高行十二日可至頂先謙曰西域圖考云其南哈喇

庫勒即唐龍池水東流為雅璊雅爾河即蔥嶺北河之南源唐之

波謎羅川也唐書西域傳云南有商彌地大東北踰山七百

里至波謎羅川與西域記同其云南有孛露即今之布魯特

安萬二百一十里補注徐松曰據改定龜茲里數積算當作去長安一萬六千二百二里

三百五十八口千三十勝兵四百八十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為小國東至都

護治所三千一百二十一里補注徐松曰當作三千三百六十四里至捐毒衍敦谷

二百六十里補注徐松曰與蔥嶺隔西岡西北至大宛國九百二十里補注徐松曰較

二百六十里補注徐松曰與蔥嶺隔西岡西北至大宛國九百二十里補注徐松曰較

捐毒近百一十里西至大月氏千六百一十里補注徐松曰大宛東南為

循西休循倚蔥嶺大月氏出嶺補注徐松曰大宛東南為民俗衣服類烏孫因畜隨水草注

錢大昭曰因當作田王先慎曰因畜隨水草當作隨畜逐水草傳注

寫者誤逐為隨校者未審改上隨字為因字本傳屢言隨畜逐水草可證錢氏就字形改字不知休循即今布魯特

山峻多雪不可耕作與尉頭國異不得云田也本故塞種也

捐毒國補注先謙曰後書無捐毒有天竺云一名身毒或遂以為

休循接壤在北道之西迥不相涉西域圖考云今巴爾暉之南地屬薩爾巴噶什布魯特部河水注河水重源有三一西出捐毒國

蔥嶺之上河源潛發分為二水一下西入休循國一下東入無雷國水經圖說云西布魯特部落西南至喀什噶爾之西葉爾羌之

西南博洛爾拔達克山鄂爾善諸部落皆在蔥嶺間捐毒當今西布魯特地其西流之水自指拔達克山以南之水西北流至布哈爾部落入騰

吉斯鄂謨者王治衍敦谷補注徐松曰西域記言奔壤舍羅去長

安九千八百六十里補注徐松曰據改定龜茲里數積算當作去

四十里戶三百八十口千一百勝兵五百人補注徐松曰漢東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六十一里補注徐松曰當作至疏勒補注徐松

疏勒以西北休循捐南與蔥領屬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補注

毒是蒙上東至為文徐松曰蔥領無南面此居蔥領

中蓋近北也先謙曰西域圖考云此今西布無人民西上蔥領則

魯特地與休循共之捐毒休循為北道西國休循也

流是知休循在蔥領外先謙曰河水注西去休循二百餘里

西北至大宛千三十里北與烏孫接補注徐松曰與大

烏孫隨水草依蔥領補注徐松曰唐西域記本塞種也補注徐松

毒二國為今東西布魯特種人山峻多雪不可耕故逐水草居

莎車國補注先謙曰後書有傳魏志注三國時屬疏勒後魏為渠

逕莎車國南下入温宿國水經圖說云此言枝河東逕莎車國南

則漢莎車城在葉爾羌北境並在北河之北當今葉爾羌屬巴爾

楚克諸地其境則南有葉爾羌地故疏勒南至莎車也西域圖考

云地跨有蔥嶺南河即唐之徙多河西有塞勒庫勒為外藩總匯

之區殆即漢南王治莎車城補注徐松曰後魏書去長安九千九

通蒲犁之路補注徐松曰據蒲犁去長安滅之當作去長戶二千三

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據蒲犁去長安滅之當作去長戶二千三

百三十九口萬六千三百七十三勝兵三千四十九人補注徐松

曰漢紀以

為次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騎君備西夜君各一人補注徐松曰南

都尉二人譯長四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六里補注徐松曰南

曰以去陽關數減之當西至疏勒五百六十里補注徐松曰疏勒

文以明西北也先謙曰後書西南至蒲犁七百四十里補注徐松

云莎車東北至疏勒疑有誤有鐵山出青玉補注徐松曰今葉爾羌河所經

天子西征至劄閭氏乃命劄閭氏供養六師之人於鐵山之下天子祭鐵山御覽以為即莎車國鐵山宣帝時烏孫

公主小子萬年補注徐松曰楚主之子元莎車王愛之莎車王無

子死死時萬年在漢補注徐松曰莎車國人計欲自託於漢又欲

得烏孫心即上書請萬年為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

年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師古曰說莎車王弟呼屠徵殺萬年

并殺漢使者自立為王約諸國背漢補注先謙曰詳馮奉世會衛

候馮奉世補注徐松曰衛尉使送大宛客即便宜發諸國兵擊

屬官有諸屯衛候

殺之更立它昆弟子為莎車王還拜奉世為光祿大夫

補注徐松曰據奉世

傳以為光祿大夫水衡都尉

是歲元康元年也

補注徐松曰據後書漢末有莎車王延天鳳五年死諡忠武王

子康代立

疏勒國

補注徐松曰莽曰世善見後漢紀先謙曰後漢有傳亦見魏志注西戎傳後魏隋唐紀傳唐書云一曰法沙西域記

法沙國舊謂疏勒者乃稱其城號正言宜云室利訖栗多底今為疏勒直隸廳河水注北河自岐沙谷東分南河無駐觀又東北枝

流出焉北河自疏勒流逕南河之北下入温宿國北河枝水上承北河於疏勒之東西北流逕疏勒國南又東北與疏勒北山水合

下入莎車國北山水出北溪東南流逕疏勒城下入枝水水經圖說云唐書地理志疏勒鎮三面皆山又云疏勒西南入蔥嶺即今

喀什噶爾也葉爾羌河即注之南河喀什噶爾河即注之北河二水異源而注稱一水所分與今水道不合今喀什噶爾自西迤南

至英吉沙爾西池東南至葉爾羌西南之山回語呼為塔爾塔什達巴罕即古蔥嶺岐沙谷當在喀什噶爾西蔥嶺中自此東出山

即平地英吉沙爾民多引渠以灌田或舊有水傍山東下與葉爾羌河相通後更湮塞與西域圖考云疏勒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

孔道河曰赫色勒河為北河之北源唐之赤河也唐志疏勒西南北三面有山城在水中赤河來自疏勒西葛祿嶺至城西分流合

於城東向入據史德城素山在烏蘇河自赫色勒嶺東流逕記云喀什噶爾河二源北源為烏蘭鳥蘇河自赫色勒嶺東流逕

別什托海會通布倫嶺亦為得爾必楚克河又東南流逕哈朗歸

卡倫與卡倫西小水會為烏蘭烏蘇河蒙古語謂赤為烏蘭回語

謂赤為赫色勒也又東南流合木什水又東南分為渠又東南至

喀什噶爾城又東南與雅璊雅爾河會南源雅璊雅爾河出自哈

喇庫勒池池在和什庫珠克嶺東周數百里唐書高仙芝傳云登

蔥嶺涉播密川西域記云波謎羅川東西千餘里南百餘里川

中有大龍池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十餘里案播密川即波謎羅

川之異音哈喇庫勒池即大龍池也西域記又云池西派一大流

西至達摩悉鐵帝東界與縛芻河合而西流瓶靚池東派一大流

東至佉沙國界與徙多河合而西流佉沙即疏勒也雅璊雅爾河

水自庫勒出而東流為圖巴里克河又東逕塔什巴里克莊北為

雅璊雅爾諤斯騰濬成之河曰諤斯騰也又東為台里布楚克河

又東北與烏蘭烏蘇河會於喀什噶爾城南是為喀什噶爾河即

蔥嶺北河也西域記云東派一大流即雅璊雅爾河所云徙多河

即烏蘭王治疏勒城補注徐松曰新唐書王居迦師城後書班超

烏蘇也傳疏勒有盤橐城烏即城損中城又有兩城

損中又作楨中頓中隋書云都城方五里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

案後書耿恭傳之疏勒城非疏勒國地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

里補注徐松曰疏勒遠於莎車五百六十里此戶千五百一十口

萬八千六百四十七勝兵二千人

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為小國

疏勒侯擊胡侯

輔國侯都尉

補注徐松曰後書班超

左右將左右騎君左右譯長

各一人

補注徐松曰譯長言左右惟此與卑陸

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一十里

注補

徐松曰當作二千里

南至莎車五百六十里

補注徐松曰實東南也後魏書疏勒國南有黃

河先謙曰後書云

有市列

補注徐松曰後魏書云土多稻粟麻麥

莎車東北至疏勒

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

補注徐松曰後

茂出絹氈毼工織細氈氈氈

魏書云西帶蔥嶺故踰蔥嶺者由之

尉頭國

補注先謙曰後書云疏勒東北至尉頭亦見班超傳後魏時屬龜茲見西域傳西域圖考云在今喀什善山之南奇

里克布魯特部地也準其地望應至今烏什地下文云至疏勒山道不通据後書疏勒傳云東北經尉頭温宿姑墨龜茲以至焉耆

是開道而南矣今

王治尉頭谷

補注徐松曰蓋白山之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五

十里

補注徐松曰據改定龜茲里數積算當作去長

安九千二十八里去陽關四千五百二十八里

千三百勝兵八百人

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為小國

左右都尉各一人左右騎君

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千四百一十一里

補注徐松曰當作

南與

疏勒接山道不通

補注徐松曰疏勒都白山南故以為阻先謙曰魏書西域傳在温宿北水經圖說云温宿疏勒

東西相距約千里今烏什至喀什噶爾略同其中大山繇巨尉頭在温宿之西北故與疏勒山道不通今固勒扎巴什諸山是也

西至捐毒千三百一十四里徑道馬行二日補注徐松曰徑道山徑之道也今自烏什

至喀什噶爾驛程二千二百二十里而沿田畜隨水草補注徐松曰城郭國

烏蘭烏蘇徑路凡六百餘里殆猶是歟故田畜近烏衣服類烏孫故隨水草

西域傳第六十六上

終

漢書九十六

西域傳第六十六下

漢書九十六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烏孫國 補注先謙曰後書云班勇擊降焉耆於是龜茲等十七國服從而烏孫蔥嶺已西遂絕故後書無攷後魏書云其國

數為蠕蠕所侵西徙蔥嶺西域圖考云在今阿克蘇北境木素爾嶺之北伊犁南境特克斯河之南當今特克斯壩下云云漢徙已

校尉屯姑墨欲候便討焉是近姑墨唐書地理志云大石城又曰溫肅州西北三十里至粟樓峯又四十里度拔達嶺即嶺素又五

十里至頓多城烏孫所治赤山城也又三十里度真珠河足知其地河即特克斯河矣蓋自今小裕勒都斯河而西南阻天山北距

伊犁河至伊犁北境為伊列國尚屬匈奴兼布魯特北境與霍罕哈薩克為界南北不過千里東西數千里 **大昆彌** 補注

日未稱昆彌時稱烏孫王 **治赤谷城** 師古曰烏孫於西域諸戎其匈奴傳以翁主妻烏孫王

狀類彌猴者本其種也 補注徐松曰焦氏易林云烏孫氏女深目黑醜是其形異也神爵中分小昆彌別為部大昆彌仍其舊治後

魏書云居赤谷城後西徙蔥嶺中是烏孫在山南之證今阿克蘇城北鹽山土色純赤疑是其地陳湯傳郅支擊烏孫深入至赤谷

城去長安八千九百里

補注徐松曰温宿之去長安當八千七百二十八里烏孫在温宿北故里數略同

戶十二萬口六十三萬勝兵十八萬八千八百人

補注徐松曰西域最大國相

大祿

補注徐松曰傳有中子大祿

左右大將二人

補注宋祁曰楊本無左右二字徐松曰傳有大樂為左大

將馮夫人為右大將妻則楊本非也

侯三人大將都尉各一人

補注宋祁曰楊本大將作大夫徐松曰各

一人者有左右也傳有左右大將都尉楊本似誤

大監二人大吏一人舍中大吏二人騎

君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千七百二十一里

補注徐松曰以去長安較之當作千六百六十

二里但言東西至

康居蕃內地五千里

補注徐松曰陳湯傳鄧支借康居兵擊烏孫烏孫不

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是蕃內地

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栴

師古曰莽

平謂有草莽而平坦也一曰莽莽平野之貌栴木名其心似松音武元反補注徐松曰烏孫之境西自捐毒之北東迄焉耆之北旁

白山之陽亘三千五百餘里故曰地莽平倚山故多雨雪而寒栴有二訓一曰松心一曰木名言松心者莊子所謂液栴言木名者

此傳及左傳栴木之下馬融廣成頌履修栴也諸書惟廣韻不誤今本說文云栴松心木段氏以為有奪誤顏所據蓋同今本說文

昌曰洪亮吉雜錄云萬松塘在天山下即詣巴里坤要道也細驗

之實非松乃松心木耳說文玉篇皆云楠松心木高誘淮南王書注楠讀如姓楠氏之楠攷竟陵縣武來山一名楠木山樂史稱郡國志云楚武王卽卒此山洪又云曾在萬松塘一宿土人尙呼爲楠木也音讀若門不田作種樹師古曰樹植也補注徐松曰近山故不田作隨畜逐水草與匈奴同俗國多馬富人至四五千匹

民剛惡貪狼無信補注先謙曰官本狼作狠多寇盜最爲彊國故服匈奴師古曰故

謂舊時也服屬於匈奴也補注徐松曰大宛傳曰史記言單于令昆莫長守於西域後盛大補注徐松曰大宛傳

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取羈屬不肯往朝會師古曰言纔羈縻屬之而已補注徐松曰匈奴傳歲正月諸長

少會單于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東與匈奴補注徐松曰烏

秋馬肥大會蹕林課校人畜計是匈奴朝會事西北與康居補注徐松曰言西

孫之地蓋並天山之陽直至焉者西北與康居補注徐松曰言西

故傳又言西與大宛補注徐松曰捐毒休循北境南與城郭諸國

相接補注王念孫曰相字後人所加傳凡言某國與某國接者接

與城郭諸國接無相字則此亦當然漢紀孝武紀通典邊防八竝作南曰謂姑墨温宿龜茲焉者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縣度大月氏居其地補注徐松曰南越者第後烏孫昆莫擊

破大月氏

補注徐松曰張騫傳烏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敦煌間小國也大月氏攻殺難兜

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傳父布就翎侯抱亡置草中為求食還見狼乳之又烏銜肉翔其旁以為神遂持歸匈奴單

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眾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為匈奴所破西擊塞王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請

單于殺父怨遂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蓋殺月氏王其夫人臣大夏

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蓋殺月氏王其夫人臣大夏

也顏注以而烏孫昆莫居之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云

大夏為臣而烏孫昆莫居之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云

日皆其民去始張騫言烏孫本與大月氏共在敦煌間

之不盡者始張騫言烏孫本與大月氏共在敦煌間

置在元鼎元年今烏孫雖疆大可厚賂招令東居故地

騫時無此郡妻呂公主與為昆弟

招以益東居妻呂公主與為昆弟

故渾邪之地妻呂公主與為昆弟

弟以和親今用呂制匈奴語在張騫傳武帝即位令騫齎金幣往

其法於烏孫也呂制匈奴語在張騫傳武帝即位令騫齎金幣往

補注劉敞曰衍位字徐松曰騫傳言拜為中郎將二三

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鉅萬

如單于禮師古曰昆莫騫大慙謂曰騫知蠻夷貪故謂之天子致

賜王不拜則還賜師古曰還賜謂將昆莫起拜其它如故

它仍用單于禮初昆莫有十餘子中子大祿彊善將師古曰言其材力優

曰大祿者居大祿之官將眾萬餘騎別居大祿兄太子太子有子曰岑陬師古

曰岑音仕林反陬音子侯反太子蚤死師古曰蚤謂昆莫曰必已

岑陬為太子昆莫哀許之大祿怒迺收其昆弟將眾畔謀攻岑陬

補注徐松曰史記作昆謀攻岑陬及昆莫昆莫與岑陬萬餘騎補注徐松曰史記作昆莫老常恐大祿殺岑娶

令別居昆莫亦自有萬餘騎自備國分為三大總羈屬昆莫騫

既致賜諭指曰補注徐松曰以天子意指曉告之烏孫能東居故地則漢遣公主

為夫人結為昆弟其距匈奴不足破也烏孫遠漢未知其大小師古

曰遠音于萬反又近匈奴服屬日久其大臣皆不欲徙昆莫年老補注徐松曰冒頓

頓死於孝文六七年間昆莫生於冒頓未破月氏之前至元鼎時年蓋六十餘國分不能專制迺發使送

騫補注徐松曰大宛傳作送騫還案騫使烏孫歸在元鼎二年明年騫卒因獻馬數十匹報謝其使

見漢人眾富厚歸其國其國後迺益重漢匈奴聞其與漢通怒欲

擊之補注徐松曰是時匈奴伊穉又漢使烏孫迺出其南抵大宛

月氏相屬不絕師古曰抵至也屬音之欲反補注徐松曰烏孫在

塔里木河北岸皆在烏孫境南烏孫於是恐補注徐松曰漢通大宛月氏則出烏孫後使使獻馬補注徐松

曰張騫傳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願得尚漢公主為昆弟補注徐松曰天子問羣

臣議許曰必先內聘補注徐松曰內讀曰納然後遣女烏孫曰馬干匹聘古師

聘財曰入漢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呂妻焉補注先謙曰王建以淫暴

自殺江都國除至此十四五年賜乘輿服御物為備官屬宦官侍御數百人補注徐松

曰劉昭百官志諸公主每主家令一人丞一人注又引漢官曰主簿一人僕一人私府長一人家丞一人直吏三人從官二人此有

宦官侍御數百人者皆特置異於常制贈送甚盛補注徐松曰玉臺新咏石崇王昭君辭序昔公主嫁烏孫合琵琶馬

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沈欽韓曰舊唐書音樂志琵琶四弦漢樂也初秦長城之役有弦鼗而鼓之者及漢武帝嫁宗女於烏孫

乃裁箏筑為馬上樂以慰其鄉國之思通典樂部引傳今清樂奏琵琶俗謂之秦漢子圓體修頸而小疑是弦鼗之遺制其他皆兒

兩制者謂之秦漢蓋謂通用秦漢之法烏孫昆莫曰為右夫人

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已為左夫人

補注徐松曰匈奴傳常以太子為左屠耆王是匈奴

尚左昆莫先匈奴女者仍畏匈奴也

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居

補注徐松曰烏孫雖逐水草而有城郭故

得建宮室玉臺新咏引作自治室宮

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已幣帛賜王左

右貴人昆莫年老語言不通公主悲愁自為作歌曰吾家嫁我兮

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旃為牆

補注徐松曰匈奴傳注穹廬旃

張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廬案周禮其毳毛為氈旃為氈之假借字玉臺新咏作氈

曰肉為食兮酪為漿

曰食謂飯音飲補注王念孫曰肉上本無以字後人以上下文皆入字為句而此句獨少一字故加以字耳不知穹廬為室旃為牆

肉為食酪為漿皆相對為文不得獨於肉上加以字也御覽樂部入所引已誤北堂書鈔樂部二藝文類聚樂部三文選荅蘇武書

注所引皆無以字徐松曰玉臺新咏亦無以字居常土思兮心內傷

師古曰土思謂憂思而懷本土願為

黃鵠兮歸故鄉

師古曰鵠音下督反補注徐松曰玉臺新咏作願為飛黃鵠兮還故鄉案謝莊懷園引漢女悲而歌

飛鵠是古本有飛字

天子聞而憐之閒歲遣使者持帷帳錦繡給遺焉

師古曰閒

歲者謂每隔一歲而往也

昆莫年老欲使其孫岑陁尚公主公主不聽上書言

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欲與烏孫共滅胡

補注徐松曰言此者以慰喻公主

岑陬

遂妻公主昆莫死岑陬代立岑陬者官號也

補注徐松曰官號不見前者或尊官不常

置名軍須靡昆莫王號也名獵驕靡後書昆彌云

師古曰昆莫本是王號而其人名獵驕靡故書云昆彌昆取昆莫彌取驕靡彌靡音有輕重耳蓋本一也後遂以昆彌為其王號也

補注錢大昕曰顏說非也昆彌即昆莫彌莫聲相轉猶宛王母寡一作母鼓鼓寡聲相轉其實一耳莫之為彌譯音有輕重而名號未改非取王名之一字而沿以為號也徐松曰案烏孫人名多有靡字是其語音如此昆彌亦仍其語音未必取意昆莫驕靡也

岑陬尚江都公

主生一女少夫

師古曰公主死

公主死

補注徐松曰公主在漢復已楚王烏孫僅四五年而死

岑陬

戊之孫解憂為公主

補注先謙曰楚王戊景帝三年反誅

妻岑陬

補注徐松曰

岑陬

胡婦子泥靡尚小岑陬且死已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

補注徐松曰季

父大祿即前中子大祿

曰泥靡大呂國歸之

補注錢大昭曰言侯泥靡長大以國歸之故後云烏孫貴人共

從本約立泥靡也

翁歸靡既立號肥王復尚楚主解憂生三男兩女長男

曰元貴靡次曰萬年為莎車王

補注徐松曰莎車傳言小子萬年此云次子互異為王在地節中傳

終言次曰大樂為左大將補注徐松曰下長女弟史為龜茲王絳

賓妻小女素光為若呼胡侯妻師古曰弟史素光皆女名補注徐松曰烏孫有布就胡侯見張騫傳

此若呼胡侯蓋如五胡侯之比昭帝時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田車師補注徐松曰匈奴使

四千騎田車師與匈奴為一補注徐松曰二國併力共侵烏孫唯天子幸救

之漢養士馬議欲擊匈奴會昭帝崩補注徐松曰匈奴傳烏孫公

帝宣帝初即位公主及昆彌皆遣使補注徐松曰常惠傳本

主及昆彌皆遣使因惠言言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補注徐松

曰車延惡師二地名功臣表下摩侯冠支將家屬闌入惡師收人

民去使使謂烏孫趣持公主來師古曰趣讀曰促補注徐松曰常

明友乘烏桓敵擊之匈奴繇是恐不能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半

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補注徐松曰烏孫勝兵十八萬此五盡力

擊匈奴唯天子出兵曰救公主昆彌漢兵大發十五萬騎補注先

作漢大發兵兵

五將軍分道並出語在匈奴傳

補注徐松曰案宣紀本始二年秋調

兵三年春

遣校尉常惠使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翎侯呂下五

萬騎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

補注徐松曰匈奴傳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氏羌後書班超

傳注南面以西為右匈奴之西方接烏孫案匈奴傳蒲類將軍兵當與烏孫合擊匈奴蒲類澤烏孫先期至是從西方入者即自蒲

類之西矣宣紀注引服虔曰谷音鹿後書杜篤傳作鹿蠡蓋音同假借字又後書和帝紀注庭謂單于所居此言庭者匈奴以左右

賢王左右谷蠡為最大故亦言庭

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汗

補注徐松曰匈奴傳言右

賢王犁汗王四千騎分三隊又有左犁汗王咸南犁汗王蓋次於賢王者左犁汗左或作右案在匈奴西以右為正都尉干

長騎將呂下四萬級

補注徐松曰常惠傳作三萬九千餘級

馬牛羊驢橐

駝七十餘萬頭

補注徐松曰常惠傳作得馬牛驢贏橐佗五萬餘匹羊六十餘萬頭

烏孫皆自取所

虜獲還封惠為長羅侯是歲本始三年也

補注徐松曰功臣表長羅侯以本始四年四月

封傳因敘用

漢遣惠持金幣賜烏孫貴人有功者

補注徐松曰時公主亦應有賜

後書耿恭傳大昆彌遣使

元康二年

補注徐松曰通鑑考異以蕭望之於神爵元年為大鴻臚

傳文有大鴻臚蕭望之則元康為神爵之誤今案本始四年距神爵二年凡十一年烏孫有大功不應十一年乃往賜之不足據一也常惠傳惠因便道擊龜茲宣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宜從事霍光薨於地節二年若至神爵光死已八年不足據二也且傳敘龜茲事云常惠斬姑翼時烏孫公主正遣女至京比自京還龜茲又得請於元康元年來朝常惠傳明言斬姑翼而還未言復至烏孫不應烏孫是時遣女入京而惠遲至神爵不足據三也即以蕭望之傳推之傳云遷大鴻臚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常惠上書詔下公卿議望之以為非長策天子不聽神爵二年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惠上書云望之復以為不可蓋先是云者追敘以起復為不可之詞非直謂為大鴻臚時也此傳因之始云大鴻臚望之舍本傳而用此傳不足據四也合諸傳考之蓋惠於本始四年賜烏孫地節元年即斬姑翼還京至元康二年詔遣常惠將兵揚威武車師旁其時車師王在烏孫故烏孫因惠上書是元康不誤

烏孫昆彌因惠上書願曰漢外孫元貴靡為嗣得令復

尙漢公主結婚重親補注徐松曰謂結兩重姻親畔絕匈奴願聘馬羸各千匹

詔下公卿議大鴻臚蕭望之補注徐松曰元康二年望之自少府遷左馮翊云大鴻臚誤呂為

烏孫絕域變故難保不可許上美烏孫新立大功補注徐松曰元康二年去本始

三年僅六年故曰新又重絕故業師古曰重難也故業謂先與烏孫婚親也遣使者至烏孫先迎

取聘

補注徐松曰取聘財

昆彌及太子

補注徐松曰太子即元貴靡

左右大將都尉皆遣

使凡三百餘人入漢迎取少主

補注王文彬曰取讀曰娶

上迺曰烏孫主解憂

弟子相夫為公主

補注宋祁曰越本弟字下無子字徐松曰弟子謂弟之子蓋楚王延壽之女弟行與宣帝為姑

也楚主在烏孫已四十年不應尚有少弟

置官屬侍御百餘人舍上林中學烏孫言

古師

曰舍止也補注何焯曰先是細君以語言不通而悲愁故學烏孫言而後遣嫁徐松曰舍苑中以其容車騎

天子自臨

平樂觀會匈奴使者外國君長大角抵設樂而遣之使長盧侯光

祿大夫惠為副

補注錢大昭曰盧當作羅功臣表匈奴傳竝作羅先謙曰蕭望之傳同官本作羅

凡持節

者四人送少主至敦煌未出塞

補注徐松曰出塞出玉門陽關也趙充國傳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

五百餘里

聞烏孫昆彌翁歸靡死烏孫貴人共從本約

補注徐松曰從岑陬

之約蕭望之傳作背約謂背翁歸靡之約

立岑陬子泥靡代為昆彌號狂王

補注徐松曰蓋以不

與主和號曰狂周壽昌曰此從後號之也下云暴惡失眾又云為烏孫所患苦明不止不與主和一事

惠上書願留

少主敦煌惠馳至烏孫責讓不立元貴靡為昆彌

補注徐松曰蕭望之傳作責以

負約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復已為烏孫持兩端難約結

補注徐松曰蕭望之傳作亡堅約前公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竟未

得安師古曰竟讀曰境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曰元貴靡不立而還信無

負於夷狄中國之福也補注徐松曰蓋公主在絕域贈送之使興

發勞其原起此天子從之徵還少主狂王復尙楚主解憂生一男

鴟靡不與主和又暴惡失眾漢使衛司馬魏和意副候任昌送侍

子補注徐松曰通鑑注候衛候也為和意之副侍子前所送在京者公主言狂王為烏孫所患苦

易誅也遂謀置酒會罷使士拔劍擊之劍旁下師古曰不正下之

之作也是狂王傷上馬馳去其子細沈瘦師古曰瘦音搜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會兵

圍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城數月都護鄭吉發諸國兵救之迺解

去補注徐松曰通鑑繫此事於甘露元年非也蓋在五鳳中漢遣中郎將張遵持醫藥治狂王

賜金二十斤采繒補注王念孫曰案下文賜姑莫匿等金人二十斤繒三百匹則此文采繒下亦當有匹數而今

本脫因收和意昌係瑣從尉犁檻車至長安斬之補注徐松曰和意昌蓋繫在烏

壘故從尉犁行觀此知漢北道近河北岸在今道之南也車騎將軍長史張翁補注徐松曰百官表前後左右

將軍皆留驗公主與使者謀殺狂王狀補注徐松曰期門中郎將秩比二千石將軍長史秩

千石蓋張翁為遵之副遵送和意等還長主不服叩頭謝張翁摔安故翁雷也下副使季都蓋亦同時使者

主頭罵詈師古曰摔持其頭音材兀反補注錢大昭曰說文摔持頭髮也主上書翁還坐死副使

季都別將醫養視狂王補注徐松曰醫養謂知醫者及廝養狂王從十餘騎送之補注

徐松曰但言送都是翁都還坐知狂王當誅見便不發下蠶室補注

徐松曰公主和意謀殺狂王固漢意也特以不死委罪和意耳張翁季都之獲罪皆不知朝廷之意初肥王翁歸靡

胡婦子烏就屠狂王傷時驚與諸胡侯俱去居北山中補注徐松曰即今冰

嶺以東至博羅圖山所謂天山以在烏揚言母家匈奴兵來補注

孫北故曰北山此又烏孫在山南之證補注徐松曰北山之陰為今伊犁烏魯木齊境皆匈奴也故眾歸之後遂襲殺狂王自立為昆彌漢

遣破羌將軍辛武賢將兵萬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補注何焯

曰溝洫志令齊人水工徐伯穿卑鞮侯井曰西孟康曰大井六通

表注謂表記之今之豎標是穿卑鞮侯井曰西渠也下泉流湧出

在白龍堆東土山下補注徐松曰胡注謂時立表穿渠於卑鞮侯

井以西案今敦煌縣引黨河穿六渠經縣西下流入疏勒河歸哈

喇淖爾淖爾西即大沙磧古六通渠遺跡欲通渠轉穀積居廬

歟先謙曰官本西作面引宋祁曰面當作西通渠轉穀欲水運

倉曰討之補注錢大昭曰倉閩本作舍徐松曰通渠轉穀欲水運

議行水運詳見西域水道初楚主侍者馮嫪師古曰音了嫪者慧

記中先謙曰積居猶積貯也故曰音了嫪說文嫪女字

松曰詩陳風佼人僚兮傳僚好貌釋文僚本亦作嫪說文嫪女字

也僚好貌方言鈔僚好也蓋僚僚通婦人以爲美稱顏訓慧未知

所能史書習事補注徐松曰胡注內習漢嘗持漢節爲公主使行

賞賜於城郭諸國敬信之補注王先慎曰號曰馮夫人爲烏孫右

大將妻右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護鄭吉補注徐松曰段會宗傳

還如涸曰邊吏三歲一更今鄭吉自神爵二年爲都護至甘露元年已八年不更者或吉時未定此制使馮夫人說

烏就屠曰漢兵方出必見滅不如降烏就屠恐曰願得小號補注

曰願得小號徐松宣帝徵馮夫人自問狀遣謁者竺次期門甘延壽爲副

送馮夫人馮夫人錦車持節

服虔曰錦車以錦衣車也補注徐松曰通鑑引此注作應劭錦車漢紀作

輶詔焉烏就屠詣長羅侯赤谷城

補注錢大昭曰焉字衍徐松曰烏就屠或仍居北山中常惠蓋

與辛武賢同討而獨至烏孫也先謙曰官本無焉字

立元貴靡為大昆彌烏就屠為小昆彌

補注徐松曰以長幼為大小

皆賜印綬破羌將軍不出塞還

補注徐松曰以甘露元年事後

烏就屠不盡歸諸胡侯民眾

補注徐松曰烏就屠前與諸胡侯俱去

漢復遣長羅侯

惠將三校屯赤谷因為分別其人民地界

補注徐松曰慶忌傳為右校丞隨常惠屯田烏

孫赤谷城與胡侯戰陷陣卻敵蓋分其人民有不從者故與之戰

大昆彌戶六萬餘小昆彌戶四

萬餘

補注徐松曰是時戶不足十萬餘二萬也以上當為二年事

然眾心皆附小昆彌元貴靡鴟

靡皆病死公主上書言年老土思願得歸骸骨葬漢地天子閱而

迎之公主與烏孫男女三人俱來至京師

補注王念孫曰烏字涉上下文烏孫而衍孫男

女三人者公主之孫男孫女共三人也孫上不當有烏字下文公主卒三孫畱守墳墓是其證漢紀有烏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御覽禮儀部三

十二引此無烏字是歲甘露三年也

補注徐松曰案宣紀公主歸於三年冬

時年且

七十賜呂公主田宅奴婢補注宋祁曰舊本主作第奉養甚厚朝見儀比公主

後二歲卒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三孫因畱守墳墓云補注徐松曰劉昭百官志云公主子孫奉

墳墓於京都者亦隨時見會位在博士議郎下元貴靡子星靡代為大昆彌弱師古曰言其尚幼少

補注錢大昭曰弱與健對下文後都護韓宣復奏星靡怯弱可免又云時大昆彌雌栗靡健胡侯皆畏服之是也顏說非周壽昌曰

段會宗為都護當竟甯元年時星靡死子雌栗靡代立星靡父元貴靡死當甘露三年星靡立幾二十年而死已有子代立且健矣

則代為大昆彌時必非幼少也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補注徐松曰馮夫人或隨公主來歸鎮撫星

彌補注錢大昭曰彌當作靡閩本不誤先謙曰官本作靡漢遣之卒百人送烏孫焉補注宋祁曰越

本邵本無烏孫字錢大昭曰閩本無烏孫字都護韓宣補注徐松曰宣代鄭吉當在元帝初奏烏孫大吏

大祿大監皆可呂賜金印紫綬補注徐松曰胡注漢列侯金印紫綬今特賜之呂尊輔大

昆彌漢許之後都護韓宣復奏星靡怯弱可免補注沈欽韓曰免王也更呂

季父左大將樂代為昆彌漢不許補注宋祁曰大將樂代為昆彌當作代將樂大為昆彌先謙曰

宋說疑誤後段會宗為都護補注徐松曰會宗傳竟甯中以杜陵令五府舉為西域都護案竟甯元年封騎都尉

甘延壽為列侯蓋延
壽更還會宗代之
招還亡畔安定之
師古曰有人眾亡畔者皆
招而還之故安定也補注

徐松曰眾附小
昆彌故亡畔
星靡死子雌栗靡代小昆彌烏就屠死子拊離代

立
師古曰拊讀與撫同補注徐松曰說文拊搆也段玉裁云
古作拊搆今作撫循是拊撫古今字事在成帝建始初
為弟

日貳所殺漢遣使者立拊離子安日為小昆彌
補注徐松曰會宗所

立
日貳亡阻康居
補注徐松曰陳湯傳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
兵所圍即日貳攻圍之事會宗以竟甯元年為

都護此事在
漢徙已校屯姑墨
師古曰有戊己兩校兵此直徙已
校也補注徐松曰屯姑墨為近烏

孫
欲候便討焉
補注徐松曰以上
安日使貴人姑莫匿等三人詐

亡從日貳刺殺之
師古曰詐畔亡而
都護廉褒
補注徐松曰段會
宗以建始二年更

盡衰當以三年代衰見公卿表又傳
常鄭甘陳段傳贊云廉衰以恩信稱
賜姑莫匿等金人二十斤縉

三百匹
補注徐松曰以上
後安日為降民所殺
補注徐松曰安日

年段會宗傳小昆彌為
漢立其弟末振將代
補注徐松曰段會宗

國民所殺諸翎侯大亂
郎將光祿大夫使安輯烏孫立小昆彌兄末振將案會宗凡再為

都護後又四使西域此為使西域之一在永始二年漢立其弟會

都護後又四使西域此為使西域之一在永始二年漢立其弟會

都護後又四使西域此為使西域之一在永始二年漢立其弟會

都護後又四使西域此為使西域之一在永始二年漢立其弟會

都護後又四使西域此為使西域之一在永始二年漢立其弟會

都護後又四使西域此為使西域之一在永始二年漢立其弟會

都護後又四使西域此為使西域之一在永始二年漢立其弟會

都護後又四使西域此為使西域之一在永始二年漢立其弟會

都護後又四使西域此為使西域之一在永始二年漢立其弟會

宗傳作兄以下文及會宗傳未振將兄子校之是兄字誤時大昆彌雌栗摩健胡侯皆畏服之

告民牧馬畜無使入牧師古曰勿入昆彌牧中恐其相擾也補注徐松曰入牧疑當謂入所牧為稅猶今哈

薩克部入內地牧馬每馬百收租馬一之類國中大安和翁歸靡時師古曰勝於翁歸靡時也補注先謙

曰依顏注和蓋加之誤小昆靡末振將恐為所并補注先謙曰官本靡作彌是使貴人烏

日領詐降刺殺雌栗靡補注徐松曰案段會宗傳在立末振將之明年是永始三年事漢欲召兵

討之而未能遣中郎將段會宗補注徐松曰會宗傳不載此事此為使西域之二持金幣

與都護圖方略補注徐松曰會宗之再為都護更盡於鴻嘉二年自鴻嘉三年至永始四年凡六歲當有二都護案

傳於康居下有都護郭舜據傳贊敘郭舜於廉衰後孫建前則舜正在永始時此云都護或即舜歟立雌栗摩季父

公主孫伊秩靡為大昆彌補注徐松曰伊秩靡或大樂子漢沒入小昆彌侍子在

京師者補注徐松曰為其有罪久之大昆彌胡侯難栖殺末振將補注徐松曰段會宗

傳載末振將病死與此異末振將兄安日子安犁靡代為小昆彌師古曰末振將之兄名安

日安日之子名安犁靡補注漢恨不自責誅末振將補注宋祁曰越本無責字

徐松曰段會宗傳作烏犁靡

錢大昭曰閩本無責復使段會宗即斬其太子番丘師古曰番音盤還賜

爵關內侯是歲元延二年也補注徐松曰詳會宗傳會宗已胡侯

難栖殺末振將雖不指為漢合於討賊奏已為堅守都尉補注何焯曰因

而旌之則恩威皆歸於漢責大祿大吏大監已雌栗靡見殺狀奪

徐松曰以賞功特置此官補注徐松曰劉昭輿服志注引東觀書云

金印紫綬更與銅墨云公侯金印紫綬中二千石至四百石皆銅

印墨末振將弟卑爰寔師古曰寔音竹二反補注徐松曰匈奴傳

入匈奴西界寇盜牛畜頗殺其民單于聞之遣左大當戶烏夷冷

將五千騎擊烏孫殺數百人略千餘人毆牛畜去卑援寔恐遣子

趨遂為質匈奴即其人也爰援通息夫躬傳注蘇林曰寔音欬噫

之寔晉灼曰音詩載寔其尾之寔匈奴傳注服虔音獻捷之捷顏

云晉本其謀殺大昆彌將眾八萬餘口北附康居補注徐松曰謀

音是欲藉兵師古曰藉借也補注徐松曰古多以藉為借兼并兩昆彌補注徐松曰息夫躬

爰寔強盛居疆煌之地擁十兩昆彌畏之親倚都護師古曰倚依

萬之眾東結單于遣子往侍反補注徐松曰段會宗傳漢復遣哀帝元壽二年大昆彌伊秩靡

會宗使安輯與都護孫建並力

與單于並入朝漢曰為榮

補注徐松曰哀紀二年正月匈奴單于烏孫大昆彌來朝案匈奴傳是時為烏

珠留若鞮單于

至元始中卑爰寔殺烏日領曰自效漢封為歸義侯兩昆

彌皆弱

補注徐松曰王莽傳言大昆彌中國外孫是伊秩靡至始建國時猶存

卑爰寔侵陵

補注徐松曰謂

侵陵兩昆彌

都護孫建襲殺之

補注徐松曰段會宗傳稱都護孫建在建平中不應元始中尚在西域或再任

也自烏孫分立兩昆彌後漢用憂勞且無甯歲

師古曰言或鎮撫或威制之故多事

也補注徐松曰王莽傳始建國五年烏孫大小昆彌遣使貢獻莽見匈奴諸邊益侵意欲得烏孫心迺遣使者引小昆彌使置大昆彌使上保成師友祭酒滿昌劾奏使者曰夷狄以中國有禮誼故誑而服從大昆彌君也今序臣使於君使之上非所以有夷狄也奉使大不敬莽怒免昌官西域諸國以莽積失恩信焉者先畔殺都護但欽

姑墨國

補注徐松曰莽曰積善見袁宏紀先謙曰後書云自莎車東北經尉頭温宿至姑墨亦見莎車傳下魏志注後屬龜

茲後魏書作姑默唐書自龜茲贏六百里踰小沙磧有跋祿迦小國也一曰亟墨即漢姑墨國橫六百里縱三百里今為拜城縣西

域水道記云哈喇裕勒衮台之東百二十里為滴水崖皆沙磧唐書之小沙磧謂此也河水注北河自温宿國來東逕姑墨國南合

姑墨川水下入龜茲國姑墨川水導源姑墨西北歷赤沙山東南流逕姑墨國西又東南流右注北河西域圖考云姑墨今阿克蘇

屬之哈喇裕勒衮軍台地姑墨川水今阿爾巴特河唐之撥換河

也唐志姑墨南臨渾河即阿克蘇河下流今名渾巴什河西域水

道記云阿爾巴特河亦曰阿察哈喇河出阿克蘇城北瑪爾溝

山中東南流繞鹽山之東即赤沙山也又南入沙而伏長凡三百

里不入北河與酈注異又云大河合克勒底雅河後又東過布古

斯孔郭爾郭境北為額爾勾河準語謂河流回抱為額爾勾也唐

志云姑墨州南臨思渾河王治南城補注徐松曰後書班超傳姑

是其異名矣與李說不同

國大都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據改定龜茲里

周五十六里去陽關戶三千五百口二萬四千五百勝兵四千五

百五十八里去陽關戶三千五百口二萬四千五百勝兵四千五

三千九百五十八里

百人補注徐松曰漢紀姑墨侯輔國侯都尉左右將左右騎君各

一人譯長二人東至都護治所一千二十里補注宋祁曰監本

作二千二十里徐松曰今以改定里數較之當作補注南至於闐補注

于二百二十里先謙曰官本作二千二十一里

昭曰於南監本閩本作馬行十五日補注徐松曰自姑墨南行度

于先謙曰官本作于是

沙行往往失路難以里計先謙曰今阿克蘇城距烏什里數略同

水經圖說云自阿克蘇城南渡河循和闐河有道通和闐城即馬

行十五北與烏孫接補注徐松曰姑墨之北山出銅鐵雌黃補注

日之道

皆烏孫地蓋今拜城北也

徐松

曰今滴水崖地
東通龜茲六百七十里
補注徐松曰唐西域記跋

有上下銅廠
東通龜茲六百七十里
補注徐松曰唐西域記跋

俗文字法則同屈支
王莽時姑墨王丞殺温宿王并其國
補注徐松曰亦

國蓋壤地相接故同
王莽時姑墨王丞殺温宿王并其國
補注徐松曰亦

以壤地接
王莽時姑墨王丞殺温宿王并其國
補注徐松曰亦

故并之
王莽時姑墨王丞殺温宿王并其國
補注徐松曰亦

温宿國
補注先謙曰後書云自莎車東北經尉頭至温宿後屬龜

謙案今為温
王治温宿城
師古曰今雍州醴泉縣北有山名温宿

宿直隸州
王治温宿城
嶺者本因漢時得温宿國人令居此地

田牧因以為名補注沈欽韓曰隋書地理志醴泉縣有温秀嶺恐

不緣温宿國人得名也此方俗鄙談宋次道作長安志采其語允

為無識徐松曰地理志張掖郡有居延縣安定縣有月氏道上郡

有龜茲縣蓋亦類此先謙曰河水注北河自疏勒國來暨於温宿

之南左合北河枝水下入姑墨國北河枝水自莎車國來東逕温

宿國南右入北河水經圖說云喀什噶爾河自喀什噶爾城南東

流逕巴爾楚克城南入烏什界別無支流据注當自喀什噶爾城

南分枝水北流又東隨山麓東行逕巴爾楚克城諸地至烏什南

界合為一古今或有變徙也西域水道記云阿克蘇近漢温宿地

城西二百四十里為烏什城烏什西北有蔥嶺支山曰喀克善山

阿克蘇河西支發焉合北來一水為畢底爾河又東經烏什城北

河之北岸二百里大山自西而東繇亘不絕其水入阿克蘇境為

托什干河又東與東支水會東支出楚克達爾山為瑚瑪喇克河

又南合湯那哈克河又東至阿克蘇城西南與西支水會又東六

十里分爲二西支爲艾柯爾河又東南流與東支會東支東南流爲渾巴什河又東南與西支會爲哈喇塔勒河又南至噶巴克阿克集北境合蔥嶺北河凡長九百餘里鄜云枝河右入北河卽阿克蘇河也西域圖考云唐代北河水入據史德城地距烏什止二百里其國蓋在兩河合口之北今無城先謙案北河於此已合南河茲仍依鄜注分承以便尋檢左右諸國疆域

去長安八千三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據改定龜茲里數積算當作去長安八千七百二十八里去陽關四千二百二十

里八戶二千二百口八千四百勝兵千五百人補注徐松曰漢輔國紀以爲次大國

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譯長各二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

三百八十里補注徐松曰據改定里數當作一千四百九十里西至尉頭三百里補注徐松曰後

魏書尉頭在温宿北蓋西兼北也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補注徐松曰河水注水導姑墨西北

歷赤沙山東南流逕姑墨國西赤沙山疑卽赤谷今之鹽山姑墨西北正温宿之北土地物類所有與鄯善

諸國同補注徐松曰漸近鄯善也東通姑墨二百七十里補注徐松曰後魏書温宿在姑墨西北今

阿克蘇城至滴水崖二百八十里

龜茲國補注先謙曰後書自莎車東北經尉頭温宿姑墨至龜茲亦見莎車國下至宋仍爲龜茲唐書一曰邱茲一曰屈茲

唐西域記作屈支皆語音變轉也唐書又云自焉耆步一百里度
小山徑大河二又步七百里乃至橫千里縱六百里元號別失八
里明史別失八里西域大國也或曰焉耆或曰龜茲明一統志作
亦力把力北周書國在白山之南一百七十里東有輪臺即漢貳
師將軍所屠者其南三百里有大水東流號計戍水即黃河也今
爲庫車直隸廳河水注北河自姑墨國來東逕龜茲國南又左合
龜茲川水又東右合敦薨之水觀下入墨山國龜茲川水二源
西源出北大山南逕赤沙山東南流枝水出焉又東南水流三分
右二水注北大山南逕赤沙山東南流枝水出焉又東南水流三分
茲城東川水又東南流逕輪臺之東右會西川枝水下入烏壘西
川枝水二源俱受西川東流逕龜茲城南合爲一水東南注東川
西域水道記云大河又東過沙雅爾城南屬城也庫車爲龜
茲北境額爾勾河逕城南百餘里即魏書所云龜茲國南三百里
有大河東流號計戍水者也唐書作計舒河之南岸爲大磧亂山
糾紛與羅布淖爾直中國河源所自出矣大河又東爲塔里木河又
於巴顏哈喇嶺即中國河源所自出矣大河又東爲塔里木河又
東渭干河從北來注之西源出木素爾嶺亦喀克善山支峯故唐
書以爲蔥嶺北原也嶺下有白龍口黑龍口二水匯爲木素爾河
西南流折而東南爲木訥特河又東折而南爲雅爾幹河又東
哈布薩朗河入之又東木札特河入之又東南湖水自西北來入
之又東會赫色勒河赫色勒河出額什克巴什山所謂白山也隋
書曰阿羯山唐書曰阿羯田山有二水會阿勒坦呼蘇山水南
流又會二水爲赫色勒河是爲渭干河東源又南逕千佛洞西緣
山會雅爾幹河通爲渭干河東流折而南凡四十餘里逕

丁谷山西山上有石室五所就壁鑿佛像數十又有一區是沙門
 題名兩岸有故城水經注引釋氏西域記曰龜茲國北四十里山
 中有寺名雀離大清淨辨機記亦云屈支國城北四千餘里接山
 阿隔一河水有二伽藍同名昭估釐而東西隨稱佛像莊飾殆越
 人工僧徒清肅誠為勤勵今湖遺蹤差存仿佛渭干河逕洞前南
 流八里至山外疏為五渠又南流逕札依莊東和卓土拉斯莊西
 庫車城西唐之白馬渡也唐書地理志安西西北出板厥關渡白馬
 河百八十里西入俱毗羅磧經苦井百二十里至俱毗羅城又六
 十里至阿悉言城俱毗羅磧今之赫色勒沙磧俱毗羅城今賽喇
 木城阿悉言城今拜城也渭干河又東南逕沙雅爾城北為鄂根
 河回人謂之烏恰特河又東逕沙哈里克湖南又東南五里許折
 而東逕玉古爾莊南入塔里木大河水經注云北河東逕龜茲國
 南又東左合龜茲川水是也渭干河即龜茲西川矣庫車西北六
 百餘里通伊犁路有庫克訥克嶺嶺下水三支南流又西南至博
 勒齊爾山後左右分注復匯為一西南流逕銅廠山西至山外逕
 破城東復分為三最西者曰密爾特彥河南流逕庫車東門水經
 注所謂枝水入龜茲城也又折而東南流凡百八十餘里入沙哈
 里克湖次東者曰烏恰爾薩伊河自分支後東南流亦百八十餘
 里入沙哈里克湖最東者曰葉斯巴什河自分支後東南流凡五
 十餘里入阿提委訥克湖諺曰頭道二道三道河即龜茲東川也
 水經注曰龜茲川水有二源西源案當水出北大山南其水南流
 逕赤沙山阿克蘇又出山東南流枝水左派焉又東南水三分
 右二水俱東南流注北河東川水出龜茲城其水又東南流右會西川枝
 庫車銅枝水右出東川枝入龜茲城其水又東南流右會西川枝

水有二源俱受西川東流與西川未入河之左一支會下文云水

文者即東川枝水右會西川枝水合為一事其水東南注東川

水又東南注大河酈作注時西川分爲三支先入大河一支逕

城南會東川枝水入東川東川達於河東川入河處在渠犁國西

漢書所謂渠犁西有河至龜茲五百八十里者也今王治延城補

則西川自入河東川入湖後無復餘水不與河通

錢大昭曰後漢班超傳注龜茲國居延城徐松曰唐書王居伊

邏盧城唐西域記屈支國大都城周十七八里後書班超及梁慳

傳龜茲又有它乾城案唐書自焉耆西南經二大河至龜茲二大

河者今海都河及舊時龜茲東川也延城蓋在今渭干河北岸先

謙曰西域圖考云唐爲安西都護治今庫車城南百四十里沙雅

爾城北四十里南去渭干河三十里河源西北木素爾嶺折東南

流會塔里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補注徐松曰據改定里數當

木河入泊去長安七千九百七十口八萬一千三百一十七勝兵

里去陽關三千里戶六千九百七十口八萬一千三百一十七勝兵

二萬一千七十六人補注徐松曰漢大都尉丞輔國侯安國侯擊

紀以爲次大國大都尉丞輔國侯安國侯擊

胡侯卻胡都尉擊車師都尉左右將班超傳有左將軍左右都尉

左右騎君左右力輔君各一人東西南北部千長各二人補注徐

茲四達之國故有四部卻胡君三人譯長四人補注徐松曰蓋南

先謙曰官本二作一亦分東西南北

與精絕

補注徐松曰亦隔河相接

東南與且末

補注徐松曰後書班超傳注引作東與且末奪南字

西南

與杆彌北與烏孫西與姑墨接

師古曰杆音烏補注徐松曰杆彌云東與龜茲接據後魏書龜茲都

城在白山南一百七十里故并白山陽烏孫得居之唐西域記龜茲西行六百餘里經小磧至跋祿迦國河水注龜茲西去姑墨六

百七能鑄冶

補注徐松曰梁書劉之遴傳外國深灌一口有鈛

補注徐松曰三

徐松曰唐西域記土產黃金銅鐵鉛錫

東至都護治所烏壘城三百五十里

補注徐松曰三

蓋五字之訛見下焉者國注以今道計之凡六百餘里

烏壘

補注徐松曰河水注云治烏壘城今傳文奪之周壽昌曰徐引河水注為誤證也案傳上特云都護治烏壘城明此城為

都護專治其國王附居城內故此傳又云與都護同治也每國傳皆云至都護治所若干里龜茲國傳又申明之云東至都護治所

烏壘城三百五十里直以都護作準的諸國特為地望無有他屬故於烏壘下不書王亦不言治所也先謙曰後書莎車傳下云莎

車王賢分龜茲為烏壘國徙媯塞王駟鞞為烏壘王此未詳烏壘立國始末似西漢專取為都護治所至東漢始立國故本傳無國

王兩字唐置烏壘州屬渠離都督府今策特爾地為哈喇沙爾之屬境水經圖說云當在今庫車城東西南接庫車河河水注東川

水自龜茲來東南逕烏壘國南又東南注戶百一十口千二百勝北河先謙案東川水今不與河通說見上

兵三百人補注徐松曰亦小國城都尉補注徐松曰蓋掌一城譯長各一人

與都護同治補注徐松曰雖言同治應別有垣墉以處將吏如今西域回城中別為鎮城之類據後傳都護在焉婁城

或別城 其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犂補注徐松曰河水注於渠犂下云西北去烏壘三百三十里是

鄯氏所見漢書本此作東南也先謙曰董祐誠云南至渠犂南字當東字之誤先謙案徐說較長此傳蓋脫東字

渠犂補注徐松曰武紀天漢二年渠犂六國城都尉一人補注徐松曰河

水注言龜茲東川水與西川枝水合流逕龜茲城南合為一水水間有故城屯校所守也鄯氏之意以水間故城為渠犂田官之城

是田官不與渠犂同城之證第渠犂在龜茲東南不應田官在龜茲之南案後書云班超定西域居龜茲是故城或超所居耳

百三十口千四百八十勝兵百五十人東北與尉犂補注徐松曰

博斯騰淖爾溢出之河渠東南與且末南與精絕接補注徐松曰且末之通精

絕二千里故龜茲西有河補注先謙曰河水注敦薨水自尉犂來屈而南逕渠犂國西故史記曰西有大

河即斯水也又東南流逕渠犂國又南流注於北河西域圖考云今喀喇沙爾所屬策特爾車爾楚軍臺之南南濱塔里木河國城

在東海都河經其城西合塔里木河道元時河水往西流今移而東也西境接玉古爾軍臺為輪臺地西域水道考云海都河自車

爾楚軍臺南而西乃折而南行三百里水經曰其水屈而逕渠犁國西余證地形渠犁為尉犁之誤龜茲東川入河故道在輪臺東敦薨水不得越渠犁也當其折處水勢彎環鄭吉傳云迎日逐王至河曲以其曲折斯有河曲之名矣水又折而東入塔里木河先謙案徐以渠犁西之河為龜茲東川所注觀隴與董說異

域置校尉屯田渠犁補注徐松曰漢通西域在太初三年鄭吉傳自張騫通西域李廣利征伐之後初置校尉

屯田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補注徐松曰自元光二年誘渠犁單于絕和親為用兵之始至

太初三年西域貢獻凡三十二年海內虛耗征和中貳師將軍李廣利已軍降匈

奴上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補注徐松曰通鑑繫此事

征和四年其時丞相田補注宋祁曰舊本以東奏言故輪臺已東補注徐松曰河水

本無以字當除之徐松曰輪捷枝渠犁皆故國補注徐松曰河水

臺國為貳師所屠故稱故捷枝渠犁皆故國注東川水逕龜茲

東北歷赤沙積梨南流積梨當即捷枝是渠犁在注東川水逕龜茲

今庫車城東南捷枝在庫車城東北通考作接枝地廣饒水草有

漑田五千頃已上補注徐松曰皆引河水漑之後魏書云輪臺處

溫和田美補注徐松曰今同疆恆暖

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孰其旁

國少錐刀貴黃金采繒可已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

師古曰言以錐刀及黃金

絲繒與此旁國易穀食可以給田卒不憂乏糧也補注吳仁傑曰錐當作錢其偏旁轉寫以錢為佳耳周官泉府鄭司農云故書泉作錢疏曰泉與錢今古異名食貨志錢輕重以銖利于刀流于泉如瀆曰名錢為刀以其利于民也禮記正義世猶呼錢為錢刀古辭白頭吟男兒欲相知何用錢刀為則錢刀之稱從古固然西域諸國如罽賓烏弋安息皆有錢貨惟渠犂旁國少此故貴黃金采繒可以用此易五穀史記大宛以西其地無絲漆不知鑄錢器亦謂是也錐刀字見左傳杜注錐刀喻小事也若作少錐刀恐無意義又曰實金謂之黃金銅亦謂之黃金晉灼曰諸賜言黃金真金也不言黃謂錢也此以實金為黃金舜典金作贖刑孔傳曰金黃也呂刑其罰百鍰孔傳鍰黃鐵也孔穎達謂古者金銀銅鐵總名為金黃金黃鐵皆今之銅也此以銅為黃金然則西域傳所云黃金漢紀所云黃鐵皆指銅言微荀氏之書讀者不以是為實金者幾希先謙曰顧炎武云不可乏當作可不乏王念孫云此承上文而言既有美田可以種穀又以錐刀黃金采繒易穀於他國則食宜給足不乏也不乏二字間不當有可字此涉上文可以易穀而衍顧說亦非既言宜裕足而先謙案官本注絲作采

東置校尉三人分護

補注徐松曰欲分田卒故增置一校尉漢紀作二人

各舉圖地形通利

溝渠務使已時益種五穀張掖酒泉

師古曰益多也補注先謙曰官本顏注在五穀下齊召南

云監本及別本刊此注於下句張掖酒泉下非也張掖酒泉連下

遣騎假司馬為斥候讀蓋以時益種五穀指輪臺言不指張掖酒

泉言也今從宋本移正徐松云遣騎假司馬為斥候補注徐松曰

冊府元龜引益多也在酒泉下案軍法部有

軍司馬曲有軍候又有軍假司馬假候為之副補注徐松

貳胡注斥拓也候望也言開拓道路候望也屬校尉

皆領於師古曰騎置即今之驛馬也補注

校尉師古曰騎置即今之驛馬也補注

因名置也案置傳驛者謂分置傳與置驛凡出使用車者田一歲

曰乘傳用馬者曰騎驛又曰據此騎置猶說文言置騎

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師古曰累重謂妻子家

直用反補注徐松曰趙充國傳終不敢將其累重匈奴傳匈奴悉

遠其累重案劉屈氂傳重馬傷耗顏注重謂懷孕者也是人畜皆

得稱重魏晉間又或稱為累如樂賫不得奉師古

攜尊累是也募民敢徙如今新疆之客戶就畜積為本業

讀曰蓄補注徐松曰即一歲所

得之積穀本業漢紀作產業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

威西國補注先謙曰河水注敦薨之水自尉犁國又西出沙山鐵

西可遣屯田以威西國即此處也董祐誠云城當在今喀喇

沙爾西南庫勒爾城之西自連城西至輪臺皆故屯田地輔烏

孫為便補注徐松曰胡注時烏孫王尙公

主故欲屯田列亭連城以輔之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

行邊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行音下更反補注徐松曰昭紀有丞相

儀注徵事比六百石皆故吏二千石不以臧罪免者為徵事絳衣

奉敕賀正月衛霍傳郭昌雲中人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

大中大夫為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奪印案徵

事以二千石不以臧罪免者為之則臣昌或即郭昌歟

守都尉明燹火補注徐松曰漢舊儀邊郡太守

選士馬謹斥候蓄

芟草補注徐松曰費誓時芟芟

願陛下遣使使西國已安其意補注

徐松曰蓋以貳師降臣昧死請補注徐松曰獨斷云漢承秦法羣

恐西國畏匈奴不安臣昧死請補注徐松曰通鑑見羣臣

古法去昧上迺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補注徐松曰通鑑見羣臣

死曰稽首上迺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補注徐松曰通鑑見羣臣

為狂悖使天下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

師古曰三十者

愁苦不可追悔

錢也補注徐松曰高紀如淳注引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

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治庫兵車馬惠紀應劭注漢律人出

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算今日增三十是百五十為

一算其時有司有此奏而未行故蕭望之傳張敞曰先帝征行三

十餘年百姓

猶不加賦

是重困老弱孤獨也師古曰重

而今又請遣卒田輪

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補注徐松曰以今道里計之輪臺

在車師前部西南一千三四百里前開

陵侯擊車師時

晉灼曰開陵侯匈奴介和王來降者補注徐松曰功臣表開陵侯成婉以故匈奴介和王將兵擊車

師據後傳事

危須尉犁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

補注徐松曰六國皆近車師者

三國外或且末山國焉者歟子弟非必侍子案征和元年樓蘭請其侍子以下蠶室不遣是別有子弟也

皆先歸發畜

食迎漢軍

師古曰畜謂馬牛羊等也

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

補注徐松曰六國之

王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

師古曰食

讀曰飲補注徐松曰車師降後便罷遣諸國兵而諸國已匱乏不能供億漢軍

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

載不足曰竟師

師古曰士雖各自載糧而在道已盡至於歸塗尚苦乏食不足不能終師旅之事也補注徐松曰謂

漢破車師時軍食尚多而士所載以歸者不足自給言道遠

彊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

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

補注徐松曰明年始置

吏卒

起張掖不甚遠

補注徐松曰遣酒泉吏卒出玉門迎軍又使張掖吏卒至酒泉接應二郡接壤故言不甚遠

然

尚斯畱甚眾

師古曰斯畱言其前後離斯不相逮及也斯音斯補注沈欽韓曰方言斯披散也東齊聲散曰斯器破曰

披斯與斯義同宋本方言亦作斯

曩者朕之不明曰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

置城下

補注徐松曰城蓋長城

馳言秦人我句若馬

師古曰謂中國人爲秦人習故言也句乞與也

若汝也乞音氣補注徐松曰胡注據漢時匈奴謂中國人爲秦人至唐及國朝則謂中國爲漢如漢人漢兒之類皆習故而言馳言者馳馬來言也案匈奴傳衛律謀鑿城藏穀

與秦人守之亦以漢降匈奴者謂之秦人

又漢使者久畱不還

補注徐松曰胡注久畱不還謂蘇武等也

故興師遣貳師將軍

師古曰興軍而遣之補注錢大昭曰閩本故興

下無師字尋注文則無者是徐松曰汪校興下無師字

欲曰爲使者威重也

補注徐松曰即畱匈奴之使欲

使匈奴畏

古者卿大夫與謀

師古曰與讀曰豫

參曰著龜不吉不行

師古謂

共卿大夫謀事尚不專決猶雜問著龜也補注徐松曰洪範所言者是

迺者曰縛馬書徧視丞相御

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爲文學者

師古曰視讀曰示爲文學謂學經書之人補注徐松曰御史謂御史大夫二千石者太子太傅少傅將作大匠詹事大長秋典屬國水

衡都尉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皆是大夫郎者郎中令屬官大夫謂太中大夫中大夫光祿大夫郎議郎中郎侍郎郎中文

學即大夫郎之堪備顧問者武紀曰者淮南衡山修文學迺至郡

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

補注徐松曰郡屬國都尉泥野侯以巫蠱事族此

趙破奴別是一人

皆曰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

補注徐松曰馬見縛兵敗之兆

或曰爲欲

呂見彊師古曰見顯示補注宋祁曰別本欲字下有式字劉蹟夫

不足者視人有餘師古曰言其夸張也視亦讀曰示補注徐易之

補注徐松曰謂以易卜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孟康曰其繇曰枯

張憲傳曰天子發書易生華何可久也謂匈奴破不久也補注徐松曰大過上五體震五

在震下為馬足異為繩兩異相承縛馬之象大過乾老坤生坤為

鬼方震為驚走匈奴困敗補注王念孫曰通典邊防七與此同案

故曰匈奴困敗匈奴困敗補注王念孫曰通典邊防七與此同案

曰者眾人之言也大過九五象傳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故眾人

皆曰匈奴必困敗矣漢紀孝武紀有曰字徐松曰此占者之詞凡

對縛馬書者有此三說以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著

下又雜考之星氣占筮也皆曰為吉補注徐松曰胡注公車方士之士之待詔公車者太史

屬太史太卜屬太常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師古曰今便利之

又曰北伐行將於蒲山必克師古曰行將謂遣將率行也蒲山山

蒲為釜卦諸將貳師最吉師古曰上遣諸將而於卦中貳師最吉

之或字所說於文義不順卦當作卜言卜諸將孰吉則貳師最吉也下文

云卜漢軍一將不吉即其證今作卦者涉上下文卦字而誤漢紀

正作 故朕親發貳師下 黼山 補注徐松曰匈奴傳漢遣貳師將軍

山也匈奴傳又云使右大都尉與 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

反繆 師古曰言不效也繆妄也補注錢大昭曰惠棟易漢學引程

以敗也惠氏又云大過震游魂故云木兆卦也外克內應克世之兆所

丑土乃震之財故云外克內然大過九四丁亥水也而受制於辛

丑之土九四立世初六為應故云應克世當時諸臣 重合侯毋虜

候者 補注錢大昭曰毋當作得南監本閩本不誤徐松曰是時重

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 詛軍 師古

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

吉 補注徐松曰漢將尙有商 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飢渴 師古

音耐補注徐松曰鼂錯傳風雨罷 失一狼走干羊 補注徐松曰此

謂因失一狼干羊亦不能 迺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 師古曰言

自存狼喻將帥羊喻士卒 死及被虜

略并自
離散也
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師古曰隧者依深險之處開通

行道也補注徐松曰匈奴傳起亭隧顏注謂深開小道而避敵

鈔寇也依說文當作鱗謂塞上亭守燹火者也後書西羌傳作亭

燹是擾勞天下非所曰優民也補注徐松曰詩大雅傳優今朕不

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補注徐松曰公卿表征和四年送

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曰報忿五伯所弗能為也師古曰伯讀曰

為況今大漢也補注徐松曰胡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

曰所聞師古曰搜索者恐其或私齎文書也補注徐松曰胡注提

謂提挈之也掖謂兩人夾持其兩掖搜索者恐其挾兵刃

今邊塞未正闕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曰皮肉為利卒苦而

燹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師古曰言邊塞有闕出逃亡之人而止者

獸故令燹火有乏又其人勞苦因致奔亡凡有此失皆不集於所

亡文書補注沈欽韓曰言上軍簿時皆不能得其闕出之數非謂

守燹火之卒奔亡徐松曰武紀注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

詣京師上之此上集蓋即上計漢之上計使唐謂朝集使也得者

登也言上之簿亦不登載得登雙聲字先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

謙曰官本注止作主令作今亡作上是

迺知之

師古曰既不上書所以當時不知至有降者來及捕生口或虜得匈奴人言之乃知此事補注徐松曰生口虜虜之

生得者不得

當今務在禁苛暴

補注徐松曰禁長吏苛暴者

止擅賦

補注徐松曰胡注漢

有擅賦法

力本農

補注徐松曰謂勸農力本脩馬復令

孟康曰先是令長吏各以秩養馬亭有牝馬民

今止不行養馬皆復不事後馬多絕乏至此復修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馬復因養馬以免徭賦也復音方曰反補注宋祁曰注文牝應作牡

徐松曰亭養牝馬又見昭紀應劭注顏說免徭賦即復不事之意而以孟說為非未得其解先謙曰官本注文在而已下

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

師古曰與上計者同來赴對也補注徐松曰即所謂與計借也邊馬有額馬死略盡故補之

由是不復出軍而

封丞相車千秋為富民侯曰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初貳師將軍李

廣利擊大宛還過杆彌

補注徐松曰貳師後行攻輪臺還過龜茲在北海道而過杆彌者杆彌東北接龜茲

杆彌遣太子賴丹為質於龜茲廣利責龜茲曰外國皆臣屬於漢

龜茲何已得受杆彌質

補注徐松曰匈奴背漢受樓蘭質子龜茲疑於背漢

即將賴丹入至

京師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議

補注沈欽韓曰鹽鐵論伐功篇文學曰前君為先帝畫匈奴之策兵據西

域奪之便勢之地以候其變上以為然用君之計以搜粟都尉為御史大夫持政十有餘年未見種蠡之功而見靡弊之效而反衰中國也西域篇大夫曰羣臣議以為匈奴困於漢兵折翅傷翼可遂擊服會先帝棄羣臣以故匈奴不革譬如為山未成一簣而止度功業而無斷成之理是棄與胡而資強敵也徐松曰武帝時欲用未果故皆議行之

校尉補注徐松曰即將軍田輪臺輪臺與渠犂地皆相連也補注徐松

曰渠犂在東輪臺在西皆傍塔里木河北岸先謙曰西域水道記云塔里木河自玉古爾東流庫車城東北三百二十里為玉古爾

又南百餘里尤多舊時城郭田疇阡陌直達河岸疑田官所治矣

河水又東二百里逕策特爾軍臺南又東一百六十里逕車爾楚

故地漢於此置都護以為西域之中河水又東逕庫爾莊北庫

爾勒之境東接哈喇沙爾城西接玉古爾東南至羅布淖爾五百

勒里北至多羅嶺二百里玉古爾之境西接庫車東接庫爾茲

勒南至塔里木河二百四十里北至阿依庫穆什山七十里龜茲

貴人姑翼謂其王曰賴丹本臣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

田補注徐松曰輪臺為今玉古爾地在庫車必為害王即殺賴丹

而上書謝漢補注徐松曰如漢未能征宣帝時長羅侯常惠使烏

孫還

補注徐松曰事在地節元年

便宜發諸國兵

師古曰以便宜擅發兵也補注徐松曰常惠傳惠請便道

擊之宣帝不許霍光風惠以便宜從事

合五萬人攻龜茲

補注徐松曰常惠傳惠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孫還

過發西國兵二萬人令副使發龜茲東國二萬人烏孫兵七千人從三面攻龜茲言五萬者舉成數

責已前殺校尉

賴丹龜茲王謝曰迺我先王時為貴人姑翼所誤我無罪執姑翼

詣惠惠斬之時烏孫公主遣女來至京師

補注徐松曰楚主女弟史

學鼓琴漢

遣侍郎樂奉送主女過龜茲

補注徐松曰至烏孫而過龜茲是烏孫在天山南龜茲北

龜茲前

遣人至烏孫求公主女未還會女過龜茲龜茲王留不遣復使使

報公主主許之後公主上書願令女比宗室入朝而龜茲王絳賓

亦愛其夫人上書言得尙漢外孫為昆弟

補注徐松曰言與主女為昆弟不敢質言壻也

願與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來朝賀

補注徐松曰劉昭禮儀志注引蔡質漢儀正月

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將大夫百官各陪朝賀蠻貊胡羌朝貢畢見屬郡計吏皆庭覲庭燎宮室諸劉雜會萬人以上立西面

王及夫人皆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

補注徐松曰用公主之儀當紫綬印其金印

賜已

車騎旗鼓歌吹數十人

補注徐松曰劉昭百官志大將軍賜官騎三十人及鼓吹此蓋寵之如大將軍歌吹

者橫吹也後書班超傳注引古今樂錄橫吹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長安乘輿以為武樂

綺繡雜繒琦珍

凡數千萬

師古曰琦音奇補注徐松曰玉篇引埤蒼云琦瑋也後書仲長統傳琦賂寶貨注引枹朴子曰片玉可以琦數

千萬者言其直留且一年厚贈送之後數來朝賀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

治宮室作徽道周衛出入傳呼

補注徐松曰漢舊儀皇帝起居儀宮司馬內百官案籍出入營衛周

廬晝夜誰何輦動則左右侍帷幄者稱警車駕則衛官填街騎士塞路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撞鐘鼓

儀志諸行出入皆鳴鐘皆作樂東京賦云撞洪鐘伐靈鼓先謙曰官本鐘作鍾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

驢非驢馬非馬

補注沈欽韓曰楚策史疾謂楚王曰此鳥不為烏鵲不為鵲也與此同意若龜茲王所

謂羸也

補注徐松曰說文羸驢父馬母者也崔豹曰驢為牡馬為牝即生驪馬為牡驢為牝生駟驢

絳賓死其

子承德自謂漢外孫

補注徐松曰弟史號稱公主故其子自謂外孫

成哀帝時往來尤數

漢遇之亦甚親密東通尉犁六百五十里

補注徐松曰渠犁在烏壘東南烏壘東至尉犁

止三百里渠犁東通不得有六百餘也疑六字有誤或中隔敦薨溢出水而哈勒噶山中道險故迂曲歟

尉犁國

補注先謙曰後書見莎車焉者傳亦見和帝紀魏志注三國時屬焉者河水注敦薨水自危須國來溢為西海逕尉

犁國又西出沙山鐵關谷又西南流逕連城別注裂以為田下入渠犁水經圖說云蓋在博斯騰淖爾之西庫車之東後漢班超討

焉者自西而東先至尉犁焉者絕葦橋以拒漢軍今喀喇沙爾所屬布爾古城有葦湖惟一土橋可渡則尉犁正當今布古爾地淖

爾南出西流仍為海都河又西逕庫勒爾山北山東接額爾格齊山猶相傳曰沙山西域水道記云博斯騰淖爾西南流數十里經

海都河之南又西南行百里折而南入山復南折而西逕哈勒噶阿瑞軍臺南晉書西戎傳次焉者進屯鐵門未五十餘里要之於

遮留谷今自庫爾勒北二十里至巖口所謂遮留谷也入山徑路崎嶇三十里越大石嶺下逼海都河地處要害或曾置關唐岑參

有題鐵關關樓及宿鐵關西館詩下嶺十里至哈勒噶阿瑞軍臺河水又西行三十餘里出山故水經注曰又西出沙山鐵關谷也

河水又南流二十餘里逕庫爾勒莊與軍臺之間又西南漾為葦蕩凡七十里又逕車爾楚軍臺南凡三百里仍為海都河

王治尉犁城去長安六千七百五十里

補注徐松曰據傳鄭吉從尉犁至長安是正當烏壘孔道

去長安當作六千九百三十八里

去陽關當二千四百三十八里

戶千二百口九千六百勝兵二

千人

補注徐松曰漢尉犁侯安世侯左右將左右都尉擊胡君各紀以為次大國

一人譯長二人西至都護治所三百里

補注徐松曰後魏書龜茲在尉犁西北蓋龜茲國大

前漢九十六下

其境得至南與鄯善且末接

危須國補注先謙曰後書見焉耆傳下魏志注三國時屬焉耆又見晉書宣帝紀河水注敦薨水東源東南流分爲二水自

焉耆來導於危須國西又東南流注於敦薨之藪川流所積潭水

斯漲溢流爲海下入尉犁水經圖說云海都河匯於喀喇沙爾之

南爲博斯騰淖爾東西廣三百餘里南北半之即敦薨之藪也西

域水道記云博斯騰淖爾之側產硝及鹽水復自西南隅溢出故

水經注曰溢王治危須城補注徐松曰危須城當在今博斯騰淖爾東南去長安七千二

百九十里補注徐松曰以去都護里數計之當作去長安六戶七

百口四千九百勝兵二千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爲次大國擊胡侯擊胡都尉補注

徐松曰匈奴嘗在焉耆危須尉犁間賦稅諸國蓋三國鼎峙故皆置擊胡官

君擊胡君譯長各一人西至都護治所五百里至焉耆百里補注徐松

曰據河水注文是焉耆在西危須在東傳不言西蒙上爲文河水注引此傳作西至焉耆

焉耆國補注先謙曰後書有傳又云自莎車東北經尉頭温宿姑墨龜茲至焉耆亦見莎車傳下魏晉後魏周隋唐仍爲焉

耆西域記作阿耆尼語音有增減耳晉書焉耆傳地方四百里四面有大山道險隘百人守之千人不過唐書橫六百里縱四百里

東高昌西龜茲南尉犁北烏
孫今為喀喇沙爾直隸廳 **王治員渠城**
師古曰員音于權反補注錢大昕曰員渠即焉

耆之轉與尉犁國王治尉犁城危須國王治危須城初不異也周
壽昌曰員渠城後書作南河城後漢紀作河南城後魏書太武太

平真君七年萬度歸討焉耆入其界進軍向員渠是尚名員渠也
先謙曰河水注敦薨水出焉耆北敦薨山在匈奴之西烏孫之東

二源俱導西源東流分二水左水西南流出焉耆之西逕焉耆之
野屈而東南流注敦薨之渚右水東南流分爲二左右焉耆之國

城居四水之中在河水之洲南會二水同注敦薨之浦東源東南
流分二水逕出焉耆之東下入危須徐松云案敦薨水今日海都

河海都河惟一水注博斯騰淖爾漢時入淖爾之處分爲二又有
一水自西北來入於敦薨水其會合之地亦分爲二員渠城正當

其分處故後書班超傳言焉耆有葦橋之險不欲令漢軍入國超
更從他道厲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正營大澤中可知城四面皆

水葦橋大澤均海都河所瀦也今既無敦薨分出同入淖爾之水
又無西北來一水海都河南四十里有舊城雉堞猶存周圍九里

俗曰四十里城疑爲員渠遺址後魏書云員渠城在白山南七十
里隋書云漢時舊國也西域記云都城周六七里水經圖說云今

裕勒都斯河爲西源出喀喇沙爾西北楚爾達山哈布齊哈河爲
東源出喀喇沙爾地和屯博克塔山皆天山正幹即敦薨山也山

迤東爲鎮西府所屬當漢匈奴蒲類王地迤西爲伊犁所屬當漢
烏孫地西域水道記云庫車城北汗騰格里山東百餘里有地曰

阿刺爾湧泉百餘會以東流爲大裕勒都斯河又東會二水又東
會小裕勒都斯河小裕勒都斯河出自阿勒坦陰克遜之北會四

水又西會烏里雅蘇台水又西南會大裕勒都斯河又二水東西
來會自哈爾噶圖山溝逕烏博木萬壑爭流百川逆集有砥柱巫
峽之險又東南分爲二東行爲南北二支東至達蘭嶺之陰復合
爲一唐書回鶻傳言鷹娑川在焉者西北是其焉耆之野歟河水
又東南流會烏蘭烏蘇河烏蘭烏蘇二源一博爾圖河發自吐魯
番托克遜軍臺之東南西流逕博爾圖山口入焉一哈布齊咳水
發自哈布齊咳山有三水俱入烏蘭烏蘇與裕勒都斯河會而東
南流爲海都河又東南逕哈喇沙爾城西門外五里兩岸置軍臺
河廣三里諺曰通天河自城西繞至城南折而東北流百數十里
又東豬爲大澤曰博斯騰淖爾水經注曰敦薨之水二源俱導以
裕勒都斯爲西源烏蘇爲東源烏蘇源東流分二水此大小裕勒
於焉耆之西則西南當似指東南下又言源處而東南逕流焉耆
屈而東南流注於敦薨之渚其時小裕勒都斯水東南流又分爲
二此謂大裕勒都斯爲二流也兩水東源東南流分二水逕焉耆
謂大裕勒都斯復會爲一也東源東南流分二水逕焉耆之東導
於危須國西又東南流注敦薨之藪其時烏蘭烏蘇曰渚曰浦曰
藪皆謂淖爾也淖爾西岸有故城諺曰四十里城言距鎮城四十
里也河水注城居四水之中在河水之洲是或員渠遺址歟唐郭
孝恪討焉耆焉耆城四面皆水孝恪去長安七千三百里補注徐
命將士浮水而度所謂四水之中矣松曰以
去都護里數計之當作去長安六千八百三十八里去陽關二千
三百三十八里後魏書焉耆東南去瓜州二千二百里案故瓜州
在今安西州城西南八十里陽戶四千口三萬二千一百勝兵六
關又在瓜州西南故瓜州較近

千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為次擊胡侯卻胡侯輔國侯補注徐松曰後書班

超傳有國左右將補注徐松曰班超傳有左將北韃支左右都尉相腹久

擊胡左右君擊車師君歸義車師君各一人補注徐松曰後魏書焉耆國在車師南案

功臣表有匈奴歸義樓剽王伊即軒又有匈奴歸義王次公此擊稱歸義車師君蓋車師人之降漢者封為歸義君而處於焉耆擊

胡都尉擊胡君各二人補注徐松曰譯長三人西南至都護治所蓋亦分左右

四百里補注徐松曰西域記云從焉耆西南行二百餘里踰一小山當即阿勒噶山越二大河當即敦薨水是焉耆至龜茲共九百餘里焉耆至烏壘四百里則烏壘至龜茲當五百五十里也故據

此以訂南至尉犁百里補注徐松曰班超傳超自龜茲討焉耆兵到尉犁界焉耆王廣與其大人迎超於尉

正之犁龜茲東北行先至尉犁後至焉耆是尉犁在南又案尉犁去烏壘三百里危須經尉犁以至烏壘五百里是危須去尉犁二百里

焉耆東南去危須百里故西南去尉犁亦百里北與烏孫接補注徐松曰烏孫之東境止此近海水多魚

補注先謙曰此即河水注所云敦薨藪盜而為海者今之博斯騰淖爾是也

烏貪訾離國補注徐松曰以下諸國為車師及匈奴故地皆旁天山山路迂曲里數難知傳文不盡合也周壽昌曰上

前漢九十六下

傳云都護分車師後王之西為烏貪訾離地以處匈奴降王茲力
 支是其國為都護所分置並初立此地名也蓋初本單桓國地為
 車師所得漢復取之於車師分置此國也先謙曰後書云烏貪訾
 離為車師所滅後復立魏志注三國時屬車師後部西域圖考云
 在今綏來縣地 **王治于婁谷** 補注徐松曰以改定車師後國去長安里數
 計之烏貪訾離在後國西千六百六十里案
 車師已分為前後及山北六國不應其後國幅員尚千餘里計車
 師分國卑陸且彌相距不過百里烏貪訾離以四十戶小國約在
 車師西三四百里耳正當博克達山中故王治谷中也 **去長安萬三百三十里** 補注徐松曰
 此里數有誤

戶四十一口二百三十一勝兵五十七人 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為
 小國傳言降眾千七百

人或都護散處之 **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東與單桓南與且彌西與烏**

孫接 師古曰且音子余反補注徐松曰且彌在天山東烏貪訾離
 南與之接其去車師不過千里若去長安萬里則烏貪訾離

去單桓千四百餘里不得言接且已過天山西亦不能南接且彌
 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烏孫是今迪化州界有烏

孫地故烏貪訾離西與之接

卑陸國 補注先謙曰後書云卑陸為車師六國之二魏
 志注三國時屬車師後部卑作畢字形之誤 **王治天山**

東乾當國 師古曰乾音干補注劉奉世曰下國字當作谷徐松曰
 武紀注晉灼曰天山近蒲類國去長安八千餘里顏云

卽祁連山後書竇固傳注以爲折羅漫山在西州交河縣東北又
於班超傳注云天山去蒲類海百里唐書地理志交河郡下旣言
交河縣北天山又言自西州西南有南平安昌兩城百二十里至
天山西南入谷案晉顏不言所在若班超傳注則在今巴里坤竇
固傳注及唐志交河縣北之說則在今吐魯番唐志西南入谷之
說則在今哈喇沙爾城北蒙古語謂天爲騰格里今西域所稱汗
騰格里山卽天山則在庫車城北考匈奴傳重合侯兵道車師北
至天山是天山不在車師北之證章懷實固傳注及唐志交河郡
縣之說非也後書蒲類國在柳中西北其非在蒲類海可知近世
相承指巴爾庫勒淖爾南之山爲天山蓋誤於章懷余往來西域
登陟此山雖云險峻而高止十五里不足當天山之目是班超傳
注亦未爲足據尋校傳文蓋漢時以今哈喇沙爾城北之博羅圖
山爲天山蜿蜒而北至博克達山以東故匈奴傳云票騎將軍出
隴西過焉耆山焉耆卽哈喇沙爾特標焉耆山明其爲大山御覽
引西河舊事匈奴歌曰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耆
山使我婦女無顏色焉耆卽焉耆別言祁連與焉耆支者互文見義
耳河水注云焉耆東北隔大山與車師接大或爲天字之訛若以
汗騰格里山當之地旣遠於車師且此傳言蒲類國在天山西
南至都護可證天山實在烏壘東儻在庫車北是當烏壘西矣唐
書言西州西南至天山博羅圖山正在古交河城西南三百餘里
乾當谷蓋與今阿拉葵山谷近周壽昌曰徐說雖辨而祁連名旣
古卽汗騰格里語亦久恐未能奪之考各圖志及洪氏天山客話
等書云由西北各地邈迤至蘭州城高出六百里又由蘭州出關
至天山山下更高出六百里是平地已高一千二百里仰望山頂積

雪不化鳥飛至半空而墜近日西征將士皆云四面皆以此山為主名無有峻於此者徐或遠過其旁未能細審後書焉耆國傳其國四面皆大山則河水注焉耆東北隔大山大字恐非訛也山屬焉耆而卑陸依山為治故列於卑陸國先謙曰西域圖考云今之阜康去長安八千六百里補注徐松曰以劫國計之卑陸前縣地

得南接戶二百二十七口千三百八十七勝兵四百二十二人補注

徐松曰漢紀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譯長各一人西南至以為小國

都護治所千二百八十七里補注徐松曰與車師前國接故去都護道里與前國差等

卑陸後國補注徐松曰分為後國猶烏孫之有大小昆彌後書無後國或已并之先謙曰西域圖考云當今阜康城之東

北王治番渠類谷師古曰去長安八千七百里補注徐松曰去長安里數

不足據而就傳言之是在卑陸西二十里戶四百六十二口千一百三十七勝兵三百

五十人補注徐松曰更小於輔國侯都尉譯長各一人將二人補注

徐松曰都尉譯長皆少東與郁立師北與匈奴補注徐松曰卑陸一人將則同卑陸也

後書言卑陸接匈奴補注徐松曰西與劫國南與車師接補注徐松曰

郁立師國

補注先謙曰後書云郁立為車師所滅後復立無師字以後不見西域圖考云當今古城之西北

王治

內咄谷

師古曰咄音丁忽反補注徐松曰諸不言天山者略也

去長安八千八百三十里

補注

徐松曰國在卑陸後國之東八百疑作三百

戶百九十口千四百四十五勝兵三百三

十一人

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為小國

輔國侯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東與車師

後城長

補注徐松曰以此傳言是後城長在車師後國西

西與卑陸北與匈奴接

單栢國

補注徐松曰霍去病傳得單于單栢酋涂王張晏注單栢酋涂皆胡王也蓋漢因其號以建國先謙曰後書云單栢

為車師所滅後復立魏志注三國時屬車師西域圖考云在烏魯木齊地

王治單栢城

補注徐松曰不在山中故言城

去長安八千八百七十里

補注徐松曰據改定車師後國里數單栢在後國西二百里

戶二十

七口百九十四勝兵四十五人

補注徐松曰聚落之小者不足為國

輔國侯將左右

都尉譯長各一人

蒲類國

補注先謙曰後書有傳其王得罪匈奴徙蒲類人六千餘口內之匈奴右部阿惡地號阿惡國又有移支國居蒲類

故地西域圖考云在伊吾北今為巴里坤地巴爾庫勒淖爾即蒲類海也

王治天山西疏榆谷

補注徐松曰塞

土宜榆故古者樹榆為塞朔方有長榆塞謂之榆中西羌傳去長
有大小榆谷今新疆多榆以榆名地如榆樹溝者往往有之

安八千三百六十里補注徐松曰後書言蒲類東南去長安八千一百七

十里則蒲類去長安當作九千四百六十里焉者去柳戶三百二

十五口二千三十二勝兵七百九十九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為

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三百八十

七里補注徐松曰焉耆去烏壘四百里此在焉耆西里數懸絕疑

畜能作弓矢
國出好馬

蒲類後國補注徐松曰傳有小蒲類國或即後國歟先謙曰後書

海之北逾後國王補注徐松曰前國尚知田作故有治地此則專

為車師後王庭王逐水草也王先慎曰上文鄯善西夜大月氏休

循捐毒尉頭烏孫諸國皆逐水草皆有治所去長安八千六百三

十里補注徐松曰當亦九千戶百口千七十勝兵三百三十四人
補注徐松曰小於前國後書云移支國戶千餘口三千餘勝兵千
餘人其人猛勇敢戰以寇鈔為事皆被髮隨畜逐水草不知田作

輔國侯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補注徐松曰蒲類且彌傍天山左右當在今大小裕勒都斯地

土爾扈特和碩特所游牧

西且彌國王治天山東于大谷師古曰且音子余反補注徐松曰于大宋本一作天大先謙曰西域

圖考云兩且彌在今呼圖壁河至馬納斯河以南一帶去長安八千六百七十里補注徐松曰西且彌

距東且彌百里當去長安九千七十里戶三百三十二口千九百二十六勝兵七百

三十八人補注徐松曰大於東且彌西且彌侯左右將左右騎君各一人西南

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補注徐松曰里數有誤約八百里也後書不言疑為東且彌所併

東且彌國補注先謙曰後書有傳又云東且彌為車師六國之一魏志注三國時屬車師後部後魏時屬車師見後魏書

王治天山東兌虛谷去長安八千二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案後書東且彌去柳中

八百里是去長安八千九百七十里戶百九十一口千九百四十八補注徐松曰四十八通考作八

十勝兵五百七十二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為小國案後書云戶三千餘口五千餘勝兵二千餘人蓋并西

且彌而東且彌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五百八

強盛

十七里

補注徐松曰里數有誤約九百里也後書云廬帳居逐水草頗田作

劫國

補注先謙曰唐時仍為劫國見西域傳及通典西域圖考云當今昌吉城之北劫與車師後城長郁立師卑陸後國為北

道再北之國今地

王治天山東丹渠谷去長安八千五百七十里

多戈壁疑皆行國

補注徐松曰去陽戶九十九口五百勝兵百一十五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

關四千七十里

為小輔國侯都尉譯長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

里

補注徐松曰在卑陸之西則去都護當千或千一百也

狐胡國

補注王念孫曰國名無上下二字同音者狐胡當依御覽四夷部十八所引作狐胡字之誤也狐胡龜茲皆國名之

疊韻者

龜茲應即音耶慈先謙曰後書作狐胡則王說是也為車師所滅後復立後無考西域圖考云由鄯善逾白龍堆為狐胡國

今闕展西百二十里魯

王治車師柳谷補注齊召南曰後漢班勇為西域長史屯柳中後書

克沁地

亦西師廣安城

西域傳諸國道里俱以去長史所居為率疑即此柳谷也王念孫曰孤胡與車師異地不當云治車師柳谷師字蓋涉下文車師而

入谷百三十里

經柳谷無師字徐松曰唐書地理志交河縣北去長

安八千二百里

補注徐松曰交河城去長安八千九十里入谷六十五里至柳谷則去長安當作八千一百五十五

里 戶五十五口二百六十四勝兵四十五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為小國 輔國

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至都護治所千一百四十七里補注徐松曰據下至

焉耆里數四十補注徐松曰不言西者蒙上 至焉耆七百七十里補注徐松曰據下至

城六十五里唐書言百三十者謂補注徐松曰不言西者蒙上 至金沙嶺柳谷適當道里之中

山國王去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師古曰常在山下居不為城治也補注王念孫曰此山國亦當

作墨山國王親王下當有治墨山城四字據河永注國與城皆以 墨山得名墨山國王治墨山城猶上文之皮山國王治皮山城也

寫者脫之若顏注遂云常在山下居不為城治亦是曲說徐松曰以去尉犁計之當作去長安六千六百九十八里先謙曰河水注

北河水自龜茲國來東逕墨山謙案據酈注山上當有墨字王下當有治墨山城四字然後漢和 帝紀及焉耆傳下兩見並作山國則非寫脫蓋所據本異也魏志

注山王國屬焉耆西域圖考云在今羅布淖爾之北廣安城之西補注徐松曰漢 南山 戶四百五十口五千勝兵千人補注徐松曰漢 輔國侯左右

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補注徐松曰去

里西北至焉耆百六十里補注先謙曰西域圖考云當 西至危須

二百六十里

補注徐松曰墨山在尉犁東則去危須近而焉耆遠里數有誤

東南與鄯善且末接

補注徐松曰墨山國在博斯騰淖爾南岸東南濱蒲昌海海南即鄯善且末境

山出鐵民山居

補注徐松曰博斯騰

淖爾南岸皆山

寄田糴穀於焉耆危須

補注徐松曰河水注言龍城地廣千里皆為鹽而剛堅是其地不可

耕故寄田歟

車師前國

補注先謙曰後書有傳亦見晉書載記後魏傳稱前部西域圖考云在今吐魯番廣安城西二十里

王治

交河城

補注沈欽韓曰寰宇記西州交河縣本車師前王庭明史吐魯番在火州西百里唐西州交河縣安樂城也先謙曰

後魏西域傳前部王尚居交河城

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

補注徐松曰唐書地理志交河縣有

交河水源出縣北天山今吐魯番廣安城西二十里雅爾湖有故城周七里即古交河城城北三里許有山谷一谷出四泉流逕城

東一谷出五泉流逕城西至城南三十餘里入沙而伏

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

補注徐松曰交河城

去柳中八十里柳中去長安八千一百七十里則交河城去長安八千二百五十里去陽關三千七百五十里

戶七百口

六千五百勝兵千八百六十五人

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為小國後書云領戶千五百餘口四千餘

勝兵二千

輔國侯安國侯左右將都尉歸漢都尉車師君通善君鄉

善君各一人師古曰鄉讀曰嚮補注徐松曰車師譯長二人西南

至都護治所千八百七里補注徐松曰據下至焉耆里數焉耆去

三十至焉耆八百三十五里補注徐松曰亦蒙上西南為文以今

五里山改設臺站故迂遠也焉耆去柳中九百十五里故後魏書云

焉耆國東去高昌九百里先謙曰後書云前部南通焉耆北道

車師後王國補注錢大昭曰依前後例當作車師後國王先謙曰

彌卑陸蒲類移支為車師六國亦見魏志注稱後部西域圖考云

今濟木薩地其古城在今保惠城北二十里亦名金滿城唐北庭

都護治也後城治務塗谷補注徐松曰後書云自高昌壁北通後

長國在其東北高昌以其地為西州以可汗浮圖城為庭州浮圖即務塗之轉音

此言務塗谷蓋城在山中今濟木薩城北五里有破城為唐都護

府遺址而城南十五里入山是今城在唐城之南漢城又在去長

安八千九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後書務塗谷去洛陽九千六百

五十里以此減之則去長戶五百九十五口四千七百七十四勝

安當作八千六百七十里兵千八百九十人補注徐松曰蓋小於前國後書云領戶擊胡侯

補注徐松曰傳有輔國侯狐蘭支則左右將補注徐松曰傳有右

此當有輔國侯後書後部有親漢侯左右將將股鞮左將尸泥支

後書又有後部侯炭左右都尉道民君譯長各一人師古曰道

遮蓋屬於左右將者左右都尉道民君譯長各一人讀曰導西

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三十七里補注徐松曰今驛程一千六百

後部則當一千七百三十五里案當與前五十餘里若漢時由前部以至

部互易先謙曰後書云後部西通烏孫

車師都尉國補注徐松曰此蓋漢置都尉監車師者先謙曰西域

治也後漢戊己校尉居此亦名高昌壁戶四十口三百三十三勝兵八十四人

車師後城長國補注徐松曰案傳車師後王舉國降匈奴與

置以有人民名之為國耳先謙曰西域圖戶百五十四口九百六

考云在後庭之東北當今奇台縣之北

十補注先謙曰勝兵二百六十人武帝天漢二年呂匈奴降者介

官本九作五

和王為開陵侯補注徐松曰功臣表言開陵侯不得封年案傳文

似以天漢二年封也開匈奴傳作闐顏注闐讀與

開將樓蘭國兵始擊車師補注徐松曰元封三年漢已破姑師其

同將樓蘭國兵始擊車師時西域未通非欲有其地至是始與匈

故言始匈奴遣右賢王將數萬騎救之漢兵不利引去補注徐松

傳漢使貳師將軍擊右賢王於天山匈奴大圍貳師幾不得脫漢兵物故十六七繼以李陵敗降是漢兵不利也此漢爭車師者一

漢未得車師補注徐松曰當從武紀功征和四年臣表李廣利傳作三年遣重合侯馬通將四

萬騎擊匈奴補注徐松曰是時貳師出五原商邱成出西河此獨言馬通惟通出酒泉過車師也匈奴傳作莽通道

過車師北補注徐松曰今巴里坤至迪化州路復遣開陵侯將樓蘭尉犁危須凡六

國兵別擊車師勿令得遮重合侯諸國兵共圍車師車師王降服

臣屬漢補注徐松曰匈奴傳重合侯軍至天山匈奴使大將偃渠與左右呼知王將二萬餘騎要漢兵見漢兵強引去閩陵

侯別圍車師盡得其王民眾而昭帝時匈奴復使四千騎田車師還此漢爭車師者二漢得車師

宣帝即位遣五將將兵擊匈奴師古曰謂本始二年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後將軍趙充國

為蒲類將軍雲中太守田順為武牙將軍及度遼將軍范明友車前將軍韓增凡五將也補注徐松曰武本作虎顏避唐諱改

師田者驚去車師復通於漢補注徐松曰此漢爭車師者三車師復降漢匈奴怒召其

太子軍宿欲曰為質軍宿焉耆外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耆車師

王更立子烏貴為太子及烏貴立為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奴遮

漢道通烏孫者

補注徐松曰此本始三年至地節元年事凡三年

地節二年漢遣侍郎鄭

吉校尉司馬熹

師古曰熹音許吏反補注徐松曰鄭吉傳吉以從軍數出西域為郎熹喜古今字

將免刑

罪人

補注徐松曰胡注云罪人免其刑使屯田

田渠犁積穀欲已攻車師至秋收穀

補注

徐松曰據傳此為地節二年秋匈奴傳以為事在三年誤

吉熹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自與所

將田士千五百人

補注徐松曰下言三校尉以五百人為校

共擊車師攻交河城破之

王尚在其北石城中

補注徐松曰隋書高昌北有赤石山山北七十里有貪汗山城在山中壘石為之案姑墨

亦有石城是知非城名鄭吉傳擊破車兜訾城或即其城歟

未得會軍食盡吉等且罷兵歸渠

犁田秋收畢

補注先謙曰官本秋收二字倒

復發兵攻車師王於石城王聞漢兵

且至北走匈奴求救匈奴未為發兵王來還與貴人蘇猶議欲降

漢恐不見信蘇猶教王擊匈奴邊國小蒲類

補注徐松曰匈奴傳言左右賢王左右谷

蠡最大國然則裨小王為小國矣諸小王亦稱諸侯匈奴傳言匈奴西邊諸侯是也匈奴有東蒲類王

斬首略其人

民已降吉車師旁小金附國

補注徐松曰今吐魯番有勝金口地

隨漢軍後盜車師

車師王復自請擊破金附匈奴聞車師降漢發兵攻車師吉憲引

兵北逢之補注徐松曰匈奴傳勒兵逢擊烏孫顏注以兵逆之匈奴不敢前吉憲即留一候

補注徐松曰所謂軍候與卒二十人留守王補注徐松曰留守石城備其王入匈奴吉等引兵

歸渠犂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而見殺也迺輕騎奔烏孫吉即迎

其妻子置渠犂補注徐松曰就屯校城東奏事補注徐松曰吉蓋奏車師之捷至酒泉有詔

還田渠犂及車師益積穀已安西國侵匈奴補注徐松曰吉行至酒泉得詔書如此以

吉傳推之吉遷衛司馬使護南道當在此時所謂安西國者即令其護南道吉還傳送車師王妻子詣

長安賞賜甚厚每朝會四夷常尊顯以示之補注徐松曰此非本年事傳終言之於

是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別田車師補注徐松曰別使吏卒之在渠犂者非屯校兵也案匈奴傳地

節三年西域城郭共擊匈奴取車師國得其王及人眾而去單于復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為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

漢益遣屯士分田車師地以實之即此傳二年事也此漢爭車師者四車師復降漢田車師始此得降者言補注徐松

曰自此以下據通單于大臣皆曰車師地肥美補注徐松曰前國為今吐魯番地恆

暖宜疏穀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也果遣騎

來擊田者吉迺與校尉補注徐松曰此校尉即司馬熹非屯田之三校尉盡將渠犂田士

千五百人往田補注徐松曰通鑑作吉將渠犂田卒七千餘人即用此傳文而訛士為七淺人又臆增卒字耳若果

得言田卒少也匈奴復益遣騎來漢田卒少不能當保車師城中

補注徐松曰蓋交河城匈奴將補注徐松曰左大將即其城下謂吉曰師古曰即就也單于必

爭此地不可田也圍城數日迺解補注徐松曰匈奴傳匈奴遣左右奧韃各六千騎與左大將再

擊漢之田車師城者不能下後常數千騎往來守車師吉上書言車師去渠犂

千餘里補注徐松曰前國去烏壘千二百餘里渠犂在烏壘南三百餘里聞呂河山師古曰閒隔也音居莧反

補注徐松曰河謂敦薨水龜茲東川山謂敦薨山沙山鐵關谷北近匈奴漢兵在渠犂者執不能

相救願益田卒公卿議曰為道遠煩費可且罷車師田者補注徐松曰魏

相傳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

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言願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上從相言而止公卿者魏相等也詔遣長羅侯師古曰常

也補注將張掖酒泉騎出車師北千餘里揚威武車師旁胡騎引去

宋祁曰涪化本作引兵去熙甯本及越本無兵字吉迺得出歸渠犂凡三校尉屯田車師

王之走烏孫也補注先謙曰王上烏孫留不遣遣使上書願留車

師王備國有急可從西道曰擊匈奴漢許之補注徐松曰匈奴傳匈奴怨諸國共擊車

師遣左右大將各萬餘騎屯田右地欲以侵迫烏孫西域西道即當右地者於是漢召故車師太子軍

宿在焉耆者立曰為王補注徐松曰據下傳蓋殺匈奴所立兜莫而立軍宿盡徙車師國民

令居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車師王得近漢田官與匈奴絕

亦安樂親漢補注徐松曰此漢爭車師者後漢使侍郎殷廣德責

烏孫補注徐松曰責其久留烏貴求車師王烏孫貴將詣闕師古曰烏孫遣其將之貴者入漢朝

賜第與其妻子居補注劉敞曰漢求車師王耳烏孫貴將反詣闕

妻子詣長安今漢復責烏孫求車師王故賜車師王第使與妻子居耳又當云烏孫遣其貴人將詣闕錢大昕曰烏貴者車師王之

名是時車師已別立王故稱其前王名以別之當以求車師王烏貴六字為句將詣闕三字為句刊本誤衍孫字顏不能校正曲為

前漢九十一

之說劉知其未安乃謂當云烏孫遣其貴人將詣闕亦非也徐松

曰將詣闕猶鄭吉傳言將詣京師此傳亦言捕樓蘭王將詣闕周

壽昌曰此亦如上傳都護治烏壘城宋監本作烏壘孫城行一孫

字也通鑑云元康四年車師王烏貴詣闕是通鑑已正此誤刪去

孫字矣錢駿正良是歲元康四年也其後置戍已校尉屯田居車

師故地補注徐松曰通鑑注元康二年以車師地與匈奴今匈奴

於此款附故復屯田故地案當并徙還前王而後國之建疑亦

時也元始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門關往來差近

補注徐松曰道近而易行今小南路有小山五長戊己校尉徐普

各半里許頂上平而首尾截立或謂是五船也

欲開已省道里半避白龍堆之阨補注徐松曰今哈密至吐魯番

邊也新道避之又省道車師後王姑句師古曰句音鈞補注徐

里之半故普欲開之

道當為拄置師古曰拄者支拄也言有所置立而支拄於已故心

者或不曉已拄為梁柱之柱及分破其句言置柱於心皆失之矣

補注劉敞曰道當為拄置者新道出車師後王國則漢使往來後

王主為之供億故心不便也拄置猶言儲侍宋祁曰案通典道下

有通字徐松曰釋言措拄也說文作楷柱拄置即措拄置為措之

假借字耳先謙曰本書從木從手之字通作拄

柱皆可特不應失解耳官本注又下無音字

心不便也地又頗

與匈奴南將軍地接補注徐松曰在匈奴南故與南將軍接普欲分明其界然後奏

之召姑句使證之不肯繫之補注徐松曰繫於校尉城先謙曰官本繫作擊姑句數呂牛

羊賊吏補注徐松曰說文賊以財物枉法相謝也呂刑五過之疵惟來馬本作惟求云有請求也段氏云惟求者今之枉法

賊補注徐松曰求出不得姑句家矛端生火其妻股紫陬師古曰陬音子侯反謂姑句曰

蓋往告之補注徐松曰矛端生火此兵氣也補注徐松曰開元占經引地鏡曰刀劍無故自拔出及光有聲

者憂兵傷補注徐松曰君有血污利己用兵前車師前王為都護司馬所殺補注徐松曰事不見傳前

兜莫王謂今久繫必死不如降匈奴即馳突出高昌壁補注齊召南曰高昌壁始見於

此後書云自敦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餘里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後部金滿城

五百里此西域之門戶也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案拓跋魏時闕爽始立國於高昌號高昌王即以此壁得名入匈奴補注

徐松曰隋書西域傳高昌國者漢車師前王庭漢武帝遣兵西討師旅頓弊其中尤困者因住焉其地有漢時高昌壘案元歐陽圭

齋高昌僕氏家傳云高昌者今哈刺和綽也和綽本言漢高昌高之音近和昌之音近綽遂為和綽也哈刺黑也其地有黑山也所

言高昌最詳今名哈喇和卓漢交河城東二十里為今吐魯番廣安城廣安城又東六十里為哈喇和卓即後漢之柳中由此北入

山為後部東出即匈奴境補注錢大昭曰媻羌國王號去胡來王又去胡來王唐兜補注徐松曰後書西羌傳羌爰劍國比大種赤

水羌師古曰比近也音頻寐反補注徐松曰後書西羌傳羌爰劍子孫支分凡百五十種九種在賜支河首以西及在蜀漢徼

北參狼種在武都犛牛種在越雋白馬種在廣漢又有五十二種

八十九種舊唐書太宗紀副總管薛萬均薛萬徹破吐谷渾於赤

源數相寇不勝告急都護都護但欽不巳時救助補注徐松曰匈奴傳言時平帝

幼則事在元始中唐兜困急怨欽東守玉門關補注徐松曰守猶玉門關

不內即將妻子人民千餘人亡降匈奴匈奴受之而遣使上書言

狀是時新都侯王莽秉政遣中郎將王昌等使匈奴告單于西域

內屬不當得受單于謝罪執二王巳付使者補注先謙曰詳匈奴傳二王彼傳作二虜

莽使中郎王萌補注徐松曰匈奴傳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逢受古師

日逢受謂先至待之逢見即受取也補注徐松曰息夫躬傳願助

戊己校尉保惡都奴之界匈奴傳注惡都奴西域之谷名先謙曰

逢受猶迎受說詳匈奴傳彼單于遣使送補注徐松曰匈奴傳作送到國因請其

罪師古曰請使者已聞莽不聽詔下會西域諸國王陳軍補注徐松曰為

大會陳兵 以示威 斬姑句唐兜 示之至莽篡位建國二年 補注徐松曰當作始建國

已廣新公甄豐為右伯 補注徐松曰王莽傳始建國二年以符命言新室當分陝立二伯以豐為右伯平晏

為左 當出西域 補注徐松曰王莽傳豐當逐職西出 車師後王須置離聞之與其右

將股鞮左將尸泥支謀曰 師古曰鞮音丁奚反 聞甄公為西域太伯當出 補注

錢大昭曰稱太 故事給使者牛羊穀芻菱導譯 補注徐松曰導嚮導譯譯語者前

五威將過 補注徐松曰王莽傳始建國元年秋遣五威將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西出者至西域盡改

其王為侯北出 所給使尚未能備今太伯復出國益貧恐不能稱

師古曰不 欲亡入匈奴戊己校尉刀護聞之 師古曰刀音彫補注先謙曰官本刀作才

召置離驗問 補注先謙曰置上疑脫須字下同 辭服乃械致都護但欽在所埒婁

城 師古曰埒婁城名埒音劣婁音樓補注徐松曰當即後書班超傳所謂陳睦故城所猶處也 置離人民知其

不還皆哭而送之至欽則斬置離置離兄輔國侯狐蘭支將置離

眾二千餘人驅畜產舉國亡降匈奴 師古曰盡率一國之眾也 是時莽易單于

璽單于恨怒遂受狐蘭支降遣兵與共寇擊車師殺後城長傷都

護司馬補注徐松曰言都護司馬以別於校尉司馬疑有分治後城長國者及狐蘭兵復還入匈奴

補注徐松曰後城長國在後國西故兵還匈奴當經車師前國之北先謙曰狐蘭下疑更有支字時戊己校尉刀

護病遣史陳良屯栢且谷備匈奴寇師古曰且音子余反史終帶取糧食補注

徐松曰劉昭百官志戊己校尉有丞無史據此傳是有史二人案漢制護烏桓校尉有擁節長史二人護羌校尉有擁節長史一人

此戊己校尉不言長史者護烏桓護羌二校尉秩皆比二千石其屬得置六百石之長史西域官惟都護與副校尉為比二千石戊己校尉以六百石為之屬職同於長史故後書即稱戊己校尉為長史則此二史者或戊己之副非其屬官也司馬丞韓

玄領諸壁右曲候任商領諸壘補注徐松曰戊己校尉屬有丞一人司馬一人候五人此言司馬丞

或丞兼攝司馬也劉昭百官志大將軍營五部部下有曲有軍候一人比六百石其餘將軍亦有部曲右曲候右部之曲候說文壘

軍壁也鄭氏周禮注軍壁曰壘此分言者壁壘非一處故互言之頌諸壁壘即所謂總知營事相與謀曰西域

諸國頗背叛補注徐松曰是時西域騷動尚未顯然背叛匈奴欲

大侵要死可殺校尉將人眾降匈奴如淳曰言匈奴來侵會當死耳可降匈奴也師古曰要音

耳可降匈奴也師古曰要音

一妙反補注徐松曰要即將數千騎至校尉府脅諸亭合燔積薪

死匈奴傳作恐并死師古曰示為燹火也補注徐松曰亭置燹之地即傳所謂亭燹為燹火者假為寇至分告諸壁曰匈奴十萬

騎來入吏士皆持兵後者斬得三百四人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

日官本作三四百人去校尉府數里止晨火難師古曰古然字補注校尉開

門擊鼓收吏士補注徐松曰見燹火良等隨入遂殺校尉刀護及

子男四人諸昆弟子男補注徐松曰殺刁護獨遺婦女小兒師古

留置不殺也止留戊己校尉城補注徐松曰即校尉府所在也案傳言

城而後書言匈奴車師共圍戊己校尉又校尉城不在交河城內

明證蓋前漢校尉城去交河城不遠後漢因之建初元年段彭解

戊己校尉之圍而破車師於交河城是也班超遣人與匈奴南將

軍相聞補注徐松曰匈奴傳作與匈奴南犁汗王南將軍呂二千

騎迎良等良等盡脅略戊己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入匈奴單

于呂良帶為烏賁都尉師古曰賁音奔補注徐松曰匈奴傳玄商

零吾水上田故惟以良帶二人為都尉匈奴傳作單于號良帶曰
烏桓都將軍是為都尉官而寵以將軍之號王莽傳始建國二年
十一月立國將軍建奏西域將欽上言九月辛巳校尉史陳
良終帶共賊殺校尉刁護劫略吏士自稱廢漢大將軍亡入匈奴
是其事也建後三歲單于死補注徐松曰烏珠留若鞮單于也弟
孫建欽但欽補注徐松曰烏珠留若鞮單于也弟

烏蔡單于咸立師古曰蔡音力追反復與莽和親莽遣使者多齎金幣賂單

于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盡收四人及手殺刀護者芝音妻子已

下二十七人皆械檻車付使者到長安莽皆燒殺之其後莽復欺

詐單于和親遂絕補注徐松曰欺詐謂前給言侍子登在今知其死匈奴大擊北邊而西

域亦瓦解焉耆國近匈奴先叛殺都護但欽莽不能討補注徐松曰案莽傳

事在始建國五年天鳳二年補注先謙曰官本二作三迺遣五威將王駿補注徐松曰王莽傳作大

使五威將西域都護李崇補注徐松曰後漢紀作李宗將戊已校尉補注徐松曰即郭欽出西

域諸國皆郊迎送兵穀補注徐松曰謂助兵與食兵如莎車龜茲兵是焉耆詐降而聚兵

自備駿等將莎車龜茲兵七千餘人分為數部入焉耆焉耆伏兵

要遮駿及姑墨尉犁危須國兵為反間還其襲擊駿等皆殺之唯

戊己校尉郭欽別將兵後至焉耆焉耆兵未還欽擊殺其老弱引

兵還莽封欽為劔胡子鄧展曰劔音衫師古曰劔絕也音子小反

傳作剽徐松曰說文剽絕也又引夏書曰天用剽絕其命蓋作剽

者尚書正字衛包改剽作剽從刀刀又誤作力遂相承用剽而剽

廢矣王莽傳將遣大司空征伐剽絕之矣猶存古字莽

拜欽為填外將軍又封佐帥何封為集胡男皆見莽傳

士還保龜茲補注徐松曰近都護者龜數年補注徐松曰自天鳳

兵誅莽莽死崇遂沒西域因絕最補注徐松曰漢書衛霍傳後有

凡八年也謂撮舉其數最凡猶都凡補注徐松曰凡國五十補注徐松曰

耳若訓最為凡則不可通城長補注徐松曰君補注徐松曰百長補注徐松曰

日五監補注徐松曰吏補注徐松曰大祿補注徐松曰且渠補注徐松曰當戶補注徐松曰

千長補注徐松曰都尉補注徐松曰且渠補注徐松曰當戶補注徐松曰

日傳補注徐松曰將相至侯王補注徐松曰皆佩漢印綬凡三

百七十六人

補注徐松曰此即匈奴傳所謂西域諸國佩中國印者其數益懸百長

當戶皆在匈奴傳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之屬皆已絕遠

不在數中其來貢獻則相與報補注徐松曰若康居貢獻則都護

不督錄總領也

贊曰補注徐松曰漢紀武帝篇全錄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

從西國結黨南羌師古曰圖謀也迺表河曲補注王念孫曰曲當

所開四郡皆在河西故云表河西食貨志云初置張掖酒泉郡而

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霍去病傳

云開河西酒泉之地後漢書西羌傳云武開河西列置四郡皆其

證四郡非在河曲中不得言表河曲也漢紀孝武紀作河曲乃後

人以謀本漢書改之通典邊防八御列西郡補注宋祁曰新本西

覽四夷部十三引此贊竝作河西開玉門通西域已斷匈奴右臂補注徐松曰漢書

是也四郡武威開玉門通西域已斷匈奴右臂補注徐松曰漢書

酒泉張掖敦煌開玉門通西域已斷匈奴右臂補注徐松曰漢書

奴右臂劉歆上議以武帝立五屬國起朔方伐朝鮮起元隔絕南

菟樂浪以斷匈奴左臂班超傳注云南面以西為右也隔絕南

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補注先謙曰幕漢借

字武紀臣瓚注沙土

曰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補注徐松曰高惠文景至孝武幕為五世獨斷云呂后不入數天下

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補注徐松曰漢官儀牧師諸苑三十萬頭故

能睹犀布瑋瑁則建珠崖七部師古曰瑋音代瑋音妹補注王念孫曰犀布連文殊為不類布當為

象象布二字篆文下半相似故象譌作布犀象瑋瑁皆兩粵所產

故曰睹犀象瑋瑁則建珠崖七郡也下文云明珠文甲通犀翠羽

之珍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正與此犀象瑋瑁相應則當作象

明矣御覽珍寶部六引此已誤作犀布漢紀孝武紀通典邊防八

引此並作犀象徐松曰地理志粵地處近海多犀象瑋瑁珠璣銀

銅果布之湊建珠崖七郡漢紀作開犍為珠崖七部案武紀及地

理志元鼎六年定越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陞九真日南珠

崖儋耳郡元帝時始棄珠崖儋耳兩郡則七郡當作九郡漢紀數

健為者亦非感枸牂竹杖則開牂柯越犛師古曰枸音矩補注徐松曰

息二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如淳曰文甲

犀中央色白通兩頭補注徐松曰文甲通犀漢蒲梢龍文魚目汗

紀作文貝犀象東方朔傳宮人簪瑋瑁垂珠璣師古曰稍馬音所交反補

血之馬充於黃門孟康曰四駿馬名也師古曰稍馬音所交反補注徐松曰漢紀作璣瑜琪璠蒲萄龍文魚目汗

血名馬東京賦駙承華之蒲梢說文馮馬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名

曰吉皇之乘此龍文者謂其文似龍猶驪騏文如鼉魚矣爾雅馬

二曰白魚西京雜記帝得貳師天馬以玫瑰石為鞍鏤以金銀鑰

石以緣地五色錦為蔽泥漢舊儀中黃門駙馬大宛馬汗血馬乾

河馬天馬果下馬顏注梢馬音

當作蒲梢馬名梢音所交反

巨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於外

實於外圃本紀元狩二年南越獻馴象先謙曰官本注巨作鉅

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廣開上林穿昆明池

紀元狩三年滅隴西北地上郡戍卒半發謫吏穿昆明池黃圖云

昆明池在長安西周四十里有百艘樓船建樓櫓戈船各數十上

建戈矛四角悉營千門萬戶之宮

垂幡葆麾蓋

云建章宮周二十立神明通天之臺

餘里千門萬戶

神臺又曰望仙臺在甘泉宮武紀元封二年作通天臺顏注通天

臺者言此臺高上通於天也漢舊儀云高三十丈望見長安城

興造甲乙之帳

師古曰其數非一以甲乙次第名之也補注徐松

曰帳多故以甲乙第之顏注蓋用應說西

京賦大駕幸乎平樂張甲乙而襲翠被

同補注徐松曰漢紀作絡以隋

珠荆璧東方朔傳注引亦作絡

天子負黼依襲翠被憑玉几而處

落曰隨珠和璧

師古曰

落與絡

其中

師古曰依讀曰展展如小屏風而畫為黼文也白與黑謂之黼又為斧形襲重衣也被音皮義反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

記漢制天子玉几冬則加綿飾其上謂之綈几設酒池肉林曰饗

四夷之客

補注徐松曰酒池在長樂宮中東司馬門內其水來自未央宮自未央北墉出經壽宮南入長樂宮北墉經長

秋觀大夏殿之北匯為池黃圖云太上皇廟在長安城中香室街

以鐵盆重不能舉皆抵牛飲案黃圖有秦酒池長安志亦言酒池秦始皇造漢武帝行舟於中是非自漢設之作巴俞都

盧海中碣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曰觀視之

李奇曰都盧國名也

緣者人也碣極樂名也師古曰巴人巴州人也俞水名今渝州也巴

俞之人所謂寶人也勁銳善舞本從高祖定三秦有功高祖喜觀

其舞因合樂人習之故有巴俞之樂漫衍者即張衡西京賦所云

巨獸百尋是為漫延者也魚龍者為舍利之獸先戲於庭極畢乃

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激水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八丈

出水敖戲於庭炫耀日光西京賦云海鱗變而成龍即為此色也

補注徐松曰漢紀俞作渝衍作演抵作觥武紀元封三年作角抵

戲三百里內皆來觀劉昭禮儀志注引蔡質漢儀曰正月旦天子

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將大夫百官悉就坐賜作九賓徹樂舍利從

西方來戲於庭極畢化為比目魚又化成黃龍以兩大絲繩繫兩

柱中頭閒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行於繩上對面道逢切肩不傾

又躡局出身藏形於斗中鐘磬並作樂畢作魚龍曼延蓋後漢相
因用之正旦唯無角抵耳巴俞並用於大喪禮先謙曰官本注大
作徒引宋祁曰注文入丈一作
入又字徒浪反越本作大浪
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

不可勝計補注徐松曰食貨志渾邪王率數萬眾來降漢發車三
萬兩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凡百餘鉅萬天子

為伐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胡
降者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縣官不給
至於用度不足

酒權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補注徐松
曰如淳以

租及六畜為若馬口錢見昭紀注民力屈財用竭師古曰屈音其勿反補
注徐松曰漢紀用作貨因之曰

凶年補注徐松曰食貨志是時山東被河災寇盜並起道路不通

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曰末年遂棄

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

堆遠則蔥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阨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曰為此

天地所已界別區域絕外內也補注徐松曰淮南王諫伐閩越書
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

強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
足以煩中國也杜欽論見此傳揚雄論見匈奴傳
書曰西戎即

序師古曰禹貢之辭也序次也補注徐松曰史記索隱引王肅尚書注西戎西域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

服致其貢物也補注徐松曰魏書西域傳序引非上威服作非盛威武西域諸國各有君長

兵眾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

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

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已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

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為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

之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屬都護聖上遠覽古今補注周壽昌曰聖上稱光

武也與藝文志稱武帝同通考引作聖人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補注徐松曰後書西域傳

匈奴單于因王莽之亂略有西域唯莎車王延最強不肯附屬建武十四年莎車王賢與鄯善王安並遣使詣闕貢獻十七年賢復遣使奉獻請都護二十一年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願得都護天子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通考

引作聖人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

遠鑑古今

之矣亦何已尚茲師古曰西戎即序說以前昔周公相成王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至王問周公曰德不

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遠吾何以獲此
物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耆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也意中國
有聖人乎盍往朝之然後歸之王稱先王之神所致以薦宗廟太
宗漢文帝也卻走馬謂有人獻千里馬不受還之賜道路費也老
子德經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故贊引也補注徐松曰孟堅生
於建武八年明帝永平五年始詣校書郎修漢書至建初乃成是
作書正當明帝章帝時而此贊稱光武為聖上者蓋叔皮之辭孟
堅因而不改考叔皮卒於建武三十年西域貢獻請都護在十四
年至二十一年叔皮目擊時事言之固詳
也先謙曰官本注說下以作已至作成

西域傳第六十六下 終